

黄河

新中國文化
出版社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第六期



獻給砲火中的戰士們

七七三週年論文藝工作者

三年來劇運的回顧

古城

黃跛子

張木匠

新黃河之東(續完)

在砲火中生活着的歐洲人

皋蘭山下

托爾斯泰的故居(續完)

北征之曲(續完)

西北的黎明

遙遠·日本人的明年

憶杭州

香港的戰文錄

演員工作方法論

悲哀的鎮靜

編後

編者(三)

白誠(四)

冷波(三)

王沙坪(三)

老向(美)

王右家(三)

葛佩琦(五)

柏舟譯(五)

遠明(五)

宗玲譯(三)

盧翼野(突)

王亞平(六)

敏求(完)

少密(七)

陸丹林(三)

鯉庭(七)

路丁(天)

編者(五)

本刊定價表

一預 年定	半預 年定	零 售	新訂 法購
十二冊	六冊	一冊	冊數
國幣三元	國幣壹元六角	國幣三角	價目
		郵費在外	郵費

主編者 謝 冰 瑩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 香米園 德化里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總經理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業務部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七月廿五日

本期每本定價二角



獻給炮火中的戰士們

編者

抗戰整整三年了，敵人的泥足愈陷愈深，我們的精神愈打愈奮，長此支撐下去，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在抗戰三週年紀念的今天，編者謹以無上的誠懇，向英明偉大的最高統帥致敬，向砲火中的忠勇戰士致敬，為慷慨犧牲的忠魂義魄默哀！

編者在過去三年中，拖着多病的身軀，抱着一支鋼筆，一捲稿紙，曾工作了五個戰區，踏過了十個行省，在黃浦江邊，在淮河兩岸，在紫金山麓，在大別山中，在長江兩岸，在新舊黃河，在津浦京滬線上，在平漢滬海路上，在桐柏山頭，洞庭湖畔，親眼目視我英勇將士抱的為敵憤的熱情，過的是艱苦的生活，而表現出來的是勇敢的戰鬥，慷慨的犧牲！國家生命賴以綿延，民族精神賴以煥發。我於感奮之餘，雖也曾發表三四十萬字的報道，擔負了短時期的救傷護烈工作，但比起戰士們在槍林彈雨中浴血抗戰的工作，這算得了什麼？說來真是慚愧，慚愧，一百個慚愧！

可是有件事實是堪以安慰戰士們的，由於你們的英勇戰鬥，慷慨犧牲，國家是已經站立起來了，民眾是普遍的覺醒過來了，「前方流血，後方流汗」，「前方戰鬥，後方生產」可證明全國同胞血液的交流，足以確保抗戰的勝利。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優秀前方將士」，「優待出征軍人家屬」，「敬愛傷兵」，「優卹陣亡將士」一一見諸實行。你們儘管安心抗敵，不要為給養擔憂，為家屬分神好了。

於此有須為我戰士們告者，河山未復，舉國之羞；寇騎縱橫，軍人之恥。我們在抗戰第四年當中，康強蓄蓄銳，再接再厲，驅逐殘寇，還我河山，總理告訴我們：「中國以前在強盛時代，領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龍江以北，南至喜馬拉雅山以南，東至東海以東，西至葱嶺以西，都皆由中國的領土」。又說：「天生了我中國四萬萬人能够保存到今日，是天從前不亡中國，將來如果中國亡了，罪惡是在我們自己，我們就是將來世界上的罪人！所以中國到這個地步，我們是應該負責任的！」這是多麼沉痛的呼喚！現在我們當負起這個責任，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才對得起祖宗，對得起總理！

其次，一切事業成功的秘訣，在能徹頭徹尾，全始全終，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所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皆示人以堅忍成功偉大而敗的道理。尤其軍事上的勝利，在於堅持最後五分鐘。我們的戰略，本來是全面的戰和持久戰，到抗戰第四年或不至感到物質上更形艱苦，但是我們當以精神克服一切，只要萬眾一心，奉行三民主義，服從最高統帥的指揮，不屈不撓，全力以赴，勝利是必屬於我們的！

萬一至此，遊說戰士們的健康，同時，緊鑼密鼓，飽餐露水，靜候前方的捷報，為寫光榮的戰歌，雄壯的凱歌！



「七七」三週年論文藝工作者

白勤

一

除了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而外，許多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都是通過了對外的民族戰爭而實現的。有四千年悠久文化的中華民族，由於封建經濟結構的特殊，使它在世界產業革命的狂瀾巨浪裏，遭遇到空前的厄運。然而矛盾是一切生命發展的健壯時代，從列強的利益矛盾中免脫了滅亡的命運以後，歷史便注定了現代民族國家之完成，成爲中華民族歷史必然的一頁，而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又是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必然階段。

一九三七年「七七」蘆溝橋的砲聲是啓發東方人類解放的起點，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樞機，在這一神聖戰爭的進行過程中，紀念「七七」並不能意味作一種帶有宗教氣息的儀式動作，而是每一個爲中華民族一份子的極自然的本能，尤其是負有反映時代與推動時代任務的一切文藝工作者。

由於中國近世紀生產關係的複雜性，反映到

二

社會意識形態上，形成了中華民族藝術文化的多面性，作爲藝術的一部門的文藝領域，更對立爲若千的門類與壘壘，從最老的到最新的，從最保守的到最前進的，總之，從東方的最古典的到現代最現實的一切文藝宗派，雖然並存於每一個民族文藝的領域之內，各個以自己的武器，開展過最無情的鬥爭。這中間也經過「好心腸主義」的文藝者於痛哭呼籲，也經過符咒式的強詞的調諧與溶解，然而主觀的意志支配不了客觀的自然法則，階級的矛盾，祇有在共同的階級利益——中華民族的全民抗戰之下才會空前的結合起來。「七七」的烽火，不但輝耀了東方大陸的暗夜，也燃燭了中華民族文藝領域裏的鬥驕與壁壘，空前地統一了中華民族的文藝界。一九三八年抗戰一週年的前夕，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應該是民族文藝工作者在抗戰總圖中統一與集中的最高表現。在這一個空前的大會上，從文藝的部門說，有製曲家、小說家、劇作家、詩人與詞客。從派別上說，除了一般的民族文藝家而外，「國粹派」，「言志派」「禮拜六」，「第三種人」，「京派」，「海派」，一直到「山人」「齋主」。「文協會」不但組織了文藝家，而且在工作綱領上具體地指示了抗戰建國中每一種

文藝工作的正確方向。

三

抗戰三年來，中華民族的文藝工作者，在反對侵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共同目標之下，運用了自己所有的鬥爭武器——詩歌，小說，劇本之類，配合在文化動員的大旗之下，在前線，在後方，在都市，在鄉村，同樣的流血流汗，盡到了民族文藝工作者的神聖任務。

回顧三年來的文藝界，由於抗戰的烽火，燃起每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民族情感，許多新舊作家，投身於時代的熔爐裏——火線上，工廠裏，農村中，一切抗戰建國的各部門。所以在作品產量方面：無論長詩歌，小說，劇本，都得到極大的收穫，而豐富的報告文學，在民族文藝史上更獲得空前的發展，但從質地上嚴格地衡量起來，「公式主義」，「粗製濫造」，「沒有產生出偉大的作品」一類的問題，仍然是抗戰前一樣地輾轉在批評家的筆下，禁錮在廣大讀者的眼前。是聽弱，表現力是約貧乏，辭彙儲蓄的不够，尤其是許多名爲「劇本」的作品而極少舞台效率可言，（無論如何作爲戲院宣傳劇本是不應該的）庸

俗的詩句，幾於使人感嘆到它底整個的前途，這一切都是無須諱言的事實。

但若果因此說三年來的文藝作品在實地上沒有絲毫成績可言，也不是正確的說法。同樣的在文藝作品的任何部門，無論從藝術價值與宣傳價值上，都產生過極好的作品，只是一般地比較太少罷了。在這裏我們必須說到任何一種有價值的文藝作品，必須是通過作者藝術的情感才能夠完美地表現出來，而情感又和物質的實踐生活是有着密切關係。抗戰使文藝工作者對作品的題材與內容之攝取的範圍擴大，抗戰充實了文藝工作者的實踐生活，刺激了文藝工作者的寫作情緒，但是戰時的物質條件同時縮緊了文藝工作者寫作的空間，也同樣緊縮了文藝工作者的修養時間，更折扣了文藝工作者在寫作上的藝術情感。

在戰時，尚有不少的天才青年文藝者他具有實踐的生活經驗，他充滿了寫作情緒，而由於修養不夠，缺乏熟練的寫作技能，他主觀上絲毫沒有一種製造，然而一個豐富於題材由於藝術價值的減低而削弱了宣傳的價值。在戰時，他有不少的成熟的作家，他也有正確的世界觀，他具有與青年文藝家同樣的熱烈的情緒，他產生過大量的動人的文藝作品；然而他往往會把一個生動而有豐富內容的題材，用千百字而凝結為一個空虛而短促的詩歌；或者把可以寫成十萬字的一篇抒情散文，他主觀上也同樣沒有愉悅，是物質生活限制了他底藝術情感。

夫的「夏伯陽」，被拉非莫維支的「鐵流」，並不完全於俄國內戰終結以前，而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也決非寫作在西線的戰壕以內。這是最顯明不過的事實。

四

在抗戰建國的行程中，作為指導文藝工作者的批評家，不應該提出「粗製濫造」，「沒有偉大的作品」之類的問題與文藝工作者以責難，而一個忠實的民族解放事業文藝的工作者，應檢查自己是否否定了自己的崗位，是否盡到了責任，是否在工作中去學習了「偉大的文藝作品」的產生是將來，它產生的需要也在將來。但這也不批評都趨於「統一」的局而一形成，一切的寫法，應該把批評與寫作的任務統一起來。當前的寫作者的任務是宣傳，批評家的任務，不僅是對於讀者應該指出批評，指導和啓示的責任，而且對於讀者應該指出怎樣的作品是值得普遍閱讀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對於抗戰第四年的文藝運動，指示出新的方向，或提供出新的課題。

在抗戰踏上第四個年頭的今天，全世界半數以上的人類已被淹沒在砲火的煙霧裏，我們民族抗戰事業與世界戰爭的聯繫亦已日漸加深，在國內外新的政治形勢的發展下，我們每一個民族文藝工作者所負的時代任務也隨之日益加重，希望我們全民族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在今天共同來檢討一下三年來在文藝工作上的成果與缺點，從過去的經驗與教訓中，提出我們新的方針與課題，以達到第二期抗戰中「宣傳重於作戰」的任務，以建立獨立自由的新中國，也正是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被壓迫之官的新殿堂。（完）

黃河邊上行

果軍

黃昏帶着靜寂來
停息了大風沙的呼吸
斜陽像春天的燕子
掠過山崗
又掠過黃河
照耀着翻天的濁浪
也照耀着蜿蜒前進的行列
x x x
行列行進在黃河北岸
脚尖踢起浮沙
在抗日的路上
我們背着祖國的軍令
是戰鬥的日程啊
將永遠標示出我們的英勇
x x x
行列表激激着
一支音調激昂的歌
「……弟兄們走吧
我們要驕傲的
背著槍
挺進在祖國的戰地」
因為他們早已習慣了戰鬥
在西北的高原原這種鐵血
的洋濼濼熱情的生活。



三年來劇運的回顧

冷波

一、「七七」的前夕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國內的戲劇運動可以說是到達了一個繁榮的階段，當時「劇團職業化」一片熱烈的呼聲，便足以證明那時一般情緒的高漲。劇團的數量大大的增加，演技的水準也突飛猛進。從一個觀眾也沒有現象，進而至於戲院圍觀，更進而預期售票，於是戲院老板們也參加了戲劇運動，情願讓出日期來給話劇上演，並且加勁鼓吹國內各劇團的聯合公演。資本家們也要掏腰包來成立職業劇團。這一帆風順的情況，完全是由於本年來許多同人能够在最艱苦條件下，不辭勞力而爭取來的。

關於演技；據來華觀光中國戲劇的美國耶耳大學戲劇系教授 Alex Ardy 看過了話劇演出之後，曾經寫過這樣幾句評語：「我曾在各國看過不少戲劇，但我可以老實的說，我在上海所見的两个劇（大雷雨和慾魔）可以列入我所看過的最好的戲劇中。」這無疑就說中國話劇的演出技術已經達到了國際劇壇的優良演藝的水準。這種評價是應該在中國演劇史上佔光榮的一頁！

可是不要高興，讓我們再翻翻舊曆的另一頁

，這另一頁是足以告訴大家：中國話劇運動是在怎樣緊苦奮鬥的情況下站立起來的。

帝國主義的壓迫手段，要算是在他控制下的租界最為露骨，他不僅在經濟和政治上向我們施以兇狠的壓力，就是文化方面，他更是絲毫不放鬆的盡情地加以推毀；當時他們對於戲劇與電影執行着嚴格的非法檢查制，而這種檢查制可以說是毫無理性的；送劇本去檢查是不給答覆的，必須佈景服裝全備，來一次完整演出！專為檢查的演出，才給予可否上演的決定。並且當受檢查演出的時候，劇團方面不准有一人在場，假如禁演的話，也不宣佈任何理由。像這樣殘酷的事實，是每次演出必須遭受一次。所以每一次的演出，沒有不費九牛二虎的力量來和租界當局抗爭，而結果；祇好看用人家的齊臉，才准許你演出個把剪截得缺腿斷臂的不完整的戲。像這樣重大的刺激，自然同人們都知道這施行折騰手段的主力是誰。

日本帝國主義者恐怕人們拆穿了牠的鬼把戲，而在我們自己的國土裏建立起對牠致命的經濟的文化壁壘，所以牠便變着齊下的施以殘酷的壓迫力量；在我國內政上牠曾屢次三番的交涉強行

禁止一切反日的文字和宣傳。對於其他諸國則聲明：必須以維護共同利益為原則而攜手摧毀中國文化的建設。尤其是對於通過藝術形式握有極強的宣傳效能的戲劇運動；這一朵鮮新的蓓蕾。牠明明知道那是可能向千百萬民衆發強盜們一切陰謀的一支強大力量，那麼牠更是不遺餘力的加以無情的打擊及撲滅。像這樣痛心如潰的憤恨，早已燃燒在每個戲劇運動者和從事其他文化部門的同志們的心裏。可是他們為了顧全大局，為了維護着這支剛在露頭的脆弱蓓蕾的命運，他們的耐心，更多的忍受，委曲求全地來承受這種極不公平的待遇，可是這種委曲求全並不是消極的容忍永久的壓榨，而正是蘊釀着未來怒火的奔放！他們相信，總有那麼一天會很快的就要到來，使他將那濃重而憤恨的火藥噴放出去！而現在是他們應該積聚的準備時期。

二、事變以後

震滿橋的炮火終於熄了！

人們積久的憤怒也隨之而爆炸！為了多事的迫切需要，他們鬥爭的方式已由潛伏而走向明朗

，由內心的激憤而走向實際的行動，上海十九個文化團體於七月十一日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聯盟電影戲劇檢查運動會。同時；有大規模的國防劇——那一向不准演出的國防劇，在南京，在上海，在廣州，在各大都市裏上演了！他們似乎在發狂，在廣州，這時候正在澎湃著的熱潮，才真顯出了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國民性。一般民衆的要求，似乎祇有這種富有激情的新刺戟的東西才能給他們以滿足。

一般創作家們都齊湊湊興奮，盡以極複雜完成他們那久已經醞釀成熟的有力作品。他們搜尋新的題材，走向了新的道路，配合當時的情形，針對着現實的需要，疑他們之所能來配合着前方英勇的戰鬥。各個劇團更是忙得不可開交，他們在舞台上，上學校裏，在工場，在勞動區域以及都市附近的廣鄉裏跳着跳着，盡了他們生平的力量來發揮他們的演劇效勞，以滿足一般熱情的觀衆對於他們的新的要求。這時候無論在劇本的創造上與演出的數量上，整個的戲劇運動確實是發展到另一個嶄新的高潮。

雖然這種高潮的造成，完全由於一股熱情的發動，也可以說是一股怒火的激蕩，可是專憑一時感情作用而沒有嚴密組織的運動，那是難免沒有錯誤的：

A 多數劇團正徘徊在劇團職業化和大規模演出的路上，大有走向戲劇商品化的強烈的傾向。

B 人力物力都比較雄厚而能引起領導作用的

團體，爲了它們自身的累贅或是演員生活的顧及，在基本原則上是不准離開都市而走向廣大的農村，以開展廣大的戲劇運動。

C 全部劇團的組織不能配合戰時的戰鬥組織，雖然它們再熱烈地到大都市附近的區域做工作，可是那祇是暫時的，偶然的，缺乏堅韌的永久性。

所以當時便有很多人針對着這種現實的困難發出了如許的正確號召：

陽翰笙氏：「我以爲我們每一個戲劇運動的參加者，處在這國難日急民族生機快被敵人斬絕殆盡的現在，我們不僅應該虛心努力於一般舞台藝術的學習，同時更應該努力於抗敵救亡的理論與實踐的學習，我們不應做個簡單的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劇人，同時更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戰士。」

他又用着戲劇運動大衆化的標題這樣說：「我們不應祇演大戲，不演小戲，只注意搶奪上海的大戲院，便忘了可以演給大衆看或大衆也能自己演給自已看的露天大舞台，因此我們今後還應該多多的努力於適天大衆習口的新形式的探求和舊形式的合理的改革，努力使我們熱誠劇運動，不要老在狹小的範圍內兜圈子。」

段揚武氏：「……希望劇團不要因爲被都市環境所迷，在爲經濟的掙扎中，忽略了戲劇的戰鬥任務……大家都以國家民族爲重，一切困難都必然會被克服，而使中國劇運動向着民族解放

的大路邁進。」

沈西岑氏更具體的說：「我們該注意到小規模的，或者說是移動劇團的產生和經常的表演，使戲劇普遍到鄉村或都市的貧民中去。」

章洪氏：「不過我們站在更高的希望上看起來，現在的觀衆的數量實在還不够多，即是說，話劇還不够普遍。戲劇的生命——健全的生命是建築在廣大的羣衆上的，所以我們的劇團還不得不斷地去爭取更廣大的觀衆。」（以上均節錄戲劇時代一卷一期）

許多號召並非都是指當時的劇運動的諸多缺點和它此後應有的動向。可是事實總是事實，爲了劇團或個人諸種複雜的關係，都未能迅速做到這急迫的企望，尤其是一般劇人的生活與職業問題，更成爲當時劇運動的一塊擺脫不掉的絆腳石。

三、肩起了戰鬥之旗

「八一三」日本強盜炮火轟到了上海，那一切迫切而急待解決的問題，受着這大時代無情的巨浪迎頭而抨擊，都毫不費力的消解了！兼被稱爲文化中心地的上海的劇壇，因此而發生了巨大的反響，它爆炸了！沉澱了！正當那日本帝國主義裂開了猙獰的笑臉，認爲已經完成了她殘酷的任務，認爲已經把中國的文化中心摧毀而自鳴得意的時候，一個個的文化戰士，劇壇的同人們都肩起了戰鬥之旗勇敢地踏上了征途。

四、汎濫的劇潮

他們並不留戀着既往的溫柔生活，也不再懷念着大都市的享受；什麼蘇州的虎丘山，杭州的西湖，無錫的蠶頭落，南京的紫金山都不是他們迷戀的對象，因為他們深刻的知道切身的自由和國家民族的利益是比一切更重要。即使是平時最親密的同志，到這時他們也都收斂起自己徘徊的腳步，一同捲入了這巨大的漩渦。

不到十天功夫，上海便組織起十個以上的救亡演劇隊，南京也有「中劇」救亡演劇隊的出現，他有計劃的，有組織的分發在津浦路，平漢路，隴海路，京滬路，滬杭路以及長江，珠江，黃河，淮河各處各地的城鎮鄉村，他們再也不因守在一隅北角落裏建郭象牙之塔，確確實實地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而鬥爭。他們到處散播着文化的種子，通過藝術的諸種形式來開闢戲劇運動的新天地。

當他們初次和廣大的農民羣衆在一種從未經驗過的場面之下握手的時候，多少有些慌亂，羞澀，因為他們從頭至腳的裝束以及一舉一動，都感到與現實的環境隔離，種種不勻稱，不調合的空氣籠罩在賓主之間。

農民大眾也若驚若喜地接待着這一羣羣的不速之客；他們最初是奇怪，繼之而懷疑，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一羣羣西服革履的洋少爺小姐們突然來到農村，將來究竟要玩些什麼把戲？

可是他們終竟克服了這種懷疑，正如同他們克服了自己的生活一樣。廣大的農村，像個巨大

的烘爐似的，一點點的將這一羣羣的洋少爺小姐們的外形改變，同時，那也正是改換了他們內在的「質」的表徵。他們一天天相近，一天天的相親，他們終究把自己所負的巨大的使命完成在緊苦的工作裏。尤其是當他們觀到或演到日本帝國主義在用怎種殘酷的手段侵害到我們國家民族的時候，更引起了廣大而純樸的農民的熱烈擁護。

自縊，這裏面有些更積極一點的同志感覺到工作效力的不夠，因為他們僅見宣傳而沒見組織，換句話說：他們祇見到了種子下地，而沒有見到地裏生出來鮮活的嫩芽，所以有「發急了！有的灰心了！他們覺得與其做這根棍子的工作（其苦甚於極的），倒不如拿起來擗掉兒來拚個你死我活的痛快。

「可是，朋友，你忘了，缺乏組織固然是我們工作本身的缺陷，但是灰心，發急更是工作態度上的無大錯誤。」

幾句話便征服了在動搖着自己崗位的朋友們，他們漸漸的爲了未來的收穫更加努力起來。這一着是日本帝國主義萬萬想不到的，牠認爲中國的文化就應該從此而休止，可是他沒想到中國的文化倒因此而更加昌盛，所以一般農人們工作的餘暇閑談起來，都裂開自己的笑臉談笑着日本強盜的愚妄，如果說此次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希冀着給我們以精神與物質上的毀滅，那真是幻想。因爲中國倒因而走向了新的精神建樹與文化建設的途程。

汎濫而活潑燦爛的戲劇運動的狂瀾，它不僅付予了人們以最初的企望，它更廣大的農村而普及於全國的每個部門。戲劇下鄉，戲劇上火線，甚而戲劇到敵人後方去！由此而山陰，谷道，河邊，戰壕，總之它的腳跡是走遍了有人無人的境地，到處都開滿了「戲劇之花」。就以晉南一帶來講，小小的山西的一個角落，大大小小劇團就有二百二十幾個，到處都親熱地喊着同志，每天都有聯合公演，可是這裏便發生了幾個嚴重問題：

A 對於演技的忽視：因爲戲劇運動的興飛猛進的開展和各地的迫切需要，所以大多數是沒有經過訓練和沒有經驗的演員，他們一味的誤解「宣傳」而置技術於不顧，以爲祇要上了台就算是演戲，祇要演戲就是宣傳，像這樣的機械說法，倒真的誤解了藝術對於建國的更進一步的任務，況且「宣傳」又何嘗不要技術？尤其是演劇宣傳又何嘗不要演技？

也許有人會這樣的提出：在前方（或農村和偏僻的地方）根本物質條件缺乏，要談技術，那祇有再回到都市裏去。

這雖然是個事實問題，可並不是一件克服不了的困難，假如稍發下些功夫，便可一切迎刃而解。

關於演員：當地人總比外方人瞭解當地的風

俗習慣更為深刻，因為他是生在那裏，長在那裏，在演出原理上假如演出的對象（觀眾）和戲中人的生活隔離越遠，則越不能取得演出效果。比如說給農民大眾演個工人戲，或是給士兵大眾演個外洋戲（自然這是很不在行的警語，可是原理正是一樣），當然他們是不會接受的，即使是勉強接受了，也不會得到深刻印象。

當地的演員他有他自身優越的條件，我們應該盡量發掘他們具有真實的特徵，進而把握，根據，利用他們所有的優越條件來發揚他，教育他，扶助他，使他能夠創出一種固有的「地方風格」，那麼再徵集這種固有的「地方風格」細心加以研究，提煉，我們才能逐漸的建立一種我們所需要的純粹的「中國風格」的演劇藝術，這也許就是我們從事於戲劇運動的同志們所應迫切追尋的一點。

關於劇本供應的不足，和「大眾化」的不够；這倒是在個嚴重問題。不僅是在當時，就是直到現在仍非常迫切。推其原因；前者最因為劇本的產量過少，後者是因為劇作者的寫作技術不够或生活經驗的缺乏。我們常看到給士兵們演戰爭場面的戲的時候，台上的人常比台下的緊張，而台下的觀眾却在哄然大笑，這原因並不是因為劇情的發展處理應如此，實是因為劇作者對於作戰太沒有常識。

五 未來的展望

黃河月刊 第六期

像上面所提到的許多缺點那祇是一部分不能一筆抹煞，好的創作仍暫時出現的。自然不能不根據以上諸點，我應該簡單地在這裏向同人們提供幾點意見：

A 關於喜劇的寫作方式：我希望不要再走向形式至上和技術至上的歧路，我們應該加重劇中的中心思想與問題的啓示。老實不客氣的說：一項有多多喜劇寫作是太玩弄技術而忽視了現實和它的中心任務。自認我並不反對喜劇的特質；它應該諷刺，但也不應該說謊，它應該暴露，但不應過於誇張，而且，如果說謊是「諷刺暴露」，那麼暴露就有權利要求「讀者有道」，這並不是忌諱「求醫」。至於說完全採取「洩氣主義」的取材方法，那更加有根本取消這種心理傾向的必要。

B 劇本的取材與形式的大眾化：首先我們應該把我們「大眾」這對象弄清楚，然後我們再研究一下給大眾演出的劇團應有什麼樣的劇本他們才適用，那麼我們至少要在一個劇本放下筆之前，就應該先對於演出的劇團的人力，物力和他們演出的對象——大眾，甚而至於所在地域（風土人情）以及他們所急待解決的一些現實問題，都給一精確的研究和分折，然後再下手。可是我們絕不主張個人力物力的關係而兩顧就罷，實行「客觀主義」。他們有這種不自覺的優越條件，儘量物力一項來個警備，士兵們演劇，他們儘可以把握真和真論按上舞台，可在後方就不容易弄到這些道具，農民們演劇，他們儘可以把鍋碗瓢盆，竹筴鐵錘甚至於大樹墩拿來就用，可是在軍隊就沒有這種便利。假如我們的劇作家能够細心體味，觀察和研究，莫不難產生一些適合於他們上演的優良作品的。

至於這種劇本的內容，更比都市裏上演的取材廣泛，因為在我們認為不成其為問題的問：因此，我們為了廣大的大眾（就有另外的解釋）國中的巨大任務，我們是不容辭地要給他們以正當的指示和分折。

C 發掘囤積在前方或交通不便的地方劇本來的良好辦法。第一，我們可以增加整個劇團的劇本產量，使各地各處的良好劇本暢達流通。第二，即使多數的劇本為了寫作技術的關係不能出版，可是他們所搜集的題材是很寶貴的，係不能出版的培植起一些未來的中國戲劇運動中寫作份子。

D 最後我要提出的就是住在後方的同人們不要忘了拋棄在各地正在努力的「女兒」們。因為那是我們幾年來培植出來的嫩芽，一旦沒有人照管，便馬上會把幾年來的心血精血都盡，據聞近來差不多都是些實經驗者。第三，我們可以更多的以上三點我的希望政府有這部份開來積極工作。

二一九〇、七七、子西安

古城

沙坪



紀念七七

每逢七月，在故都的天空，可以望見幽靜的白雲，從巍峨的宮殿上飄過去，使這個大城市過度的安閑，那垂柳在人家屋頂上輕柔的柳絲，用細眼低近了古色古香的磚瓦，在一個危樓的窗簾下，或者是飽含了歷史慘劇的山石上。風把馬路吹得多平坦，綠樹多末會衰頹這座古城呢！當你走近了水塘，在微虹的橋上，看着盛開的荷花，那翠綠如蓋的蓮蓬，亭亭的立在水中的倩影，在遠水的深處，泛濺遊蕩，去迎接西天晚霞和豔紅的斜陽，你會欣快地說：「北平，你多麼美麗。」

往常幾百萬居民生息的地方，會用不同的心情和各種生活方式渲染了這座城，許多悲壯的故事扮演着，許多醜惡和慘劇刻繪在人的心裏，一場流血或者是社會的大波動，常常湧過着這裏的人羣，也許是生活在帝王脚下的原故，和善，善良是這城市裏典型的風格，而現在，三年了，牠像死過一樣，沒有生氣的存在着。

是七月，三年前的今天，可以看見千萬朵燃燒的火花，傳來了驚人的砲聲，濃煙橋的血跡洗刷在心里，從此，這座城，像是個垂危了的龐大的巨獸沈睡着，那纖的蹄聲顆顆的從心腹踏過去，它喘息着，呻吟着，哀號着……這被慈母遺棄了的孤雛，常常冰冷的掙扎在涼風中。

天空呈現着灰白色，而人們，經過死亡，或是被巨浪捲到戰門的河邊，此外便是空落，人稀疏了，庭殿都死寂的存在着，像是不曾生過青草的荒冢，正和生活在墳里的人一樣。

當恐怖和壓迫，隨着異國的載重汽車，軋踏着這平坦的馬路時，一夕

驚驚的騷動和不安，便遺留在這里，無法走開的居民受盡了變重的壓制，望着淒迷的天空，把屋門閉起，懷念起祖國旗下的夢影，把眼淚流到心里吧！

他們這樣的活着。

七月來了，七月的青桐發出蔥綠的顏色，把一座庭院披上濃重的墨影，在古老的殿堂里，深深高的房宇像是一座陰森的井，屋樑上，張佈了蛛絲，築成了蝙蝠和燕子的巢，刻繪着這居室的年輪。

落雨了，傘劃的雨絲，和鶯鶯的雷鳴，打擊着屋脊，震盪了這狹的庭院，急馳的閃電由洋槐的葉叢里刺破窗簾，射着古殿的殘壁；時光於下午三點，房子里異常的漆黑，還和生活在窗下人的心情一樣，多末需要點燃起一盞燈呢？

「林：

想到我，想到我們的生活，想到你和孩子們的生命，忍耐一些時候，去努力你的工作吧！」

這幾個黑色的字跡又來壓迫一個人的心胸了，像一條鐵的繩索束緊了他的軀體，他的眼前發花，這好像燃燒了一樣，而臉色却更蒼白了。

繼續的寫着，讓他的墨水舖到白色的紙上，不斷地寫着。

老勁務拘謹的送來一杯水，近乎憐憫地說着：「羅先生，您休息一會吧！這樣大的雨，近來您的氣色太壞了，年青人應當愛護身體的。」

這像一位慈祥母親伸出和愛的手，對於羅林是無限多的安慰。往常，在白天，這報館是看不見人影的，像被一夜燈火遺棄了似的，寂寞而零亂，祇有羅林，每天讓刀子和漿糊絞着心腸，那一株深院的洋槐和狹隘的窗下，在他的生活上披了長長的黑影，兩年了，兩年來他苦衷的活着。

「爲什麼不早些離開這座死城呢？爲什麼在中國軍隊南移的時候不隨着那些朋友回到祖國的海岸去呢？」他這樣的想着，三年前的記憶又回到眼前了，那是多末遠，多末沉重地壓着他的心呢？

蘆溝橋的砲火震盪着古城，震撼着全中國，全人類的時候，這是個壯烈的生死場，那千萬片火光在目前發着碎花，這應當是使人興奮，沮喪，生長或者是死掉的。這動盪，過分沉重地打擊着羅林，然而他沒有勇氣輾轉死亡線，他傾聽着到朋友們傳出的虎口餘生，在古城的周遭，佈滿了血淋淋的事實，而這樣一座死水的城呢？却現實地使他感到過分的恐怖了。

在夜裏，故宮博物院是多麼空虛呵。

在夜裏，北平圖書館的書籍都往烏籠了。

在夜裏，許多裨弄的慘笑和槍劫在古城的角落生長，多少人忍痛的活着，多少人被葬埋在地獄裏，時常像一隻狗似的尾隨在你身後的，是以才們歡迎主子的工作嗎！

「要清查戶口，年青的讀書人是有危險的。」

懷了不安的心情，由東城搬到西城，再同樣的遷回來，由一個狹隘的公寓移到大雜院的烏籠似的房子裏，孩子，女人，棉絮，破箱子，算妥安定了，緊是橫着心腸住下去了。

起初，爲了關心戰事的消息，爲了希望早些有人把他們拯救出火坑，在深夜，常常擠到私人秘密裝製的無線電收音機前，從這裏得到真實的哀樂去安慰自己？這是死城惟一的光明嗎！然而，在一個恐怖和壓縮的網下，僅有的消息也被隔絕了，而人們，却悶滯的生活在噩夢裏。

把房門緊緊的閉起，在狹隘而嘈雜的院庭中，在像一隻木匣似的房子裏，讓日曆表一天一天的撕下去吧！再也沒有一本書可以慰藉靈魂的飢餓，那刻印文字或者圖畫的書籍都隨着戰爭的火炬焚燒了，祇有從孩子們手裏買來的報紙，用精緻的印刷像廣告似的拍着女人照片的裝璜，它硬要把中國社會帶回到五色旗時代，而許多血的戰鬥消息，和一幕幕羣鬼的沐浴劇，桃色事件，戲劇廣告，都粉飾着太平，却孕育了荒淫與無恥的，都展

開了，這是古城披掛的衣裳，是多麼煩擾着人心呵？

在青桐樹下，在階沿前，遙望着警察單調的在街口徘徊，黃包車停下

來用驚異的眼光報告新奇的消息：「噯呀，不得了了！西城又在活埋人了！」

「門頭溝有二十輛汽車都載滿了中國年輕女人。」

「西山外的游擊隊幹得很呢呢！砲聲又在響了。」

關失落了一隻腳的老太太停住了腳，她驚恐着，慘痛着，叫罵着：

「北京城，地獄城，三年亂一場，五年門大開。」

「看他們能橫行多久呀！」

麵粉漲了，米貴了，一顆青菜，一隻雞都被人搜奪了，黃色的玉蜀黍，

一碟鹹菜，去充作珍貴的晚餐吧！生活使他們恐慌了。

由房門走到窗下，這是一個快樂的散步，也會在每個人胸裏得到可貴的消息，用水銀鏡子去映出頰上的繃紋，在蓬鬆的亂髮裏把白顏色的抹去了吧！艱苦的日子使人老了。

在一個沒有月色的深夜，奏和着抽泣的呻吟使他驚醒了，「欸，這日子讓我們再過多久？我們要生活呀！」

妻子瘦了，蒼白的臉上泛着菜色，再不聽見她那清脆的歌音。刻船，

遊泳，挾着精緻綉工的書包走進圖書館，這是一個剛離開學校生活的日課，十九歲了，這年輪不會使她禁閉在房子裏的，而很久不再看見她有過一次微笑。

調戲的孩子正嚶嚶地哭着。

「飛，是不是需要我工作，要我混進那一羣裏……」

「不……不……然而，我們要生活呀！」

燈光暗下去了。

一個陰暗的午後，署名悲涼的信被收到了，羅林抖擻着，憤罵着，這是他在大學時的文學院院長，而現在成了什麼委員的，信被撕碎了，他的心在跳着，一切卑鄙和無恥都會在這亂世發生嗎？那青年的領導者，那高呼着戰爭，反抗的，會在這時代改變自己嗎？

「林，人家約了你，你應當去一趟。」
「你讓我作漢奸嗎？」

「……………」

「爲了生活，爲了你和孩子們的生命，不要開罪這些狗吧！」
憤慨異樣的心情去訪見這位教授，那老人越發健壯了，臉上發油膩的光彩，他過分客氣而謙和的向羅林揚着手。

「林，不是嗎？這風聲，我們絕不作漢奸，我們也絕不出賣民族國家，我們只是爲了生活，爲了工作。」

「學新的哲學方式，我們不能前進，也絕不向後退一步；這就是在邊沿上爬，這就是虛無，說明白一點，就是利用。」

隨後，老人親歷地告訴他：「我很擔心你的生活和工作，你聽我的話吧！我比你更強，更有血性，你是知道的，然而爲了這時代，我們又走不出，只好這樣，我現在接辦了××報館的社長，想請你來擔任編輯，不僅僅是我們師生的感情，而且這是工作，這是社會事業！」
羅林的心異常動亂和酸苦，他不再回答，他的脈搏跳動特別厲害。

「讓我考慮一下再答覆你！」
他磨磨着。

歸來後，不安的睡在床上，飛關心着發生的事情，希望得到回答。

「不，不，我不能去，加入在這一羣裏，我會塗上濃重顏色的。」
妻子說明今天的遭遇，他迫切地，近乎哀求的望着飛紅紅的眼。

「但是，爲了生活，爲了你和孩子的安全……」
她憂鬱地近乎低泣，不能再繼續說下去了。

「也好！」

過分強烈的

「讓我試試看，讓我在邊沿上爬動吧，但是，我能嗎？我會在文字的領域裏味着良心去出賣自己的靈魂嗎？我會把那血淋淋的事實掩蓋起來去粉飾太平嗎？我會向美國人——我們的仇敵去歌功頌德嗎？我會忘記了祖

國，忘記那浴血苦鬥的戰士去幫助敵人嗎？」
他的心像蟲子嚼食了似的。

「飛，我答應你，但是，必須編副刊，在那報紙版上，讓我談風月，捧戲子，拍明星照片，選花魁……去負担你和孩子的生活吧！」

兩年了，兩年的生活都建築在這個計劃上，那單調而漫長的路，幾乎是一粒石子和一株草都熟悉了，在這陰森的古老殿堂裏，人蒼老了，背彎了，臉色蒼白着。而今天，故都正沉着沉重的雨。

四點鐘了，往常，這時候該走到歸家的路上，可以很快的看到飛的，三歲的孩子會蹦蹦曲曲的舉着大人談話，而且，可以掛起證章，走到那叫作海的公園裏，去聽異國女郎清麗的歌喉，暫時的去休息着疲倦吧！

雨瘋狂地繼續落着。

「羅先生，不要回家了，今天就在這裏休息吧！」

老勳務兵又是那麼親歷的說着：

而羅林呢！他被這聲音打動。由窗外閃出的墨色陰影，使他的心酸苦了！他看着兩珠雨點滴在窗櫺，他覺得像在淒涼的深夜滴下的眼淚一樣，「在邊沿上爬」這雖說是他一貫的計劃，然而，何嘗能合乎自己的理想，在許多聚會風雲的場合中，在許多應該歸於這古城發生的醜惡事件中，他寫着「歡迎」和「平」一類的雜記，他寫着「攜起手來」「團結」一類的社評！猶着自己的良心絕不寬可以代表了祖先英勇的中國文，他將這過分刺激了的文字換了若干個署名，然而，事實，他已經不是在邊沿上爬，而墜入到那黑漆的泥潭中了！

他彷彿覺得一切都在變動，一切都在生長，那火熱和光明離開自己是多末遙遠，羞愧和醜惡就潛伏在很近的背後，讓一切記憶中的朋友都在這風沙裏漸漸消滅了他們的黑影吧！而自己，却在灰白色案中瘦弱了。

他悵悵早晨出來時沒有帶雨衣，或者攜一柄傘，他的心異常焦憤，他懶慢的離開陰森的殿堂，越發記起家了，那三歲的玉兒，不是發着熱病在床上嗎？飛該焦慮着自已的晚餐和孩子的健康，而過分的憂慮吧，雨

天裏，人們多末需要慰藉，那個弱女子會孤獨的聽到暴雷雨倚伏在枕邊嗎！

走向歸家的路上，大雨溼了他的頭髮，他的衣裳，他急喘着，抽噎着，在灰白的雨絲中，故宮峨嵋的健影矗立在空中，多少年來，多少記憶，是沉落在雨天裏了，他急馳着，飛奔着，讓皮鞋踏着青石板發齊響聲，讓沉陷了的泥濘淹他的腳踝。他急劇的走向歸家的大門。

「飛，飛，」用力的拍着街門，聲音低得幾乎辨不出來。

飛驚慌着，扶他走回臥房，急忙爲他換上衣服，強制的讓他睡在床上。羅林的臉色蒼白着，不斷地咳嗽，眼皮慢慢地垂下來了。

過分的疲倦使他沈睡下去了，通身發着熱，夜裏，不安地起來好幾次「飛，你看我的身體衰弱下去了。」

「林，你將養一會吧！都是我——和孩子——」近乎低泣的說着。

「這不僅消瘦了我的身體，而且也深深地擊傷我的心呢？」
窗外的雨聲響着，夜深了。

第二天，老勤務送來一封劃着雙十字的信，那長社長寫的，讓他早早的趕回報館，有重要的職務分配，明天是七七，須籌備召開日軍佔領北平三週年大會。

他沈默着，手發出戰抖，在最大的憤怒下，那張信箋是被撕碎了。

「讓我離開這泥潭！讓我帶了白色布條作一個順民去生存在被城市中吧！在邊沿上，這是欺騙別人，也是欺騙自己，利用，我實在被別人利用了，我作了傀儡，我作了漢奸……飛，你寫信回覆他說請一天病假！」
他悲涼的說着，時鐘發出一的答一的響聲，一隻早晨的鸚鵡懶懶的啼着，雨停了，隔着窗簾反射出初晴的陽光。

他覺得健康慢慢地恢復了，心情也漸漸開闊了，跟着那窗外初晴的陽光，週身的氣力也增加了，但是，他沒有正確的認識生活，也沒有新的斷向呈現在目前，如果缺乏什麼東西存在的話，那當是生命裏的勇敢和鬥爭，他厭惡這生活，然而，他沒有堅決的放棄了它，這古城是多麼廣闊，正

和目前以及歷史遺流下的路一樣，他走到什麼地方去呢？這使他茫然了。報社裏幾次電話催促，使他下意識地走到通往古殿堂的路上，他像是被一條扯緊了的繩索繫住了似的，懷着過分不安。

走進編輯室，他看見同事們都懷着忙碌的模樣，社長正懷了渴望的心情等待着，好久沒有看見老人有這樣的興奮了，而那些準備着張燈結綵的消客們都帶着異樣的眼光投射過來，儼有可喜的消息即將降臨似的。

「寫日軍入城，寫和平，寫中日兩大民族攜起手來，寫中國民衆反戰……」

社長這樣地告訴林，像開列一個菜單似的，那樣熟悉，隨後又說：

「明天晚上要開提燈大會了。」

這像是一朵濃重的黑雲壓在頭頂上。

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應當是古城最可紀念的日子，在寬廣森嚴的前門外，警察和日本憲兵佈滿了密集的網，在東方，北寧車站上正焚燒着由前線運回的死屍，讓那一堆堆黑黑的骨灰，載往島國去安慰關懷着戰爭的兒女吧，另外，却在召開着七七紀念大會，警察從每個家庭帶來了成千成萬的鮮活孩子。強迫着他們揮手，鼓掌，喊口號……這算轟熱烈的歡欣吧？

司令台上，遠遠的隔開了這一簇簇援揀之羣的人，那披了刀掛着太陽標幟的，和那像一隻狗似的尾隨着而又被束起兩腳的，都清楚地映出他們的影子，狂笑着，高吼着，興奮着……

遊藝會開始了，囚犯們繩索被解開了，從什麼地方可以找出真正的笑呢？當他們看見猴子上樹，或者鑼鼓在催趕着一羣羊的時候，他們的心是苦的。

「用繩懸一個中國偉人與日本天皇的像，看那一個被狗吃去吧！」

「天皇給狗吃了。」

當一個日本軍官發現在孩子們的羣裏，放出輕笑和掌聲的時候，一顆流星似的榴花向這無辜的孩子射來了。

一個孩子盪過去了，另外兩個却因為流血過多倒在地下，在稀稀的鐵網下，這和一條狗有什麼分別呢？讓許多人把憂感深入心坎，那作為孩子的母親，去偷偷地擦乾她欲哭的眼淚吧！

這是一場大的混亂，人們奔跑着，槍四射着，擁擠，哭喊，警衛的軍隊在街口架起砲，較遠方，馬急馳着，汽車發出瘋狂的响聲……

飛快叫着，幾次的被摔到在地上，她緊緊握着林的手，林的眼前飛躍起千萬片火花，像一陣急的雷電打擊在他頭頂上，那些個不屑的影子，和千萬要舉起來的手，是那有力而堅強嗎！他像是看見過；熟悉而親歷，那也許是他的兄妹們，弟弟們，他隔開他們像是很久了，而現在，在急劇的動盪中，他無法抓住那些手，他幾夾的擁擠着飛，一飛，站起來，在這亂的時代！他終於回到轉家的路上了，那是離開了波瀾的淺水，但他的心緊閉的跳着。

經過一場劇烈的激動，這街市變成死寂了，讓三五成羣的哨兵警衛在馬路中，讓七月的槐花幽靜的飄出暗香，家家的大門封閉了，屠殺和無可測度的災難會降落在頭上。

消息像水銀似地傳遍了全城，「鐵獅子」胡同被大火燒了，懷安堂發見了炸彈，監獄被突破了，×××僑主席被刺殺了，三千人都收到恐嚇信，西山的游擊隊進城了！」

這像針似刺痛了羅林的心，他睜大了眼睛，感到異常的不安，羞愧和一種莫名的壓迫使他急度的變動着。

「飛，我們還年輕，我們能為了生活的鎖鍊永遠糾絆在這鐵的欄干外，離開那大地的懷抱嗎？我的母親，那位堅強的老人，也許在祖國戰鬥的河邊，爲了讓兒子一樣年歲的戰士裁縫着衣裳，她會罵我們嗎？她會因知道孩子羞慚的活着而悲憤吧！」

女人被急變的騷亂驚醒了，臉上泛着赤紅，眼睛像儼似的望着林，她沒有說話，她被林的眼淚和興奮感動了，她的心跳動着。

三點鐘後，羅林被一個新的環境引誘了，他隨着老教授肥健的身影，

那老人異樣珍愛似的，向他揮着手，在某一個時期，他會被火熱感動了的，而現在，一種不安，一種羞愧，一種近乎鄙視的眼光回答着這友情。

「林，我帶你到一個地方，那是個新奇的世界。」

他望着天空濃重的黑影，走進了狹的門限，這裏是出乎想像外的另外一個宇宙，穿過森嚴的警衛後，一種沉重的芳香飄溢出來，房門和窗簾都敞開着，在窗下，或者斜倚在帳帷前，這些使人驚異的面影閃動了，那憔悴的，淫笑的，麻木了的，或者正含着滿眼淚水希望痛快一哭的，她們叫着，喊着，哀號着……像一隻垂危的野獸被壓死，而又像狐狸似的發出尖刺的苦笑；房門開了，又即刻的閉上，用淚水洗過兩剛擦上的胭脂，頭髮披散了的……這都是有若父母，兄弟的善良婦女，誰使她們墜入這無底的深淵中而出賣着脂粉和年齡呢？在這裏淫蕩和無恥應該是一個權威的天皇，而女人，都變成發洩獸慾的機器了。

林恐懼着，羞慚着……他的眼前發黑，他下意識的閉起眼皮……

「啊！這是世界嗎？」

心裏這樣的想着，幾乎要發狂，他的臉色蒼白，他的腳停下了。

走到一個鐵的欄干外，那老教授站住了，他用手指點着遠方的窗門，那些黑色的缺乏色彩的蒼白的憧憬，他們飛散着，又分開了，那個有脛長的身材而胸部挺出來的，用憤怒鄙視的眼光向外投視着，那頭髮蓬鬆，而臉頰却一陣紫，一陣蒼白的，她多末像飛鳥，他們的腳被鐵的鎖鍊索緊了，兩隻手又用繩索繫起來，而他們的眼睛却高傲的望着天空，祇有那片白雲應該該屬於他們的，而一點清幽的空氣也被人污濁了，但是，他們毫不頹喪，也不懊悔，當他們用同情的眼光互相投視，或者在心裏有了一個共感的交合時，他們唱着。

打通這條路！

衝過這梁山。

監獄永遠是黑暗。

爲祖國爭自由。

那憤懣纏繞！

林慘叫起來，週身的血液像是通過劇烈的電流似的，有一柄尖銳的利

箭刺痛了他的心，那千百個熱誠的面影，多麼像在一個昇平的時代，掘住他的手，遠遠在長滿了花的庭園裏，而或者是一條溪邊，讓那野花和金色的河流，讓他在腳下，唱着幽美山歌的，他的妹妹呀！而現在他們生活在饑餓一個黑暗，讓血淋淋的事實和自由的歌聲包圍着，自己却那樣卑怯的躲在那個黑暗，在與人與人的中間，架起一架濁濁的虹橋，而沉沈，滾滾，生長在陋巷，漸漸地使自已墜落到黑暗的泥潭中了，他彷彿聽到辱罵的聲音，尖銳的刺進耳鼓，也悲痛的打進心坎，「流沙呀！你這大滾邊的沙石，滿河會沖濁消滅你的。」他彷彿看見千萬人向着他招手，那是他的母親，哥哥與妹妹，立刻他的眼前飄起一陣血的潮水，像一場大火似的照紅了高空，那千萬人死去了，而他又生長着，他們將沒有眼淚，也可以告慰着自已的良心，那開闢着山林田園爲了兒孫的幸福而死亡的祖先，會在地下面含着微笑，而自生自呢？離開他們了，遠在鐵的疆土外了，甚而是和他們站在反對的方向生活着，千萬個碎影都像火花似的燃燒着，他木然了，落着眼淚，弱不與禁地跌倒在狂風中。

從新回到自己的家了，望着窗下的燈花，用力的擊着書桌，那耐小的燈光閃映出巨大的火球。

「飛，我們走出去，走出這房子，這殿堂，這古城……！」
夜暗了。
提燈遊行大會停止了，讓居民將燈籠張掛在自己的門口，算是紀念這七七的夜吧！就在這火光熾熱的時候，這古城，咆哮了，無限多的金色的旗影，無限多的血戰，無限多的聲響，像是一巨大的海浪流過了這死城，荒淫與無恥，莊嚴與激動，許多人死了，許多人狂笑着，那金鳥的鳴響，那泥脚踏石板上聲響，那用真摯的眼光望着太陽星羣，在高空的危機中伸出手來的，那衝出雲團的叫喊，那真理與正義的閃光，挺起來，站起來，躺下來，隨着浪潮，被流沙溝乾，被擠壞了鐵的欄干，放出千萬片火花，燃燒着，狂噬着，又匯成了千萬條巨流，沖激着，流動着……
他吃力的握着飛的手，
「飛，我們燻年青，讓孩子遺留下來去赴他的新生一代，進我們要走的這火光裏。」
這是古城最可紀念的深夜。

【完】

【黃河】
【信箱】

怎樣寫文章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酷愛文藝的青年，今年還只有十六歲，還是在中學唸書；每見了「黃河」月刊以後，無不細心閱讀，久而久之，使我對於文藝發生了極大的興趣。

我羨慕那文藝作家，我也想把我的文章作好，我也想成爲文藝作家，可是我時常發生苦悶，就是下列幾個小問題：

- A 我想把文章作好，應該去找些什麼對象做材料。
 - B 能把文章作好，應閱讀什麼書籍。
 - C 我看報章文藝雜誌，能否把文章作好。
 - D 我最愛好的是抒情，寫景的文章，像這種文章應閱讀什麼書籍。
- 以上四個問題，使我時常發生苦悶，請先生給我一個圓滿的答覆，這是我唯一的希望！

仰則先生：

讀了你的來信，知道你是一位極熱心文藝的青年，很覺得興奮，你所問的四個問題，現在簡略的答覆如下：

A 要想把文章寫好，應讀先多讀文藝名著，細心體會，把文學的根基打好，一方面要充實個人的生活，然後多讀多寫，下一番苦功夫，當然天才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子，文藝作家決不是隨隨便便寫幾篇文章就會成功的。

B 這個問題太廣泛了！應當讀的書實在太多，不過你可以讀「創作經驗」，「給初學寫作的信」，和「文學修養的基礎」三書，一定可以幫忙你很多。

C 前面曾說過，一個文藝作家是經過了一番堅苦的修養才成功的，決沒有甚麼捷徑，你的志願既然是很大，必然能够下一番苦功夫的，雜誌和報紙並不能把文藝上的一切都包括着。

D 最好等你有了一定的文學上的修養基礎以後，再專攻一門，現在不妨多選讀些你所愛好的書籍。

【編者】



黃跛子

老向

有這麼個人，說他偉大也不算偉大，說他平凡又不極平凡，就他眼前做的幾件事情說來，也許不致於毫無趣味。這個人你也許認識他，也許不認識他。他姓黃，叫什麼我不知道，因為他的右腿天生的短着三寸，走路一跛一跛的，所以人們不問他的真名，都叫他黃跛子。

黃跛子還活潑，才三十五歲了，正是有作有爲的壯年。他的身量很高，拳頭很大，滿臉炸炸，看樣子很兇，其實人滿和氣，見人笑笑不說話。不過要說他沒有一點兒怪脾氣，却又又不對。有時他竟是怪出奇。他從漢口過給王家作廚師傳，到四川來了，還是給王家作廚師傳。在漢口他每月的工錢差多少，在四川還是多少。物價教奸商弄得漲了，人工也貴了，王家怕對不起黃跛子，自動給他加工錢，——這要是別人只有高興的，因爲別人是天天要求主人給加，甚至脅迫主人給加，但是黃跛子一聽主人說加工價，彷彿是打他耳光一樣，立刻就惱了，他捧上鋪蓋，立刻向主人辭職。他的理由很簡單：「我當廚子是爲錢？爲錢我還當廚子？你們太瞧不起人了，也不打聽打聽我們家是幹什麼的？」

其實是這跛子錯怪了主人家，慢說他主人家不知道他家是幹什麼的，就其他常來往的頂好的朋友，四舍八鄰的男女傭工，誰也不準知道他到底是什麼出身。總會說流利的國語，又會說一口的上海話，到了重慶，他又滿是四川口音。有人問他「貴處」？他今天說是北平，明兒又敢說是廣東。再問他「怎麼昨天北平今天廣東呢？」他笑說：「反正我是中國人！」大家聽了，一齊說：「對，對，我們也不是外國人。」這樣一扯，他的身世到底沒有弄明白。

他向主人家辭職是否誠意，誰也不敢斷定；但是主人家萬分懇切的挽

留他却是事實，女主人後來都流下淚來了，他才不堅持的說：「主人瞧不起他。」最後還是主人的孩子小王下學回來，向他說道：「好朋友，不要走，咱們倆是好朋友！」他才從心坎兒裏樂了，不再再辭。說來又是一怪，他不僅是小王的好朋友，也是小王的朋友們的好朋友。那些五六歲三四歲的孩子們按說是喜歡溫柔的美麗的保姆，沒有理由親近一位五大三粗，滿身油膩的廚子，而且又是跛子，但是事實上，那些孩子們是真喜歡他。他們有時不聽父母的話，不聽保姆的話，可是誰也不好意思不聽黃跛子的話。例如：黃跛子從菜場買了胡豆筍回來，他會命令小王他們說：「來幫我剝豆筍兒！——孩子們一定欣然應聲：「呃！來了！」別人從表面上看，當然是說：「好意換好心」，因爲他待孩子們好，所以孩子們也就親熱他。他會給孩子們用枳子花纏花籃兒，他又會給他們擰柳笛兒，捉蜻蜓。他一見孩子們就變成麵人兒，孩子們要捏他什麼樣兒就捏成什麼樣兒，騎在他的頸子上，捏他的辮子，要怎麼着就怎麼着。但是在孩子們並不那麼說。有一次小王他們學校的保姆，叫孩子們舉一個最美的人，他們異口同聲的說：「黃跛子最美！」這話把他們的保姆嚇了一跳。要不是有一個孩子我補了一句說：「我們的老師也美，」那保姆也許會氣的不吃飯，因爲那一天，保姆是剛巧換了一套從香港航空寄來的印度綢衫。

小王挽留黃跛子的方法，不僅用口，他還過去抱住這跛子的大腿。跛子把小王抱起來，說：「衝你的面子，我不走了。」小王樂的用兩隻手直捏他的辮子。主人家當然收回成命，不再說給他加工錢，因爲兩年多的經驗，知道這位大師傅的意見，只有順着，不容反駁。例如：每天買菜，主人家從來就不作主張，因爲主人出的主意越多，他做的菜就越壞。主

人不言語，完全聽他的，包你是物美價廉。還有，他給主人「打牙祭」是不論初一和十五。一連幾天也許都是粗菜，忽然會有一餐極精美的飯食，油也多，肉也多。這樣一次兩次，主人家不覺的，日子一長，次數多了，主人當然要問他為什麼菜忽而少，忽而多，忽而粗，忽而精。他回答的很簡單：「你去翻一翻報紙吧，不打勝仗不加菜。」主人家先還認為他開玩笑，後來一見報上有了勝利消息，就說：「好了，今天大師傅又該買肉了。」開飯的時候看吧，果然不錯。小玉問他：「我們要回北平去了，你給我買什麼吃。」黃跛子說：「嘿！北平那個地方啊，你想什麼有什麼，說一年也說不完！」

但是教人解不開的就是黃跛子是個潑頭撒尾的文盲，斗大的字連一升他也不認得，後來探聽明白了，張家的大師傅老李，不但是個報迷，還是個小說迷，早上他們一同去買菜，老李就給他講報上的消息：晚上把廚房收拾清了，還給他說「七俠五義」呢。

這個跛子的事實是做菜燒飯。可是他天生的好動，閒不住，掃院抹桌子不算，幫着女主人洗衣服，給小玉擦澡，他得着什麼就是什麼。他說：「要說一個宅門裏的活，會比在前線上打仗還累，那是虛話，要說掃院上的玻璃比掃地不輕閒，我也不信。」他不但做自己主人家的活，前隣後舍家的無論什麼工作，只要請他幫忙，他只有點頭沒搖頭。因此，家日常用的借借取取，他比誰的門路都多。例如：主人家早上說：「自己做點兒豆花倒不錯，可惜沒有石磨沒法子推豆漿。」黃跛子會說：「容易！」等到午時，隔着七八家的隣居會替他把豆花點好，送過來。冬季的棉衣，夏季的單褂，以及補襪底兒緞鈕扣，衣服上打個補釘之類，附近的女工們，無論誰都要爭着替他做。

有一次他病了，他並沒有說，又沒有停止工作，所以主人家也不知道。可是四鄰的男女工人們，見一個愛說愛笑的人，忽然不大說不大笑了，五六天不刮臉鬍子，像刺蝟似的，大家便說他病了，像穿棧似的爭着來問候他：送糯米稀飯的，送酸辣湯的，送甘甜的，啊呀，他簡直成了要人。

女主人知道了，趕緊去給他請醫生，伺候他服藥。小王見了他的同伴們正式宣告：「好朋友病了！」周圍的人們覺得這件事比着歐洲大戰要值得注意的多。但是他得的什麼病，如果不說，中西醫生都沒有診斷出來，只是胡亂給了他一些哀而不傷的藥吃。他却是丟了魂兒的一樣，教吃什麼就吃什麼，自己沒有半點主張。可是好也好的突然，張家的大師傅老李一個星期的事假滿了之後，晚上抽空來看他，一進門就告訴他：「嘿！敵人又死了兩萬！」他從牀上一下就坐起來了，說道：「真的呀！他們可把我冤苦了，他們說我們吃了敗仗。」老李說：「這是漢奸們造的謠言。凡是不信咱們打勝的，都是漢奸。」跛子說：「對！」這句應聲太大大了，女主人以為他在和誰拌嘴，教小王來看。小王樂的直鼓掌，大聲叫道：「媽媽，好朋友笑了！」

這個跛子人緣雖好，可是並非沒有裁過筋斗，而且裁的還不止一次。有一天，他的女主人受了婦女工作隊的託託，領來了五十件軍衣要找人縫，限定三天要縫起。女主人雖然應下了，可是發了愁，因為太太的朋友們多是太太，太太們忙着太太們的事，只有很少的幾個人願意接受這出力氣的工作。所以送來送去，還有三十件找不着人手。黃跛子一見，替女主人急了說：「聽我的，我去找人縫，準不誤賬！」他找的人當然是隣舍家的女工們。還好，因為是跛子的事兒，誰也不肯不應承。可是，到了第三天大清早上，南隣家的李嫂把衣料原封抱回來了，說是主人家不教他做，主人說「吃我家的飯，不能做別家的活！」李嫂說自己已打夜作，並不就誤主人家的工夫。主人又說費了他的燈油，又說晚上熬夜，單等白天打磕睡，絮絮叨叨，話說了有兩車，李嫂氣的哭了。李嫂並不一定知道這軍衣是人該做的，就覺着不做便對不起黃跛子。但是黃跛子一聽，肺幾乎氣炸，一個勁兒的說：「裁了！裁了！」

【未完】

張木匠

王右家



登場人物

張大爺

即張木匠，爲了他的年老與好人緣

，所以他的鄰居與朋友們，都尊稱他一聲「大爺」，（在北方如果稱「大」字的音聽得重一點，「大爺」便用作「伯父」的意思）。一個

健剛正直，將近六十歲的慈祥老人

張大姑

其女，二十多歲，整潔，看上去便知道是一位很能幹的人，有着父親

一切的好風格，但也給父親一樣的眞名子給人都忘記了，只要是她所熟識的人，都叫她做「張大姑」，（「大姑」天津人對於未婚女子的客氣稱呼。）

馮二嫂

一個丈夫被日本人騙去做苦工，三十多歲的木分人。

李二叔

不上場。

嚴老四

三十多歲，裝束得不倫不類天生一副不學好的像——漢奸——

劉大個

保安隊士兵

老陳

王長壽 全上

小趙 全上

日憲兵隊長

日憲兵 甲，乙，丙，丁，四人

地點 天津

時間 七月二十八號

佈景

這是一間小小木廠的工作室，正中

有三數石級，上去便是兩扇通街面的大門，只要把門稍稍打開，便可以很清楚的看見大街上的行人與景物，大門的左邊，是一層可以用木板完全遮住的木櫥窗，左側牆也同樣的有一扇木櫥窗，但在開幕時，木板都是敞開的，大門的右邊是一堵粉灰的已有多處剝落了

的磚牆，牆上零亂的掛了些木工用具，有鋸子，界尺，麻繩之類，右側牆是一扇通內室的低格木門，因爲這是一間工作室，所以除了一些木工應用

二三八

些未完成的工作。右側是一張古舊的八仙桌，四個條檯圍桌擺着。桌上有瓦壺，杯子，釘子盒之類的東西。地下除了刨花木屑之外，還橫七豎八的堆了些木頭，斧頭，錘子，鉗子一類的工具，也是零亂的散了一地。

開幕時

我們可以從左側的兩扇木櫥窗內，看見天色已是黃昏了。張大姑站在半掩的木櫥窗前，張大爺坐在八仙桌旁的條檯上，悠閒的抽着旱烟，從窗口與門隙處，透進了行人與車馬熙熙攘攘的叫聲，以及苦力們搬運笨重物件的呼喝聲——臺上却是沉寂的——

姑

（張大姑）。（張望了一會，興奮的）爸——爸爸——趕快來睇……街上可真熱鬧……（稍停，看呆了的樣子。）可了不得

張

（張大爺。毫無表情，但用着氣急的聲音說）這麼擠啊……

張

（張大爺。毫無表情，但用着氣急的聲音說）都是他媽的活鬼鬼——

姑

（沒有聽見父親說了什麼，看得很入神。）

（突然大笑起來。）哈！哈！……
（笑得喘不過氣來。一面笑，一面跑過來拖
着父親的手腕。）爸爸，爸爸。（笑得說不
清。）啊！……那：那：個人：真：真可笑
……想！（用手比畫着。）一個包欲足有
這麼大，……（仍不時好像忍不住笑的樣子
。）堆在車上隱不見人，就只見一個大包
袱往前蹣，左擠右擠，（身子扭動着，指手
劃腳的講下去。）仆通！一個大仰仆跌子，
車給擠斷了——可是找不着人——爸爸，您
請怎麼回事呀？

張
（仍就抽着烟，沒有理會什麼。）
（等不及的接下去，一面搖着父親的手腕，
極力的忍住笑。）我告訴您吧……包伏散了
，人全都給埋在衣服底下嘍——（自己又忍
不住大笑起來，看看父親仍是靜靜的坐在那
裏，于是不高興的把嘴一擦，手一揚。）您
瞧——（接着又嘻嘻的跑到門邊去看熱鬧了
。）

張
（把頭微微抬起來，看看他的背影，憐愛的
說着。）瘋丫頭——（把風斗不經意的向棒
子脚上敲着，看看從窗子裏透進來的黃昏已
是夜色了。）
（張大姑仍是身子站在門內，不時蹣起脚來
向外張望。台上又暫時沉默了。天色真的暗
下來了。從窗中與門隙處，已透進了街燈微
黃的光色來。）

姑
（蹣起脚來，好像看見了誰。）爸爸！（
仍就張望着。）那邊那個打着一口大箱子的
人：好像是李二叔……（稍停。）可不是他
嗎。趕向後邊這跟着馮二嫂哪。（稍停，大
聲的。）二嫂——馮二嫂——
馮
（馮二嫂，在後堂，拖長了聲音答應着，好
像難得相當的遠。）唉——吃過晚飯了嗎？
大姑！——

馮
（聲音漸近。）我也借過嘍——張老爺這兩
天沒領義國府（註：即英國領事館，天津一
班在領事館裏做事人，通稱如此，如英國府
，美國府之類。）真去幫忙嗎？
姑
可好——這兩天沒出盡——我爸爸還是那個
老脾氣，要怎麼着，就得怎麼着，誰也攔不
住。那年鬧便衣隊……（正說到這。門外仆
通一聲，好像有一件笨重的東西摔了下來。
）呢——李二叔，您這身汗，快進來喝杯
水，歇歇腿，涼快涼快啊！

李
（李二叔，在後堂，拖着沉重的聲音。）唉
——張大姑！謝謝你，我不歇着啦，你瞧！
褲上都已經上了燈哪。我得趕快把這口箱子
送到法國地。（註：法租界，津人通稱某租
界，即某國地。）你二嫂他兄弟家。

李
（很快的搶着說。）像我們這種人家，也沒
什麼值得往外國地拉的。左不是幾件穿的女
衣。拉着又累贅，扔了可真又變不了！（再
聲音壓得低低的。）大姑！——你不知道嗎！
——聽說今兒早晨咱們在豐台打了個大勝仗。
（張老爺此時忽然變得敏銳起來，很細心的
側着耳朵在聽他們講些什麼。）鬼子們不服
氣，今兒晚上聽說他們要在這兒撈個本。你
快去跟你爸爸商量商量吧，不用又跟那兩年
便衣隊似的，老在家裏不動窩；怎麼說便衣
隊是咱們自己人，這回可不是鬧着玩的！
（聲音壓得更低沉。）聽說是他媽的日本鬼
子自己幹——剛纔……（張大姑的頭好像也
跟着對她講話的人向四面張望了一下。）剛
纔我打海光寺那邊過來的時候，可真看見了
一隊一隊的鬼子兵往外開……

李
這我也跟你鬧着玩。
姑
……（回過頭來看看，看見爸爸若無其事的
抽着煙，好像很不得意的樣子，停了一會
。）二叔——您還是進來歇歇，跟我爸爸聊
（註：談天之意。）會再走吧！
李
不啦！——（用着一種提起笨重物件的聲音。
）我得走哪，再呆一會法國地可就進不去了
。

馮
我幫您扶上去。
李
行啦，行啦！——謝謝您，二嫂。
馮
唉——這也用得着您這麼客氣嗎。
李
馮
哎嗎——（表示把箱子扛得更適當一點。）

得半回見，二嫂。回見，大姐。

馬 姑 回見，二嫂。

李 姑 回見，二嫂。回見，大姐。

張 大姑！你可得結結實實的勸勸你爸爸那

等請我別扭——（小聲的。）這回可不是鬧

了，笑得我很冷淡，表示這些活都是很無聊。

李 姑 是嗎。謝謝您，二叔……（聲音漸漸提高，

李二叔已經去遠了。）瞧着前邊的車，二叔

馬 姑 （同時疑聲的笑起來。）

馮 大！李二叔那個樣子真逗樂。

馮 大！也難怪，瞧街上够多麼亂哄。咱們這麼

近姑爺說會，囑子還有點累哪！

馮 大（好像聽了她們這些話，也覺得可笑似的，

口是笑噴噴的說着。）丫頭！怎麼老在門

姑 （回頭一看，抱歉似的向二嫂說。）嗚——

鑼隱隱，說忘了，讓您站這麼老半天，沒事

屋裏坐會兒吧。（一面側着身子，好像是請

客人先進來的樣子。）

馮 大（邊進來，一面自己說着。）瞧您：高眼

在身後走過來的張大姑！。大夥都說忘了一

我也就進來瞧瞧張大姑！：還有點小事要

麻煩他老人家呢，（看見張坐在板棧上，和

張大爺您好呀。

馮 大（欠身），好——（一面把旁邊的板棧拉出

來一點），坐吧，二嫂——孩子們都好嗎？

張 大（坐下），託您福，都好。（接着好像很

習慣的嘆了一口氣。）

馮 大（在他們談話的時候，張大姑便把門窗都關

好了，台上頓然沉寂黑暗下來，她順手在門

邊把燈捻開，整個的屋子，便籠罩在淡黃的

燈光下。張大姑繼續的收拾散在地下工具

。）

馮 大（拾眼偷偷的看了馮一下，好像知道她為什

麼嘆氣的樣子，沉重的說着。）……她二哥

有信嗎？

馮 大（索性跳出來）唉——連影兒都沒有，那兒

就能有信哪。

馮 大（點點頭，不勝惋惜的安慰着。）慢慢兒尋

，燈盒也是沒用的。

馮 大（感到傷心，不禁用手摀起眼睛來。）您

說一去大半年了，就是到了天邊，也該接着

他的家信哪，再說他就在眼前三麥紗廠裏邊

張 大那家門到是緊閉着上那兒去打聽呀！

馮 大唉——那還相說，不是你為這事乖了嘴

還事我不知道麻煩過多少人，到了，也沒探

聽着點消息——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廠裏去了

多少天，起先他們還支吾，後來煩不過了，

也不知那兒奔來那那日本鬼子……（聲音

漸漸的不自然了。）動手動脚，嘴裏不干不

淨的亂說一陣……真是……

馮 大（正蹲在地下，低頭收拾東西，聽見這話很

快的站起來，搶着說。）可不是嗎——那天

不是我也跟您去那。我們正在打牆崗上（註

：穿警的巡警。）的先生們，不知從那裏跑

出來一個武大郎似的鬼子。一聽二嫂是來找

爺們的，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走上來就

是這麼一拍，（手面真的拐着裏八字的脚走

上來，在馮二嫂肩上輕挑的一拍，一面打起

棒槌來說着。）你男兒跑了……沒有了

……（調皮的舉着一些可笑的姿態。）不要

緊……還有我……自己也不住要笑了。

馮 大（忍不住笑了。）還丫頭，你二嫂心裏小受

用，你還要跟她開玩笑！
馮 大（一面用手摀眼淚，一面也微笑的說。）大
姑真是——人一天一天的大了，孩氣可越來
越重！
馮 大都是我爸爸慣的！（一面說，一面仍回到
原來的地方收拾散地下的東西。）

張 (慈祥的) 這孩子——真的都是義給慣得天不怕，地不怕——(向馮。)說正經的，二嫂。他二哥在地毯公司也做了上十年哪，怎麼一下子就想辭職到三嫂了……

馮 哎——誰說小異呢——原先學了這行地毯的手藝，算是混得過。後來孩子多了，興弄不興原先那麼多錢了，錢賺的少，活兒(註：手工。)到要挑揚，一天頂多織一方尺，也賺不上一塊錢。想想，咱們家五個孩子，三個大的還上着學，不說零用了，就是吃，也快顧不上啦。

馮 哎——年頭不濟啦——

張 (接着。)也是該——那大嫂要是不跟廠裏的頭兒拌了幾句嘴，也許還不至於這樣呢——哎——誰知道他現在還在不在這……

馮 (接過來。)咳——二嫂。那兒就能這麼想了。到是誰給週介紹去三嫂的，二嫂等着他，也許可以有點眉目——

馮 叫我上那兒去尋去，他從地毯廠裏歇了工之後，天天上茶館。就在茶館裏遇見那麼一個姓金的說金的，把三嫂紗廠說得不用提多麼好哪，他家來就高興得不得了，說明天兩個姓金的就可以帶他到廠裏去見人。第二天老不早的買起來哪，匆匆忙忙的趕出去，整整的一天。到了半夜終於吃得醉醺醺的回來，一進門就嚷快收拾東西，明天要搬到廠裏去歇，以後半個月回來一次，我問他到底幹些麼

活，他在腰裏摸了一陣。往桌上一拍！(學着當時的樣子)瞧瞧這還有什麼說的，(我一看，原來是一捲票子，數數有五十塊錢)你沒問他那五十塊錢是怎麼來的嗎？

馮 怎麼沒有問他，可是他高興得瘋了似的，話還沒問完，他就嚷着着你不問管。等攪享福吧，第二天，天剛有點亮，就有人來催他，他起來忙得連臉也顧不得洗了，扣着扣就往外面跑，什麼話也沒留下！以前還指望他就回來，誰知……(忽然想起什麼可怕的事)。(咳！)大爺。聽說這幾天約的河漂子(註：浮屍。)更多了！——大爺——(傷心的。)您也替我留留心……

馮 (趕快走過去。)二嫂——您怎麼哪。那些河漂子全都是抽白面的。

馮 咳——大姑，你那兒知道，聽說日本鬼子在天津近郊，又要做什麼軍事上的工事。專門騙一些年青力壯的人去做工，反正做完了，無論是死的，病的，活的，都往河裏扔，免得他們出來，走漏了消息。你不信，你聽河裏發現的河漂子，不都是年青力壯，二三十歲的小夥子——

馮 我說二嫂，不用往牛角裏鑽，好歹說說的訪聽着二哥能幹，派到外面走動走動也沒準。你剛纔進來的時候，不是說有什麼事來着嗎？

馮 (傷心的嗚咽。)哎！我這些日子不知怎麼哪，說着說着就是些不吉利的話……(插嘴。)可不是嗎？一個人要着了急，還顯得了講吉慶話嗎……爸爸剛纔問您到是有什麼事來着。

馮 正格的——聽我們那街坊們說，這兩天可吃緊哪，聽說這次要是鬧起來的話，可比那年的便衣隊大發了。

張 (圍着這話很不中聽的樣子。)二嫂——您是明白人，這些話沒個可信，那年鬧便衣隊整夜的騷擾咱，咱們不也是過得挺平安嗎？再說這地咱們也住了幾十年哪，還是咱們祖家給留下的。便衣隊鬧哄鬧哄就完了——

馮 (一)那我老張第一個就得跟他們拚命。(越說越有氣的樣子。)我就在這兒等定了，他要敢拿我老張的一根釘子，我就先宰他幾個。

馮 ……(很窘的樣子，不知怎樣結束這件事。)

張 (靈巧的，理着手巾的雜亂物件。)爸爸——您還是爲什麼事的，您倒是讓二嫂說說到底長什麼事呀！——再說二哥今年也不在家，二嫂一個女人帶着五個孩子，大老遠的跑到這兒來求您給拿個主意——(溫柔的笑着)您瞧瞧叨嚮麼一大串，反到讓二嫂更不得主意了。

張 (嘆息笑了。)唉——我真是老糊塗哪，二嫂你別見怪——是我一提日本鬼子，暗裏有氣。這個那個，在這塊地方，凡是壞事，都是他們包了。鬧得咱們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對了二嫂，到底您來是有點什麼事——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馮 (躊躇，但仍就說了。)也沒有什麼大不大的事，(傷心的。)哎！要是日本鬼子來了，我們娘兒幾個都死那也罷了，要是有一個是活的，吃不飽餓得穿暖和平。左不是大人孩子的幾件衣裳要求懇給存一存。再說有他二哥……

張 (易動情心的。)沒說的，二嫂，他二哥不在家什麼事都有我哪。我馬上喊個夥計給你打來存到義國府去——(向大姑。)丫頭，你到隔壁去告訴李師六一聲，說我讓他馬上到馮二嫂家，把馮二嫂交給他的東西，馬上送到義國府裏的閣頭，就說是我存的。(姑答應，預備走的樣子)

馮 (搶着。)那我也跟大姑走了。

張 (看着消逝了的影子，搖搖頭自語。)哎——可憐的孩子——(忽然想起什麼可氣的事，狠命的把頭擡頭往桌上一拍。)都是他媽的日本鬼子鬧的——(沉思。過一會。姑起來慢慢的踱着。點着頭，表示對於自己講話，是絕對同意的。)可不是——要不是鬼子們鬧事，馮二嫂那能苦到這份兒上。(繼續說着。)那還用說，馮二嫂說不定早就做了「河漂子」(註：浮屍)哪……哎！五個孩子……叫他一個娘們怎麼過……(想什麼似的。)

馮 (已經站起來，匆忙的。)不哪——起明兒來，我得回去收拾收拾，待會李師父去了，孩子們那兒預備清楚。

張 (和藹地。)忙什麼，等了頭回來，你們姐兒倆不聊會兒嗎？

馮 (已經站起來，匆忙的。)不哪——起明兒來，我得回去收拾收拾，待會李師父去了，孩子們那兒預備清楚。

張 (和藹地。)忙什麼，等了頭回來，你們姐兒倆不聊會兒嗎？

馮 (已經站起來，匆忙的。)不哪——起明兒來，我得回去收拾收拾，待會李師父去了，孩子們那兒預備清楚。

張 (和藹地。)忙什麼，等了頭回來，你們姐兒倆不聊會兒嗎？

馮 (已經站起來，匆忙的。)不哪——起明兒來，我得回去收拾收拾，待會李師父去了，孩子們那兒預備清楚。

張 (和藹地。)忙什麼，等了頭回來，你們姐兒倆不聊會兒嗎？

馮 (已經站起來，匆忙的。)不哪——起明兒來，我得回去收拾收拾，待會李師父去了，孩子們那兒預備清楚。

張 (和藹地。)忙什麼，等了頭回來，你們姐兒倆不聊會兒嗎？

張 (看着消逝了的影子，搖搖頭自語。)哎——可憐的孩子——(忽然想起什麼可氣的事，狠命的把頭擡頭往桌上一拍。)都是他媽的日本鬼子鬧的——(沉思。過一會。姑起來慢慢的踱着。點着頭，表示對於自己講話，是絕對同意的。)可不是——要不是鬼子們鬧事，馮二嫂那能苦到這份兒上。(繼續說着。)那還用說，馮二嫂說不定早就做了「河漂子」(註：浮屍)哪……哎！五個孩子……叫他一個娘們怎麼過……(想什麼似的。)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看着消逝了的影子，搖搖頭自語。)哎——可憐的孩子——(忽然想起什麼可氣的事，狠命的把頭擡頭往桌上一拍。)都是他媽的日本鬼子鬧的——(沉思。過一會。姑起來慢慢的踱着。點着頭，表示對於自己講話，是絕對同意的。)可不是——要不是鬼子們鬧事，馮二嫂那能苦到這份兒上。(繼續說着。)那還用說，馮二嫂說不定早就做了「河漂子」(註：浮屍)哪……哎！五個孩子……叫他一個娘們怎麼過……(想什麼似的。)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長得挺有出息的樣子……起明準可以給他爸爸報仇……他得去當兵……(想着。)還得過個三兩年……(安慰自己。)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張 (欠身。)不送哪——(向姑。)好好送送你出去。

張 (活潑的答應着，並且同情的看着正在拿手絹，偷偷擦着眼淚的馮二嫂，大姑走過去扶住她的手臂，馮二嫂停住，拍拍她扶在自己手臂上的手，觀衆正看見她的憔悴側影，她向大姑，微微嘆惜，不知道已吐出了多少悲憤。她們倆用着很合心的步子，走出大門。)

了誰的，照例是咱們出來說公道話，丫頭——（愛撫的眼光溜着屋子裏的每一個角落）不用說咱們祖宗已經在這個屋頂底下住了好幾代，就是我（親切的撫弄着一些粗織的家具）也呆了幾十年哪……（嘆惜的），丫頭——你也呆了快三十年啦——哎——你說鬼子能把我趕出去嗎？不用說他是強佔，就他蓋了一座大洋樓來請咱們搬家，也別想我挪窩的話，（搬家的意思）咱們不能搬，（興奮的捶着桌子、大駭的），咱們不能搬——丫頭——咱們得等着他——跟他拚了

（最初一面收拾東西，一面沉靜的聽着，現在聽見父親這樣興奮的叫着，趕快走過去，（安慰的。）爸爸——您……這是爲什麼事的——（正在這個時候，鑼聲敲了九下）來！（扶他站起。）我先送您屋裏去，回來讓我這兒收拾收拾也該睡哪。（扶他向右側門下。）

張（在將進門時停下）晚上睡覺可得驚醒點，咱們是下手爲強——別叫他做了咱們——（表示着不耐煩老人的神氣。）是囉！爸爸

張（張大爺搖着頭，喘着氣的走下去，台上靜靜的，間或有一兩聲黃一鹵豔豆，「鹵果仁」的響音。不一會，張大姑很快樂的手裏拿了一件未做成的衣服走進來，在將要掩上

門的時候，還聽見張大爺咳嗽，並囑咐一睡驚醒點，丫頭。張大姑顯得不耐煩的樣子，站在門邊——）

是啦——您好好睡吧，別胡思亂想的，我還得做會活哪。（一面向鑄木架那面走去。查着窗子是否關好。在走回來的時候，忽然「哎」一聲，接着自己罵了一聲；）死東西，差點把我的腳給碰破了。（隨即蹲下壓往地下拾起一個斧頭來，向傍邊狠狠的一扔，走過來拿起針線，就着這一盞不大明亮油燈，很用心的在做着，同時自己輕輕的向自己說着。）爸爸真想着了迷似的……一天到晚吃着牙罵日本鬼子，鬼子的……哎……也難怪，日子一天一天的難哪。大感都買了日本貨……便宜……可是咱們這手藝人可算都給鬼子們坑（註：受害的意思。）完了。——爸爸就恨這些個，瞧！馮二哥不是個例兒嗎？哎……真難說……要是我有個哥哥，兄弟的話，說不定也做了河漂子哪……

張（張大姑把這些話若斷若續的說下去，夜顯得更靜了，更深了，她時兒嘆口氣，時而比一比做的活計，繼而深深的打了一個呵欠，鐘在這個時候，打了十一下，不久，張大姑正要預備收拾去睡的時候，忽然有個奇異的響聲，很大，掃過她們的屋頂，張大姑遺傳着她父親的胆大與機警，趕快把燈滅了，輕巧的跑過去，把窗子推開一點縫，街上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寂靜得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故，但不一會，有一陣繁亂的腳步聲，接着就聽見機關槍掃射的響音，手榴彈以及其他砲火的爆炸聲，從窗窗外，漏進一閃一閃的紅光——顯然外面發生了不平凡的事。接着張大爺也被了衣服踏手踏腳的走出來，並且攆到窗邊同外面窺視着——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張（搖着手，叫他不要說話。同時把窗戶推得更開一點，以便兩個人窺看。同時那一明一暗的燈光，對觀衆更顯露得明顯一點。此外爲了年代很久的房屋，所有木板，如門，窗之類，都露了縫，觀衆也可以從這些露了縫的地方，普遍的看見屋子外面，陷在砲火中了。）……您聽——這不是像開火了嗎？

穿黑的是咱們自己的弟兄，因為有一個很大
的手榴彈擲過來時候，我借着火光很用心
的看著，那黑色的衣服，是咱們保安隊的
弟兄們所穿的制服一樣。（陰沉的。）；並
且我還真的看見一位弟兄，追著一身黃顏色
的東西，（與面而顯傲的比畫。）（嘩！這
樣一刀，那黃顏色的玩藝就倒下不動了！

張

（這時他們已面而觀衆，在張大姑說話的時
候，張大爺陪著她的表情，也表示著種種不
同的興奮與驕傲。當她說到最後一句的時候
，好像很自信的說。）咳——我不是早跟你
說過嗎——咱們是不能讓日本鬼子老這麼著
欺負下去的。咱們中國人，生下來就是做主人
的，我們不能讓一個子孫去做奴隸。（這時
候外面的砲火更激烈了。）聽！咱們中國人
不含糊……（這時外面砲火強烈得幾乎聽不
出裏上的聲音，張大爺和大姑興奮的在台上
轉著，時而咬著耳朵說話，有時又忽然表現
著很焦心的樣子，有時表現著非常驚急之現
的輕鬆。不一會砲聲漸漸小下去，漸漸遠了
，漸漸恢復不靜，只間或有一兩聲槍聲，窗
外飛後的火燄，吹進一些白烟）……他們怎
麼樣了！

姑

（熱氣跑來往窗外張望。）看……看不真了
——！大爺都往那邊（用手指著。）……金
剛橋那邊跑——！（一面說，一面舉起腳來張
望，這時間還有一兩聲溜彈，嗖，嗖，往屋

頂上發過去的聲音。從門隙處，已經透進一
些飄飄的曙光。）爸爸——（用手指著。）
您過來看，好像有幾個人，往咱們這邊來。
（趕過去。）真的嗎……（湊到窗邊向外張
望，）在那兒呀——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指點著。）那兒不是嗎——您往這兒看。
（很費力的樣子。）啊——啊——可不是，
真的……（著忙的樣子。）丫頭——快過來
看——（姑走過去。）誰真著點，到底是咱
們的弟兄，還是日本鬼子——
張——（小聲的。）真的，越走越近了……
可是看不真走咱們的弟兄，還是日本鬼子。
（繼續張望。）

（擦拳磨掌。）要是日本鬼子——（一面說
一面在地下亂找傢伙，最後拿起一柄錘子，
試了試——）夥計——（向著門，做出準備
拚命的樣子。）我這兒等著你呢。
（小心而急促的。）爸爸——快點——！真往
我們這兒來了——（這時，張大姑也急忙跑
開，在地下忙忙的找了一把斧頭，也向這門
，做出準備拚鬥的樣子。）

（臺上異樣動靜，聽得可以聽見張大姑和她
父親急促的呼吸聲，不一會，門外起了一陣
零亂皮鞋聲，張大爺的門環響了，響得輕怕
，但張大爺和他女兒的心，却跳得更加沉重
了，他們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張大姑帶著一
副慷慨就義的神氣，預備去開門，可是被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張

大爺很快地阻止住，他用著一切事都有我
的神氣，蹣手蹣腳的走上石級，把錘子藏
在身後，一隻手摸著門，——張大姑這時也
走到門旁，把斧頭拿得緊緊的舉起來，準備
著進來一個，砍一個的樣子……
（悄悄的），……誰……誰呀……
（門外沒有人答應，但是敲門的聲音更急促
了。）
誰……誰這麼半夜三更的來叫門……（門環
響得非常急——並且有人在重重的推門——）
……（點點頭，意思是要他的女兒注意開門
後所發生的事。）……（門幾乎要叫外面的
人推開，張大爺在這個時候，迅速的把門拴
拔開，門還沒有打開，一個人便從門外跌進
來，跟著也進來另外三個穿著保安隊制服的
弟兄，張大爺父女兩個人手中的武器，還沒
有來得及運走，便看清進來的是自己人，並
且有一個好像是受了傷——這時張大爺也跟
過來，張大姑便趕忙把門拴好，窗子也推緊
了……）
（跟過來，）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揮著手。）快去——！快去燒點水來……
（張大姑趕忙的走進去，其餘的人都圍著受
了傷的小趙——！小趙自從跌進來，便輕微的
喘著，現在幾個人正圍著他檢查著打拆了的右
臂——！血已經透過了她的黑色制服——！張大

爺忙着給他倒茶，他的忙亂，他的着急——正足以表示他心裏沒有法子表現他的關切——

張

（他一面忙，一面嘴裏亂叨叨一陣。）唉！唉！這是怎麼話說的！喂！喂！兄弟們！這是怎麼話說的！

劉

（劉大個，粗魯的。）怎麼話說！還不是他媽的日本鬼子！越情他們鬼（註：聰明的意思）都躲在人家家頂上，往下亂開槍！他要驚了面，咱們不憑他媽的這玩藝，（把自己手裏拿的槍重重的一甩。）就憑他們那「幫「羅國風」呀！——老子一個人就龍捲死他十個八個的，哼！呢（自言自語的）沒多說！

趙

（小趙，好像忘了痛的樣子。）嘿！不用說你了，大個！要是真憑據，我咬也龍捲死他們十個八個的！——靠這玩藝，越情他們佔了便宜！——哎！——（痛楚的樣子。）槍進去，出來還帶開個花！——我操他奶奶奶！

王

（王長勝，比較文雅的。）老先生，您這有熱水，給我們這位兄弟（指趙），洗洗傷口行嗎？

張

（顯得一副老英雄的樣子，）有，有，我們姑娘燒着哪……（急得說不出話的樣子，）你們要什麼只管說，咱們都是……（不知用什麼字句好，）中國人……自己人……（忙

姑

着搬椅子倒茶，）快來歇着！——（指老陳，）這坐，這坐喝杯水，歇歇！——我的好弟兄們！——

（端着個盆，一壺開水，臨下還揀了一些布和棉花，肩上一邊挑着一條很乾淨的手巾，）來哪！——來哪（急忙的倒着水，倒完了，

馬快送給張大爺，）爸爸你泡壺鮮茶，茶葉在窗臺上（非常能幹的樣子，搖袖子，

一面把小趙扶得面向裏，她很細心的洗傷，

小趙做着忍痛的樣子，張大爺忙着泡茶，其餘的人，一會幫着張大姑裏傷，一會又和張

大爺談論着什麼，一會讓茶，一會又看清洗下的膿血搽頭）——得！（張大姑紮好了傷

之後，便把水端下去，走到門邊，回過頭

來！——爸爸！您這兒陪着，我去燒點粥去

，您要什麼呼喚我一聲就記得哪。

（點着頭。）好，你去吧，這兒有我。（張

四過頭來。）兄弟們，你們這歇幾天，不忙

回家，要是有什麼事，等天亮了，讓我們姑

娘給家裏送個信！

（老陳，一直坐在那裏的。）回家！——家早

就讓日本鬼子給燒了！——

（趕快的。）您剛纔沒看見東北角上那一大

片火光嗎？日本鬼子不用提多麼膽怯哪，他

們就怕那兒埋伏了什麼，一點動靜還沒有，

他們就先放了一把火。

可不是那時候我們都正在隊上，李得標

趙

跑得一身汗來告訴我，（向陳。）火是打你

們家那塊兒先起的，剛起火的時候，他可看

見陳大嫂帶着孩子們在火裏亂跑，後來又夾

着槍聲，李得標跑着跑着，連自己的老婆孩

子也跑掉了！——哎！——也不知陳大嫂會跑

到那兒去了！——

（痛楚的轉着身子）王大爺

，你這人怎麼啦，人家醫院正在不受用，你

還要說這些話，你這不是存心找別扭嗎？誰

都能像我們這樣光桿，無牽無掛的。

（來不及的掃嘴。）光桿！——可好。誰也沒有

我知道的清楚！——我們當年在東北的時候

，可是同村。人家那時候，老太爺，老太太

，哥哥，兄弟，老婆，孩子，可真是大家

家裏富裕，人又都和氣！——嘿！——我還記

得王大爺那時候還有個三歲的小孩子（用手

比着。）就這高，胖胖的，見人就叫「大爺

」，不用提多可愛哪！——可是九一八年那

年，他媽的日本鬼子那壓一年，全都完蛋了，連

我那三間草房也燒得找不出灰來哪！——好在

我還沒娶老婆，王大嫂（用眼睛看着王。）

可就……

王

（一直是陶醉在劉所說的回憶裏，聽到這，

便用槍頭重重的敲着地！——）劉大個！——你

……你再說我就揍死你（陳與張趕快攔住，

王翁發的坐下去，劉翼明其妙的高着頭皮，

趙

(跪在桌上，很醜陋的揚着手。)喂！喂！王大爺！這是怎麼說的，沉住點氣，日本鬼子給咱們攪到這份兒上，咱們也得讓他認識，你這會子乾着急，也是白費！——咱們等着——總有一天叫他認識！

陳

(好像有點瘋狂，)等着……等着……(忽然大聲的。)我不能等……我不能等……(拿起槍回門口沖過去。)我現在就要去和他算賬……

陳

「王大爺，劉大個，甚至于王長勝也趕過去扯住他，並且扶他坐在凳子上！」

(悲痛。)我祖宗給我留下來的房子……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指着小趙的衣服。)

小趙的血……(興奮地。)多少弟兄們的血……多少人的生命……多少人的財產……全完哪……(狼命地捶了一下桌子。)

全完日本鬼子給毀完了(向張，)你知道嗎？(又向劉，王，趙等，)你知道嗎？(突然站起來，向觀衆，)你們都知道嗎？(倒下來，張扶住，陳顯得是與倫後的疲倦。)

張

(同情而又關切地)哎！哎！好兄弟！不用着急，咱們好好報仇，我老張是舅老粗，可是我以為要報仇得想個法子，不能白去送死，要死也得一個拚一個，不能白饒！(向王等，)你們說走不？

對！咱們有股膀有腿，就不怕他！

趙

那我……(用力拍他傷了的右臂，)可是捨不

起來，子是用另一隻手重重的擰了桌子一下，他媽的——胳膊斷了，我還有牙(用力咬着牙，)我可以咬死他老子……

劉 我操他祖宗——個小日本——哼！(用力的向地下吐了一口痰，)

張 (向四週望了望，)我說你們幾位就在這還下，天也快亮了……(向他們身上打量着，)

我說你們幾位這個打扮可是不安當！——我這個地方又正對着大馬路，日本人最小氣，說不定到了天亮就會來亮房，那年鬧便衣隊就是這樣，只要他們一高興，半夜也許就來兩次——好兄弟們，要報仇就得活着找機會——我看你們這身衣服，跟這綠綠坎(指槍械，)權先設一設，等用得着的時候再取，好在我這個小廠子，常常也有四五個夥計來做活，(拍着陳等的肩膀。)好兄弟，聽我的。我比你們多活了幾年，我也是要當我們祖宗的好子孫，我們國家的好國民，我也不是貪生怕死的，可是我們「死」，得死得值得。你們這會要衝出去，也是死不敵衆——要是日本人來搜着你們，也是白白的送死——與其白死，還不如找個機會，最少可以一個對一個——來，來，來！——抓着陳的胳膊，我還有的是破舊衣裳，一人換上一套，(抓一抓這個，推一下那個，劉大個扶着小趙，王大爺，就像趕一羣小雞一樣的，把他們推進門去。在他進門的時候，同時叫着。)

姑

丫頭——把我衣服扯幾套干净的出來，給這幾位兄弟換上……

張

(不一會，張大爺拿着一柄大鏟子，她的女兒捧着一大堆制服，劉大個穿着一身稍稍短短的衣服，捆着四隻步槍，帶着幾分優氣的跟在後面——)

張

(向屋子的四週察看了一遍，然後走到支架木頭的後面，窗子底下，把木屑，刨花等掃開，向着姑等說，)就這兒吧！——一面說，一面做着鏟土的樣子，姑與劉大個，也蹲下來幫忙。三個人很緊張的工作着——)再挖深點——(一面做一面指揮着，直起腰來——)得——丫頭，先把槍埋下——(劉大個做着埋槍的樣子，因為木頭堆得很滿，觀衆只能看見他們的工作，而不能看見他們到底蹲在地上做什麼——)

姑

得——行了，(三個人同時用腳踏地，把土壓平的樣子，)再把刨花，木屑堆點在上面——(堆好了，看看，)成了——

張

(直起腰來，一面揮着，)哎呀——(扶着張，)爸爸，您去歇會兒吧！——(劉還蹲在地上收拾着。)

張

(拼命振作精神，擦着手，好像一個天真的孩子，要被大人逼着去休息的樣子，)不用

不用，我挺精神，順手把窗子推開，晨光從窗子裏明澈的透進來，「喇！(打了一個呵欠，)天已經亮了——(從窗口向外張望，)又打一個呵欠，)啊——天氣挺好——可是不知外面已經成了一個什麼世界了——(向姑)粥熬好了嗎？」

姑 早就熬好了——在火上煮着哩？
張 去切點蔥菜，咱們該吃點東西啦——
姑 咱們都到裏面吃吧——省得搬來搬去，怪麻煩的——

張 (慈愛的罵着，)這丫頭，越來越懶了——好好(拉了劉一把，)咱們就都上廚房裏吃去吧——(張大姑先走了進去，張大爺和劉大爺分別把茶壺，茶碗拿了進去。)

「台上又沉寂了，不一會，有着一陣急促的叫門聲。聲音非常粗野，噪雜。並且還夾着一些不入耳的話，張氏父女慌忙的跑出來，劉大爺等一羣人，手裏端着飯碗，都擠在右邊的門邊看。」

張 (揮着手，)你們都進去，好好的吃飯，這兒有我——(衆人陸續退出。)

「沉住氣！沒什麼大不了的事——(預備開門。)

姑 知道……：(很担心的樣子退下去。)

張 誰呀——！
外聲 混蛋——！你管老子們是誰，快開門。

張 (門栓剛拔掉，三個日本憲兵。)喂——！喂——(預備攔住他走進來的樣子。)

日憲兵甲 (以後簡稱甲。)

我……：我是開木廠子的……

甲 (從地上檢起一塊木頭堵着。)

甲 (會意的。向張。)

甲 (同時)啊：(並向裏指一指。)

甲 (裏面沒有什麼——就有幾個做工的夥計……：(一齊擠進去。)

「接着便聽見一陣翻箱倒櫃的聲音，嘈雜聲，更兼張大爺在幕內說：「這裏沒什麼，就只幾件家常換洗的衣裳……那箱子裏也沒什麼，這櫃子裏更沒有什麼……一陣裏響之後，響着便是一陣狂笑……停了一會……」

甲 (在幕內。)

丙乙 (在幕內)好——好——！

「又一陣亂響，甲，乙，丙三個日兵，每人身上披了二兩件皮衣，或棉衣之類的衣服走出來，乙手裏提着兩隻雞，甲手裏提了幾塊銀錢，幾隻金戒指，銀兩，甲手裏提了幾個類的手帕，另一個一而面數着票子，踉踉地走出來，一路狂笑地搶出去。過了一會，張大爺帶着忿恨的臉色走出來，劉玉等也跟了出來，現在他們都換上工人的衣服，張大姑一路哭出來——陳走上前去把大門關上，幾個人面面相覷，默然地站在那裏——」

張 (用力捶了一下桌子。)

張 (巨大的聲音哭起來。)

張 (咕咽着說，)那……那兩副鴿……鴿子……還是我媽給我……給我……留下的……

張 (忿忿的。)

張 (咕咽着說，)那……那兩副鴿……鴿子……還是我媽給我……給我……留下的……

張 (忿忿的。)

張 (趕快接上，好像想起什麼似地。)

兄弟們，我想你們還是早點離開這個地方好，說不定等會也許日本鬼子還要來……這一次他們不過是來搶東西，等東西搶完了，說不定就得搶命。我看你們還是趕快想法子走嗎？……（張王姑已漸漸停止她的悲痛。）

那我們要是走了，想同大姑娘也得走，呆在這兒，總也不是事。

哎！我活不這麼大機靈，也活潑了，我出去給也未必打得到……（看姑，點點頭。）

呢！你們幾位是有心的話，把我們姑娘給帶出去……將來給她好好找個人家，我的心願就了啦！

姑 不！不！爸爸！您非到那，我跟您到那！

您不走，我也小走……爸爸……（跪在張的面前，張慈愛的撫弄她。）我死也不能跟您分開了……

（幾乎是同時的）老先生，您不走，我們也都不走啦

張 趙陳王劉

（正色的。）笑話！我的姑娘她不要我離開我，是聽一點孝心！至于我，已經老啦！

！就是我們才那麼忍氣吞聲，也是怕怕連累你們。日本人來了，我一個對一個，也是值得的。可是你們的情形就不同哪，你們年青，一個人員能死一次。所以你們死，要死得有價值，你們不要以個人的情節，忽略了國家。（扶姑站起來。）丁酉！起來！上我床

睡

頭，枕頭底下，有一個小紙包，你給拿來

空氣，凝成一片傷感。姑手持小包，匆忙的走過來，遞給張。）這是三張義租界的通行證。（一面說一面打開了，拿出三張黃色的

小紙張，遞給王。）你們往水關大街那兒過去，有一座小鐵橋，是可以通義租界的，在橋的兩邊，就有護國兵守着，那兒有咱們自己崗，你向他們一提老張我，他們看見

們，就會幫你們的忙。（看着他們。）可是這兒只有三張通行證，只能有三個人先走！

你們先走，我慢慢來！

你們先走，我慢慢來！

這沒有什麼客氣，像我這當兵已經七八年了，我的身體已比你們好，也有勁。（捏起拳頭。）

（應應道對拳頭，要是日本鬼子不來吧，要是來了，我比你們誰也能多打死他們一個半個的！）（豪爽的。）沒什麼客氣，你們先走吧！

好了，好了，你們不用多說說時談哪。這也不是什麼應當客氣的事。（向姑。）

！你們傢伙預備出來，（姑把現成的木作用具，拿出兩份來遞給張，王，看看受了傷的小趙，便從地上拾起一把鐵子遞給他。）

：要是路上碰見人，他們問你是幹什麼的，你們就說到義國府收拾房子的。

我們……（顯得異常感激的樣子。）

睡

張 （趕快攔住他，）咱們自己人，沒什麼說的，快走吧！（趙王陳都顯得依戀的樣子，張

反而豪爽的笑了。）嘿！咱們後會有期，快走吧，兄弟們，這又不止大姑娘出門啊！

！（玩笑的。）還是出去打日本呀！

對！不用說說時談了，遲早也是得離開這——（會意的。）影計們，趁早點離開，越

回來的早，（王，陳，趙顯得無可奈何的拖着脚往前走，張先跑過去開了門，三個人經過張的時辰，都深深的看了他一眼，王在最後出去，）

（不忍的。）老先生！咱們再見哪。

（拍着他的肩。）好兄弟！出去好好幹，咱們不用說再見！咱們得笑嘻嘻的說明兒見！

（做出極勉強的笑容。）咱們明兒見，老先生，大姑娘——老劉。

劉 得了吧！咱們來會兒就見！

劉！咱們來會兒就見！（王，陳，趙等消失在這種勉強的歡笑中，張等站在門邊，向遠處揮着手，漸漸舉起脚來，然後大家都輕輕的吁了一口氣，走下來，劉關了門。）

：……（沉思一會。）我說老劉，等吃過飯，我帶着你走走試試！——要是真出了什麼事，你也不用顧我們，我們頭也是個死理

明義的人們。她是絕不肯走的，剛纔我已經

睡

說過，你們的生命，是非常寶貴的，不能這
麼隨隨便便的扔掉。要是真有什麼事，來不
及退法子的話，我們的後院，通著隔壁一家
醫院，你儘管跳過去，從那裏那院裏的後門
，就可以到通義國租界的橋邊，要是有人問
你，你就說起水閣大街，張家木廠裏來送信的
，也許他就會讓你過去……

劉 呢！個賊，我在這等着，聽清來了，我還
不能一個換一個嗎？

張 不！好兄弟！你聽我的，咱們要有一口排十
個的機會——爲什麼非挑一件賠本的買賣做
不可呢！

姑 劉大爺！您就聽我爸爸的吧！想出去了，要
非我同我爸爸有個好歹，您不但能替國，雪
恥，不是更能給我同爸爸報仇嗎？

張 對呀！那豈不比你在這兒，無聲無臭的死了
強嗎？

劉 咳！咳！大清早的，您這麼喪氣，那就能死
啦！——我當了這麼多年的兵，餉子裏來回來
去的跑，皮也沒破破一點呀！

張 （看着窗戶裏對進來將近正午的陽光。）了
頭——天也不早哪！隨便弄什麼來吃吃吧
——（姑答應着下去。）

劉 真格的，我早上吃了四大碗粥，還會怎麼又
有點餓了！

張 可不是——年青的人就要能吃，我像你這麼
個年紀的時候，不用說……（爲一練敵鬥聲

打斷。）

劉 （站起來。）真他媽的——這又是誰呀？
（搶過去。）讓讓來——（走了幾步又回頭
向劉。）記住——好兄弟，不用忘了我同我
們姑娘託付您的話。（劉點頭。）

張 （打門的聲音並不急促，可是當張把門開開
的時候，門口站了兩個人，第一個便是那
天生不學好的嚴老四，再就是日憲兵隊隊長
福內，還有其他四個日本憲兵。嚴老四油腔
滑調的第一個擺進來，並且學着一口不正氣
的腔調——）

嚴 （嚴老四。）呀……張大爺……您好。（對
福內又做着各種卑恭的樣子。）這是我們皇
軍的福內大隊長……

福 （福內，不耐煩的。）少說些話——問他們
這裏有沒有藏着便衣隊？（其餘的憲兵都到
處亂翻着。）

嚴 是——是——（又神氣起來），你們這裏藏
着便衣隊了沒有，

張 （忍耐的。）我們這兒藏沒藏便衣隊，您爺
爺還不知道……這一帶誰不知道我老張是
開木廠的——

嚴 喂！老張——今日的嚴老四可不是好惹
啦——你說話小心點……

張 呀……

福 （兇得很，）快點；混賬東西（這幾個子差
撐着舌頭說出來的。）

嚴 是！是！是，（忽然看劉，）他是什麼人！
他是我昨天催來的幫工，因爲這幾天義國府
要趕點活計，所以我請他來幫個忙，

福 （等得不耐煩的樣子，用馬鞭在嚴的背上抽
了一下，）沒有用的東西——來——（向所
帶來的幾個憲兵，）進去給我搜——（接着便一
脚踏在凳上，伸手摸香煙，嚴又卑恭的趕上
去點火，煙之，在嚴老四的一舉一動上，永
遠充滿了卑鄙。）

張 （氣呼呼的坐在木架上，向劉，）還有幾件
打了補釘的破衣裳，讓她們拿吧……（這時
候，福內在滿屋裏裏，嚴老四緊緊的跟着
，福內看看這裏，摸摸那裏，走到木窗前，
正預備把窗子開得更大一點的時候，很快的
便發覺腳底下的土是鬆的，）

福 （馬上蹲下去，把木屑與刨花等用手掃開，
同時張劉兩人也準備把他打死，可是大家的
動作都很快，福內已經拿着手鎗站起來，大
聲的）快說，那裏面有什麼東西？
……（好像沒有聽見的樣子，）

劉 嚴老四已經非常發勁的拿了一把鎗子挖。
這時日兵已把頭子沾了許多紛紛的張大姑推
了出來，她一面走，一面嚷。
哎……這着幹嗎呀……你們用不着這
麼推推拉拉的，我自己會來，（看見張，劉
的情形，轉過頭去，）啊！爸爸！（但爲日

兵的刺刀所阻。)

(恩懷的向日兵。)去，去看看那埋的是什麼東西。(兩日兵緊跟挖，結果，給同便衣裝的衣服，都挖出來了。)...這是什麼！說：(向張，劉指指那些東西)...

快說.....

(也好像慢騰騰似的。)快說...你這個老不死的東西.....

(拿起一件衣服，向張)這些人都在什麼地方.....(張仍不做聲，帳內的獸性不能忍耐)

編後

了，他重重的在這這老厚的臉上，打了一下。張也不能忍，乘着他還沒衣服給另一個兵士的時候，便猛的撲過去，順手拾起地上的大斧子亂砍。劉乘著這個時候，把張老四的槍奪了一支，也亂放起來，他一面放一面乘亂退出去。這時候台上已亂成一片。雖然帳內的槍已讓張大爺打傷了，而張大爺身上，已經擊中不少子彈。終于不能支持的倒下去，但在他將倒下去的時候，一口裏大叫「中華民國萬歲」。張大爺直是被張老四看住的，這時也不顧一切的跑過去，跪在張的屍身傍邊叫着「爸爸，爸爸」。可是其餘的

人，尤其是張老四，趕快過去為他裹傷。張大爺起人不注意的時候，便很快的拿起靠左側木板上的步槍，亂放一陣，第一個被擊中的，是張老四，其次是帳內，再次是甲乙日兵，其餘的兩個也都傷了，他的子彈已完，身上也中了好幾槍，但是正張支持著她，所以她還有力量拾起斧頭來亂砍，結果兩個日本傷兵的槍，抵不過他的斧頭。她看著這些敵人，都翻着地，死了之後，再看着斧頭上的血，手上的血，自己的，和敵人的。她吼着「中華民國萬歲」而死去！——幕落！——

編者

本期恰恰趕上了抗戰三週年紀念，為對前方英勇抗戰的將士表示敬意，特別搜集了幾篇有關抗戰以來各項工作的文章，作為七七專號，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有一部份特約稿沒有趕到，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自戴先生前「七七三週年紀念論文藝工作者」，可以說反對戰時文藝工作的總檢討，更指示了我們將來的工作方針。還要請做更多的寫稿來。張木匠早已由王右家女士從昆明寄來。因為要留他在七七紀念專號裏發表，所以遲到今天才和讀者見面。這是要請王女士和讀者原諒的。上一期曾刊登了老向先生被炸傷的消息。可是他在病院裏，還為本刊寫好了黃燮子的前部，我們謹以至誠，祝老向先生早日復原，那麼續稿也可以早日和讀者見面。

戴木匠先生的譯文，說明了歐洲人在戰時生活之困苦，反映出我們抗戰三年來實力的雄厚，同時也深深地給我們一個警覺：就是我們應當怎樣地堅苦奮鬥來爭取最後的勝利。

最近幾個月裏香港形勢的複雜，讀者當能料想得到的。尤其是汪派漢奸和許多的愛國同胞不斷地和敵人來搏鬥。文戰「的情形報導出來。我們可以相信抗戰是不分地域的，在國外現在和許多的愛國同胞不斷地和敵人來搏鬥。

最後，我們要請求讀者諒解的：是這一個月內雖經抄到了許多要譯本刊的來稿，關於本刊的編輯，選材，印刷，校對方面，給予了很多而且寶貴的建議，就像有人來信問五期封面的為什麼忽然那麼麼壞？的確，這個封面跟紙半歲的「黃河」實在還沒有完全。還有待諸位愛與本刊的讀者和我們自身努力撫育，但是在另一方面，本刊最近決定，各種刊物的出刊封面跟出一色。還有「黃河」距我們的理想相去尚遠，為甚麼不能馬上改善過來，這裏面有它的原因和困難，我們之所以不忍放棄這塊國地，正因為要讀法克版這些困難。

再次，關於編費，本刊的規定是，黃河出版以後，由本部整額發給，每期不得超過三百元，雖然我們採取最優待的條件和最快的方法審閱，但是對於作者，尤其其遠道的作者，畢竟條件作，錯字很多，有幾位作者的姓名也錯了。從第六期起多請專人校對外，特別在這裏向作者和讀者道歉。

新黃河之東 (續完)

葛佩琦

五「皇軍」洋馬換紅芋(白薯)

以老黃河大堤——一百年前的黃河故道——爲根據地而活動於豫魯邊區的魯西××路游擊隊，早已成爲敵人心腹之患，「皇軍」總想施以「磨擦」，但總不得方便的機會。

「劉××司令移駐大堤以南了。大概又要到鐵路上去捉老「日」。」幾日來已經傳到駐居城內的「皇軍」了。

一天，在晨元熹微，秋風颯颯中，傳來了很清晰的砲聲。據偵探報告，知道昨天敵人由商邱——敵人軍事據點——和附近各縣，抽調大批騎兵，集中到距此十八里的縣城。今晨以重砲掩護，向我進犯，現在已經和前哨接觸了。

砲聲響的更利害，敵騎都下了馬。在三里地外作了兩次激烈的搏鬥之後，敵軍攻到了司令部所在的李新集——在廣城北十八里——。在寨牆外加重了火力，足足的轟擊了有兩小時，寨內並未遭擊，敵軍帶着膠利似的膠彈面目進了寨，沒有發現一兵一卒，就是老百姓也都走得一空。敵人在自以爲勝利的情形下，用他們一貫的殘暴手段，焚燒，搶掠……

在火光燭天，寇寇洋洋得意的當兒，李新集

的附近起了密集的槍聲。經過各個健兒幾次的衝殺，殘敵正想退到馬匹所在地，騎馬實逃，誰知七八百匹洋馬，早已在我××中隊的俘虜下，死的死，跑的跑。當這當兒，伏兵四起，又予以最後的殲滅。頂頂大名的小林「太君」也在這時作了刀下鬼。

在當天晚上，有許多老百姓，牽着洋馬來慰勞劉司令部。

爲整飭「皇軍」的威嚴，第二天敵寇由徐州，濟寧調集了大批汽車和坦克車，三路進攻李新集，和一掃蕩附近地帶。但昨天殺敵的壯士，今天已經解甲歸田了，使倭寇消耗了不少的汽油，始終沒找到一個對象。結果，將黃河灘上老百姓所栽的紅芋(白薯)挖了很多去，用汽車載走，這算是「皇軍」失掉幾百匹洋馬所得的代價。

六、敵寇的鬼陰謀

敵寇爲夢想其「以華制華」政策的實現，已經將過去的以焚殺掠劫對付游擊民衆的手段，改作假仁假義的懷柔手段了。用盡方法想藉因念恨敵寇而走出外方的民衆迴鄉。印有極美風的「同心票」，上邊寫着：「持有本證之同心者，可自由通行於駐有日軍之新政府地域，歸鄉謀求職

業。」但究竟能否自由，能否謀求到職業，那只有天曉得。

同時，敵人實行其「以證養戰」的安想，爲粉飾游擊區社會秩序的一空完——已經將初期利用「皮流保和」「白面」鬼在各地成立的維持會，逐次改成了換湯不換藥的偽區公署、偽縣公署的偽縣公署，大半仍是當初的維持會長調充，究竟他們能夠爲他們的主子挖多少地，就可想而知了。

最近敵寇在豫東有左列的鬼計陰謀：

- 1 徵調青年及壯丁——敵寇爲造就新的漢奸幹部，爲的加強偽軍的組織，最近在各縣組織成立「青年訓練所」，強迫各保甲選送青年入所受訓練，此外，按保保三人，徵集壯丁，編練偽團隊。
- 2 搜集民間武裝——敵寇豫東段附近的各偽縣署和偽區署奉到敵寇的唆使，開始登記民有武裝，如期繳交者，予以少數代價，逾期不繳者，以私藏軍火、圖謀不軌、或通「匪」論罪。
- 3 推行偽幣收買糧食——敵寇爲補救他們的先天不足，爲吸取我們的物資，自二十九年開始，增印了大批的偽幣，利用奸商到處收買糧食，到五月爲止，汜東的糧價已較年前增加三倍，原來一圓法幣可買十二斤的「白麵」，現在只能買到四斤左右。

4. 擬修黃泥東堤——黃泥由中牟東南，一瀉千里，寬自數十里至百數十里，水位漲落無定，構成我之天然堡壘，造成敵寇的泥沼，早為敵所疾首。最近敵令各級偽組織籌措巨款，準備在黃泥東，由朱仙鎮起至淮陽東南止，修築土堤一道，企圖封鎖我汜東游擊部隊的接濟路線。

5. 普逼「愛護村」的組織！因我游擊隊的不斷襲擊和破壞，敵在鐵路附近，將五里地以內的村莊都組成「愛護村」，強迫村民負看守鐵路之責任，該段鐵路倘被破壞，那麼附近的村民就算倒霉，敵寇會燒盡所有村莊，殺盡所有的居民。最近，敵人更準備將這種無理性的組織，普遍到各大村鎮，希圖藉以作我游擊隊活動的阻礙。

這些，是敵人要進行，或已經在進行着的幾件顯著的事，不管他的「收穫」如何？我們應該加強我們的工作，及早予以迎頭粉碎他們的。

七、動員了嗎

在徐州退守以後，蘇、魯、豫、皖邊區會燃起了無數的民族英雄，先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予以組織的，數近十萬。他們在抗戰上，都表現了很好的成績，這不能不說動員工作的成功。但就蘇、魯、豫、皖邊區的實際情形來說，似乎還差的太遠。

在武器方面，因為每次的內戰，這一帶都佔着戰場的重要一角，徐州退守時，大批武裝，散失在這裏，所以這一帶武裝的豐富，真出人意外。

，略微有點工作基礎，要動員幾千支槍，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因此，在這一帶，除去大部武裝參加了游擊隊，還有萬餘支槍的力量流落到漢奸手裏，構成了現在豫東的偽和平救國軍第一軍的全部。雖然有這樣多的武裝已經集中了，但比較其間實在的數目，仍佔不了半數。所以，當地負責的官吏，對民運工作一點沒注意到，動員工作做的太差，使這樣大批武裝置於無用之地，誠屬抗戰的損失。不僅如此，現在敵人正在設法進行登記和收繳，設若當真流到敵人手裏，則更不可補惜的事！

在人員方面，這帶的民衆是性情強悍，作事剛毅，他們平時為人，就有一種可殺不可辱的風度，他們看到敵人的焚燒殺戮的各種殘酷獸行，早已怒髮衝冠，所以在這地帶常有日寇被暗殺的事情發生，使少數敵兵，不敢外出為惡。這樣大批的優秀份子，同樣的是沒人注意到組織工作，任其散漫。甚至為敵所利用。另外，有數萬的中學生和小學生，因為深處敵區，個人無法外出，終日也在敵人的凌辱下，呻吟，苦悶；沒有人去過問，這都是很嚴重的問題。青年為國家命脈，是難也不否認的，但在這長期抗戰，艱難需要人的時候，竟會有那樣大批青年留在敵區沒人管，沒人問，真太可惜了！我們希望熱心救亡的青年同志，不必退留在天後方，應該大量的到淪陷區，因為那裏有最直捷的抗敵工作，需要人去作，同時政府對這地區的動員工作也應該特別注意。

和調整才好。

八、文化「靜」態

文化工作，在抗戰中是佔了多麼重要的地位，是誰都曉得的，但在新黃河東的那樣大片的沃野，屬於文化工作，除去一二特殊角落之外，大部都在停頓狀態中，也可以說根本就沒有。不要說當地耕耘無人，就是販賣文化的也少有，說來可憐，就尤作精神糧食的報紙雜誌來說，在當地出版的，除有的部除出一張油印的三日刊或週刊之類，再也沒有別的可看，其內容的空虛，材料的不够，當然也是意中事。從後方訂購的話，訂洛陽報紙也須半月或二十天方能寄到，待看到時，新聞已變作舊聞，雜誌就只能從西安和重慶訂購，多。日期能寄到，可想而知。不管早晚，只要能寄到，這還算普通，有的地區需要經過敵人檢查方能寄到，那就根本不用想了。我可以舉個實例，我個人的工作地區不算偏僻，我訂有三份報紙三份雜誌，但關於荷蘭，比利時，丹麥等國的亡國，是看到敵人的報紙才曉得的，你說可憐不可憐？至於其他，文化工作的情況更不必說了。所以我標為「文化靜態」。

很希望服務文化界的一些同志們，注意到那大地無一耕耘的荒原。

九、敵寇手中的北平教育

學校林立，學子雲集的北平，當年不僅是中國

國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有名的文化都市之一。有多少世界上的學者出入其中，有多少文化界的巨子都在那裏長成，自誇入歐爭，實與量都改變了。北大的紅樓，清華園的大廈，北海的國立圖書館，……都已經憔悴淒涼的不堪言狀了！

歐戰將北大，平大，清華，交通四校合併成爲國立北京大學，內分醫，農，理，工四學院，教授大半是日籍漢人，二十七年九月開始上課，醫，農，工在平大各院舊址，理學院在北大二院（原來北大理學院），此中并未設文，法學院，可見倭寇「領導」教育居心的一班。師大與平大女院合併後，分設爲國立北京師範學院，和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學院，於二十七年四月開學，教授亦多係日籍漢人。此外，偽設有偽體專，偽藝專，外國語（專教日文日語）及師資講習四專科學校。私立院設之存在者有燕京，輔仁，中國學院，這六在敵寇手中的北平所存留的專科以上學校的全部。至於公私立中小學，實與量方面當然都有了相當的變更。

偽教育方針十條，是：（1）嚴行取締國民政府之黨化排日教育，（2）中小學之學制及其年限暫時依照舊制，中學三三，小學四二，（3）實踐誠能教育與實施衛生教育，（4）在原則上，凡國中等以上學校，禁止男女同學，（5）實施女子品行教育，（6）獎勵體育，（7）設立學校少年團，及其訓練與實施，（8）採用新教科書，（9）爲中小學校員再行訓練計，須

設立講習會，（10）指導監督外人設立之學校。日文日語爲各級學校各學年之必修課，每週時間是：小學二小時，初中三小時，高中三小時，師範二小時，專科及大學各學年，每週四小時。這是「建設東亞新秩序」口號下的一中日文「結合」的真實面目！

十回北平的一點印象！

朋友來信

「一口口兄：弟月前已由平返康，平市情形，據專文報告，惟所得印象，可以一恐怖，一恐慌，一絕望之。一般市民生活，飢荒異常，麵粉每袋實價二十五元，但有行無貨。一切日用必需品，均較戰前高六七倍不等；房價平均六七元一間，衣食住統受嚴爲限制；無論購任何物品，皆須取購買證，如買麵，必須須拿住戶口證，換取麵票，買時仍須站隊，守次序，稍一擁擠，即遭污辱；居民每天如此生活，可謂苦極。天津因此曾發生兩次搶米風潮：豐台也發生一次搶米風潮，社會生活恐慌，可見一斑。敵在北平最高機關爲興亞院華北聯絡部（岡本少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多田縣），日本陸軍特務機關（吉田），日本憲兵隊（這共劍子手機關）。以上四機關，對於北平住民，可任意搜索，逮捕，槍殺，……尤其日本憲兵隊，對於稍涉「反動」嫌疑的人，只要有「密告」，就按地址前往逮捕，

經常都在夜間：到「裏面」，對於人犯搜捕非刑拷打，其殘暴令人不寒而慄。敵在北平狼狽爲奸，拚命舞弊，前華北聯絡部的喜多中將，與王克敏兩人包販熱河烟土，和囤積糧食，操縱物價，竟然賺了七八十萬元，據聞喜多之所以被撤，其主因即此。敵特機關在確數：在西南兩苑兩處，不過五六十架之譜，每天總有一二十架在天空盤旋，亦裏也一樣；至於步隊約兩千餘名，均駐城內日本使館，及駐屯軍司令部。敵人在此內紀律之壞，被過去明宗昌部隊尤有過之，狂飲大醉，亂找「花姑娘」，姦竊鴉片，買東西不給錢，簡直弄的「塌糊塗」，至於淫奸，如王克敏，余晉蘇這些東西，都是每天戰戰兢兢的做偽官，出門起碼要請三輛中車保護，也時常，至於被打，正月間，北平偽商會會長都泉春的女人，被刺七槍，當場斃命。總之，敵低把北平弄的完全是窮困狀態，把老百姓壓迫的入地無門，上天無路，今日北平，斷斷不是我們讀書時候的北平了！住民一切自由都被剝奪了，甚至年節貼對聯，也要貼敵人特製印好的「建設東亞新秩序」一類狗屁不通的東西。由此，你可以想到亡國奴的滋味！弟在家住二十天，等於坐一年牢獄，這就是北平的一點印象。」

這是「皇軍」統治下，所謂「安居樂業」景象的一班！



在砲火中生活着的歐洲人

HERBARD JOSTAL
柏 奇 譯

美國現代史料 三月號，一九四〇

人類便其本身及生活習慣，適合於最奇酷最奇特的條件的那種靈覺性，從沒有像現在的倫敦，巴黎及柏林的居民們表現得那麼明確。這些地方的居民，當他們遭遇着由於戰爭所發生的新情況的時候，他們能使他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去習慣於實際影響他們的種種變化。

(一)

首先受到戰爭影響的是「吃的問題」：幾乎在戰爭一開始的時候，食物限制券就發行了。德國在戰前就實行了糧食的限制，現在則將口糧縮減到了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麵包，麵粉，肉，脂肪，菓子醬，醋，一般糧食，製造品，家具，以及牛奶等，都要憑券換取，連小孩保姆和孕婦也不能例外，雖說他們在糧食庫前站着一般人前頭的優待。

為了適應食糧限制制的種種困難，狡猾的家庭主婦們想出了一種現在很流行的交換制度。當指定領取食物的倉庫缺乏某種必需品的時候，她會跑到另外一處和她的朋友打交涉，在那裏，她可以得到她所需要的東西。偽造的食糧限制券，現在到處都可發現。

就是動物也受到了戰爭的影響，所有的馬，牛，豬以及家禽等，必須有券始能到食槽去喂。動物園裏的動物也感到了食物限制的痛苦。喂象的核殼和雙殼的稿子同樣的被禁用了。獵人們被動員去獵取小的野味，以便增加食糧的供給。

戰爭開始的時候，英國的食物券僅用之於牛油，鹹肉，肉，糖，但進一步的限制卻可以預料得到的。糧食券的交換，成了普遍的現象。某報紙上曾經載過這樣一個廣告：「奉正教的猶太人，愛吃甜東西，希望介紹交易，用鹹肉交換糖」。由於肉食的被限制，給了一英國漁具商人以一種

吸引顧客的理想。他在他的店門前寫着：「肉食被限制了——趕快從事漁業吧」。因為飼養動物的大麥之缺乏，對於釀酒業的原料之供給勢必縮減，這就是說，英國的啤酒的供給將大起恐慌。在法國，食物限制尚未正式施行，但實際上，就是想喝一杯咖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並且星期一和星期五照例是沒有肉吃的了。

每一個法國人都有一張像聯券形式的購置衣服的正常券，券額共計一百分。一件雨衣須用五十分才能換得，一套寬大的襪衣要二十分，五條手帕要十分，一件毛衣要四十分，一件女上衣要十五分。但是，即使有了這樣一張券，要購置衣服，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在聯券的背面，領衣服購置券的人，必須在聯券的後面註明他們已經有的衣服。政府的辦事員們還要分別到他們家裏去查，看他們所填的是否屬實。如果現有的衣服還相當的好，並不需要更換，那麼，這張聯券就不發。在縫製新衣時，原來的舊衣必須盡可能的利用。為了節省布料，男人褲子上的後口袋只准作一個，以代替舊慣上的兩個後口袋。

對於死了人的家庭，服裝的限制是被鬆弛了：只要繳驗死亡證明書，喪服就可以領到，這樣一來，流弊又發生了。許多人從朋友那裏借來死亡證明書，將領來的黑色衣料大地的積存起來。在月前，為了防止流弊，當正當數量的衣服被取走時，衣料商必須在死亡證明書上蓋印證明。

在英國，對於服裝式樣的限制也正在進行，女人們買褲子的時候，大廠以前有六百種顏色可以隨意選擇，現在則只允許在十種顏色之內挑選了。為了適應戰爭，短裙也被禁止使用了，因為它須要消耗很多很多的羊毛，而且對於氧氣的抵抗能力又比那裏的小。

此種對於食糧與服飾的限制尚能得馴服地被接受，但對於個人清潔的

妨礙，則引起了廣泛的怨言。爲了節省煤的消耗，德國曾下令給所有的房屋主，要他們限制對於租屋者的熱水供給。只限於星期五和星期六兩天。因此，使沐浴的次數大爲減少了。當德國的家庭主婦們爲了肥的缺乏而表示煩惱的時候，納粹黨報即刊發復長的論文來討論，如何節省肥。供給問題。在許多提議中，有主張將廚房裏用的洗滌盆中放些肥皂泡，以便家庭洗滌之用的；有主張將不能用的肥皂碎片裝入一個布袋內，而用此布袋洗滌的；有的主張吃飯時不用桌布，以節省爲了洗滌桌布的油膩所消耗的肥皂，有的主張用煮沸過的常春藤葉的水來代替，因此，爲了節省肥皂，就是一般貴婦人也被迫去實行「日光浴」了。

由於使用汽油的被限制和汽車特許證的難領，家庭的自用汽車已經被禁閉在汽車棚裏了。在德國，除了特許的事業外，沒有汽車的人，幸而獲得了特許證，也必須先得到交通管理者的批准，有汽車的人，幸而爲了保存汽油，德國的許多公路都阻絕交通了。

在英國，你可以在許多汽車的頂上看到一個大汽囊，汽囊裏面裝的是煤氣，相當於半加侖汽油的價值。爲了解決燃料的供給問題，煤氣煤氣發動機就被用於拖曳車及客車上去了。

(二)

大批的人，尤其是小孩，從都市遷移到了鄉間，因此，一般市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變化。生於都市的孩子以及他們的母親，只得住在鄉下農民及地主的家裏，城市主婦和鄉下房東之間的階級；鄉下水供給和衛生設備的一無所有；都市人民和他們的房東的階級及社會基礎的顯然的不同，這都是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

與市民從危險區域的遷出同時進行的，是倫敦巴黎等地的各種機關之向近郊安全地區的疏散。重要的文件大都搬移到城外的分所去了。各機關從城市向鄉下的遷移也如此的普遍，英國甚至宣佈放一整天的假，以適應

這種變化。戰爭，他不僅使工作條件大爲改變，並且使工作時間和工資也發生了變化。法國的工作時間增加如每週六十小時，增加工作時間所應付的工資，有一部分是用以救濟前線將士的家庭的，在德國，工資是減少了，但工作時間則增加了很多，假期也廢除了，額外工作時間的支薪也停止了。

宗教及家庭生活也感到了戰爭的威脅。由於很多僧侶的被動員，法國的教堂大都被迫而關閉。德國教堂的職員們已接受政府的通知，每個禮拜堂所能允許參加做禮拜的人數，絕對不能超過該禮拜堂的防空洞所能容納的人數。夜間的禮拜也被禁止了，因爲他們發覺教堂的喧聲常常會擾亂防空司令部的警報。因此，在全德國，凡是設有高射炮陣地的區域，教堂的鐘每次只准鳴三分鐘的時間。星期日，也只准在主要的一次禮拜中，才可以鳴鐘一次。

在法國，結婚典禮已很簡單。在教堂中三次亂問有無反對之結婚預告的兩禮拜的揭示，現在已不復要求了，所有的繁文縟節已一概免除。男子在服役的時期可以缺席結婚。在德國，對於士兵的代理結婚制也被許可了。同時，結婚戒指已不是金質的了，而是銅質的代替品。理想的德國母親，在德國的一種特別法令上已有規定，就是要求她們在生孩子的時候也住在軍裏，不要到醫院和診斷所去，因爲醫院裏的病床，必須爲負傷的武裝同志保留着。法國向英國的旅館，對於軍人和他們的戰時新娘有特別的待遇。

參戰國家的市民，對於城市的實施燈火管制所引起的不安和危險，已經在巧妙的應付上表現了很大的天才。這些危險的真實性，在英國所發表的公報上表明得很清楚，公報稱：在戰爭開始後的四個月當中，由於燈火管制的實施，發生了很多嚴重而慘案，僅就公路而言，四個月當中，由於燈火管制而死亡的人數已達二千四百三十三人。在同一時期，英國除海空人員因參戰而死亡的則不過二千五百一十一人。情況是如此的嚴重了，怎樣去減少燈火管制所發生的毛病，目前正在被人們嚴密的考慮着，據說在倫敦

，有一種新的燈火制度已被想出來，它既可以增加行人的光亮，又可以避免空襲。在柏林，由於燈火的管制，汽車和電車常常出事，因此，有些公路都縮短交通了，還有一部分則插上了縮短時間的牌示。

由於暗藏在黑暗大街上的那些對於生命和身體的威脅，一切裝飾的形式都得適宜於燈火管制的原則，汽車裏面所用的紅色尾燈罩上了一條白布，人們的頭上也得圍一條白巾，晚服上的白袖口，延長了很多，晚服用的黑帶也改成了白的了，手套是白的，腰帶也是白的；圓頂高帽上綴着藍色的閃光鏡，頭上頂着發光的白色油布和漆皮所作的襯衫虛襯，手鐲，腳鐲和襪帶上，都裝上了叮噠作響的小鈴。

柏林的燈火管制使鈕扣的製造者大發其財，他們在鈕扣上裝置一種有放射性的物質，使其能在黑暗中發光，鑲石的鈕扣和胸飾，刻正被一般晚上出行人們所普遍的使用着，以便在黑暗的情況下發出閃光使人注意。一個有發明天才的德國人，發明了一種發光的小物件，裝在黑暗的門口，以燭照門上的鑰孔，站在沒有燈火的馬路上的職業警察，他們的外衣，帽子和手套都裝上了磷質，以便能在黑暗中發光。

當鐵路客車的車窗裝上了金屬窗簾，不讓一絲燈光給敵機發現的時候，為居住偏僻郊外的人們所特製的綠燈泡也沒有必要了。現在，當工作完畢後回家的人們，還能在車頭裏讀一次報紙，然而，關於如何避免燈光透出門下，甚至於在開門的極短時間也不讓燈光透出的種種提示，英國報紙上仍然在繼續的登載。

刑法條款並沒有因為要使燈火管制方面而減緩。事實上，德國正感受着由於燈火管制所發生的犯罪行為的威脅。在英國和法國，如果在燈火管制時候犯了罪，必須受嚴重的處罰。

以對於服飾的樣式感覺極靈敏而著名的巴黎市，女人們的服裝現在已與戰爭的主題相適合了。發真珠光的花或暗藏有極小電泡在被面的人造花，現在成了流行的晚服上的裝飾，時髦的手杖上也裝有電燈；上等的錢包裏備有極方便的日袋和隔格，以便盛巧克力糖，小熱水瓶，和其他戰時的

日用品。可以防禦毒氣的橡皮做的防空衣和雨衣，成了另外一種戰時的式樣。

倫敦的「五月城市」(MAY FAIR)上，流行着一種以軍用語命名的服飾，最普遍的有所謂「茶房兵」外衣。戰爭對於頭髮式樣的要求之急迫，使新式補充軍的頭式也大改其樣，以應於戰上制服。就是胭脂，花粉，口紅，以及蔻丹等也點綴上了一种暗淡的光亮。怎樣使口唇在黑暗中也能保持紅潤，這問題在巴黎已經被解決了，他們發明了一种發光的胭脂，能够在任何光線下保持其原來的色彩。

一般市民正感受着戰爭而發生的小病，同時，美容專家和醫生們則大受其惠。許多人因為戴防毒面具的關係，使肩腰發生毛病，倫敦和巴黎的美容專家們正爲了修正這種毛病而忙碌着，大部分的女人們都將防毒面具掛在左肩上，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以後，就會使肩膊發覺酸痛甚至於才變形狀。美容專家們正在規定一種與按摩法相關的柔軟體操，這種體操能够祛除肩膊的酸痛。

(三)

德國醫生勸人們多吃黑麵包以增加眼睛在黑暗中的視力，因為燈火管制實施後，由於在黑暗中看不見東西，常常發生不幸的事件。據說，黑麵包內含有百分比很高的維他命A，多吃它能夠供人的眼睛在黑暗中看得比較清楚。交戰國的醫生們也被那些由於燈火管制所引起的一神經病一患者們所害倒。這種病症的特徵是嚴重的頭痛，好像神經痛和眼眩痛的症狀一樣，醫生們所說此種病症由於戰爭過分憂慮以及眼睛在黑暗的晚上過於緊張而來的。防毒面具對於眼睛化裝的惡劣影響被發現以後，很多女人就放棄了在戰爭時期去使用粉。人們已經發現：在防毒面具內部的熱氣，能使脂粉溶化。

隨時隨地要用的防毒面具，有了很多的奇形怪樣，而防空衣則僅僅意外之用。在倫敦兩歲的小孩們都戴上一個「米老鼠」形的防毒面具，因爲

普通用的防毒面具使他們看到就害怕。『老鼠鼠』式的防毒面具具有兩個分開的眼鏡和一塊放鼻子的凸出的小線皮，長着鬚鬚的紳士們，頗不容易戴防毒面具，他們不得去找康瓦爾人，因為他將他的鬚鬚用髮針緊緊的捲起來，盤括於下頰的下面，這樣防毒面具就很容易套在整個面部上了。因為人們對於防毒面具的愛好各有不同，巴黎和倫敦等處的防毒面具商店，就製出了各種顏色的面具。某公司登廣告說，有一種特製的皮子筒，也可用以作防毒面具。

因為公共的防空洞和防毒室禁止人們飼養的動物入內，防毒大會及狗的防毒面具的製造者，生靈頗為興奮。戰爭開始的時候，成千的狗，貓，鳥以及其他的各個動物都被皇家猛犬學會所殺掉了，原因是這些動物的主人們無法保障牠們的安全，只得請求該會這樣辦。該會恐怕老鼠將因此而大為增殖，特對這些動物的主人們發出了一個調劑，要他們盡力的保全牠們的動靜至可能長的時間。

到處皆有防空洞，原是一般市民當敵機來襲的時候作藏身之所，現在則被情侶們當作安全的幽會所了。胆小的倫敦防空洞兵曾這樣的報告過：『為了破壞情侶的勾當，他們花了不少的時間。』

歐洲的廣告家們，刻正想盡方法在字彙中去尋找與戰爭有關的字樣來作新奇的標語。一個書店的廣告上動人『轟炸不忘讀書』，一個褲頭具製造者對苦婦女們不要『在你們的頭上行燈火管制』(意思就是要她們常常擦頭髮，不要使它不發光)。有一種專賣藥品自製為『醫生對於衰弱的一種掩護火力』，一家餅干製造公司，贈獎他的出品之供給方法，說是用一種封得特別好的鐵罐裝的，既不透氣；又能防毒，一個珠寶商說他有『永不生鏽的雕刻圓牌，可以帶在身上的貼肉處』。一家服裝商店，為了誘致生意，大登其這樣廣告：『適應夜間空襲警報的裝束……：防彈全套大衣……：可以裝一個電筒和契約的口袋，救急匣……：不透水的防毒面具』。

還有一些廣告，如一種外黑裏灰的幕帳布料，當來襲的敵機來臨時，你可以關上大門，掛上這種幕布就行了。洗滌劑，當你掘戰壕的時候，用

它洗一洗手，就管保你的手不痛；眼藥水，可以減輕你的眼睛在燈火管轄時候的緊張，能够攜帶的火爐，可以使防空洞裏溫暖。

戰爭，它使鍊黑技術家獲得出人意料外的繁榮，同時也給了各派畫家如立體派，超現實派，現代派，未來派及自然派等以不少的工作。鍊黑專家在皮膚的裝飾上獲得了繁盛的交易——比如軍隊的番號，旗幟，以及妻子和情人的姓名等，都得請他們來刻劃。

大部份巴黎的藝術家現在都是以偽裝專家的身份在為其祖國服務。火車，坦克車，裝甲車，軍用列車，戰艦，飛機，大砲，以及摩托車等，都畫上花花綠綠的各種顏色，看起來好像真正的花草似的。店鋪的窗戶也大都偽裝起來了。

(四)

在適應戰爭的種種奇形怪狀中，豬，象，駱駝，蜘蛛等也被應用了。法國人曾在他們前進途上的先頭，驅駛大批的豬，以破德國所埋的地雷。德國則正在試驗以用象來代替拖曳農機去種田，現在並且開設了一個學校，專門訓練駱駝來拖曳車輛，同時，大批的牛已被調來代替馬以行農田的耕作。英國曾徵募某種的蜘蛛，讓它織很細的蛛網，以用於大砲校機邊旁的觀測鏡上。

倫敦流行的歌曲，大都是關於戰爭的。依照『把你的煩惱關在你的舊匣內』的調兒，倫敦的人們現在是這樣唱着：『把洗好了的東西掛到西格弗里線上去』，『將你的武器裝在你的舊匣內』。另外一個曾經引起大家的愛好的戰歌是『快跑！亞多夫(希特勒)，快跑！』

在德國有留聲機的人已不能買到新唱片，除非他們將相等於他們所要買的數目的舊唱片全部交出。為了使人民不去注意燈火管制，德國的廣播電台，每當實施燈火管制的時候，就廣播各種音樂。然而，在德國，收聽無線電廣播，都是一件危險事，凡是收聽外國節目的，一概都要加以嚴厲的處罰。

倫敦、巴黎和柏林的電影院和戲院，在戰爭爆發之初，晚上就不開映了。但是，現在又開始照常開演，雖說只允許到夜間十一點鐘為止。德國的公共舞場，本來停業了好幾個禮拜，現在已允許從下午七時開到十二時。在英國，「暗中摸索」一種適應應戰時需要的舞法，開始的時候像「倫伯特舞步」，接着，舞池的燈光全滅，每個人趁黑暗時候改換舞伴，這意思是要使怕羞的婦女們能找一個個個漂亮官們相識的機會。

娛樂也採取了戰時的姿態：只要六辨士，一個倫敦人或巴黎人就能夠發洩其對於希特勒、戈林，里賓特羅甫或者其他納粹領袖們的仇恨。因為射擊場所雇的靶子上，都是畫納粹黨要人們的像。

以及銅鏡等。
鐵絲網做的防禦工事，能擄子榴彈的殺傷人，轟炸機等，這都是一九四〇年歐洲人的玩具。英國的小孩子們正在用各種玩具來使他們習慣於戰爭；如能發射木質砲彈的小型大砲；防禦氣球；自動戰車，滿佈彈痕和阻架隊的實際戰場等。還有一種為成年人們所熟悉的玩具，係木質做的兩個人形，一個為張伯倫，一個為希特拉，當機關一動時，張伯倫就用一把傘打擊希特拉。

戰爭往後拖延下去，一般民眾自然會使他們的日常生活更加調整。對於事物的發明和實用，開始他們還不過是呈一種遊戲和好奇的心理，現在則成了他們的裝飾和日課必須部分了，也許，在戰爭結束以後，人們們說謊他們為另一世紀滑稽的回憶物，但在今天看來，是沒有什麼可以值得說笑的了。

一封敵兵情書

達明譯

三夫哥：

你的信收到了，你知道我是怎樣的高興；自從你出征以來，我時時刻刻都在想念中，尤其是年老的母親，一天二十四小時，幾乎沒有一刻不在念着你！三夫哥！請你想想家中淒涼的情形……

看完你的信，我就到工廠做工去了，可是這封回信我一直遲延了一個禮拜方才答覆你，你知道是為甚麼原因麼？原來，自從你們出征以後，所有工廠裏你們的工作，都由我們代替着，我們拚命地工作，一天很少有休息的時間，我的身體也幾乎不能支持下去了。

三夫哥，你不是說不久就可以回來的麼？究竟這個不久要延長到甚麼時候呢？我希望你在今年過年的時候能凱旋歸來。（譯者按：此高脚三夫係於五月間被我軍殺死，此信是由我口口口集團軍交給譯者的）

三夫哥！你每天和支那人一塊作賊，心裏作何感想？……
你不要忘了常常給我寫信，你要知道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接到你的信，姐姐也在工廠裏拚命地工作，請不要掛念，你的部隊不知開到那裏……
你再見
你看了這封信我可以想像出你是怎樣地懷望着天邊，懷念故鄉！
你的妻美絹子



皋蘭山下

達明

(一) 一筆血債

從海濱忽爾到拔海一千公尺以上西北高地的蘭州，一切都感到異樣！在初夏，僅僅經過了一夜的微雨，溫度就忽然降底了幾十度。早起以後，仍須穿上大衣，街上幾位老者也披起了皮衣，這叫初到蘭州的「東方人」！或者稱為「下面來的人」，很感到不自然，以往傳聞的「穿襪皮衣吃西瓜」，怕不久也就要在這裏實現了。

可是蘭州在另一方面，並不像天氣變化的那樣快。在南關，東大街，上東關，和城內的南關，處處還可以看到去年被敵機狂炸的殘跡。尤其是中山商場，現在已經被燒得片瓦無存！除了少數的房屋修葺以外，許多地方還是殘垣斷壁，留下些烏黑的磚瓦，和「炭化」了的木樑。這些東西給遠在後方的每一個人以極深刻的印象，使他們了解

到敵人「親善」的「恩惠」！

在許多將倒未塌的牆壁上，可以見到這樣兩標語：「是誰炸毀了我們的房屋？」「是誰炸死了我們的父母兄弟？」這是多麼警惕而有力的宣傳！

蘭州的城北是黃河，東面是平川地，所以敵機來襲的時候，只好向南面或西面去「訪空」，要越過皋蘭山，跑到十幾里路以外，才能找到安全地點。據說，去年敵機狂炸蘭州的時候，有一天從夜裏十點發出「消息」——空襲警報，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兩點才解除，一般人都是在飢寒交迫的困難狀況中過了一天。從這時候起，一遇到「有消息」，許多人一手拿起被子，一手拿斧頭「鎬盜」，準備壓付飢寒的來襲。因此，每一個人的心頭上痛恨敵人的程度，此較別地方的要特別高漲。

中山林下的科學教育館裏，堆

積着十幾架破毀的殘骸，總共有幾萬斤的模樣，那裏的館長王啓承教授和理化部的崔波青教授曾告訴筆者說：他「正在利用這些有價值的廢物來作中小學的理化儀器。在科學館的合金工廠裏看到了一個螺絲輪的中軸，已被裝在鐵床上作了飛輪。

感謝鬼子們，不遠千里把這些難得的銅倒送來，使這些特殊的理化儀器，在青年羣裏產生出偉大的力量，這種算敵人償還我們血債第一期的利息吧！

(二) 左公水車

提起蘭州，許多人都知道有所謂「三小三大」：這就是「城小關大」，「門小窗大」，和「車小輪大」。關於「城小關大」，這正是一個城市在發展上自然的原則，一個城市沿着河流擴展已成了不變的事實，何況蘭州南面的山，雖然沒有可利用的地方，但也阻止了蘭州

市區的向南伸張。從下東關到西關，要比南關到水北門長好幾倍。

至於「門小窗大」，倒很合我的癖味，這裏的房子有些和北平的房子相似，前面牆壁的上半部是一個寬大的窗子，用土紙糊起，真有點古香古色。紙窗勝于玻璃，因為它可以讓紫外光線也透過來；何況蘭州的玻璃要二十元一平方尺，一般人那能有這麼大的購買力？這樣，他們在無形中，却獲得了經濟和衛生的好處。

關於「車小輪大」的事實，很費了一番推想，最後，才發現「輪大」的原因，完全是因為路不好走，前人描寫北平的「晴天一爐香，雨後一鍋醬」，如果引用到這裏，還嫌不夠，因為車輪小，車身就低下去，在雨天裏簡直沒法行動，那麼，只好叫車身向上發展，車輪就得特別加大了。

其實最惹人注意的還是在沿河

灘上的水車，這是在文襄公平匪以後的建設，直到現在不知道造了多少幸福給民衆。蘭州雖然臨河，但是因爲引水的方法不完備，所以水復缺乏，附近是產梨和醉瓜的地帶，還有數萬畝的麥苗也都需要灌溉，只好期待這些直徑五六尺的水車，晝夜不停地把黃河裏的水引到每一塊田裏來。

在水北門外，我們可以看到第三座黃河鐵橋，高聳在水北門和白塔山麓的中間，雖然不及下流的那兩座工程大，但這是抗戰以後僅餘的一座黃河鐵橋，而前兩座給我的印象深了，因此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二十七年十一月，當我剛踏進濟南商埠的時候，就聽到轟轟的炸彈聲，二十八年我們部隊乘過從新鄉開往鄭州的最後一班車，當我看到這座比我還年長的鐵橋的那一剎那，全身的血液在沸騰了，心裏在祝禱着：「黃河萬壽！」（這橋是一九〇八年完成的。）

橋下有一個大型的「羊皮筏」，這是用幾百張羊皮構成的。許多工人正在裝運着蘭州的名產烟絲，估計大約有幾萬斤，快要順流而下

，運到寧夏去。羊皮筏和鐵橋配合起來，非常不調和，但是也可以說是一件：「古今奇觀，一」

羊皮筏是水上的交通工具，這不織長江一帶，遍河是划子，渡河是非靠羊皮筏不可的！普通渡河用的是用十三個（西洋人看起來是多麼的幸運的數目）完整的羊皮，裏面鼓滿了空氣，然後纏系起來綁在一個極輕巧的木架上，如此可以讓六個人來坐。它順流而下時，非常地輕快，但在返棹的時候，必須由船夫肩輓來，走到「高頭」才行，所以羊皮筏的行跡是X式的。

（三）漫話蘭州

在城裏我們看不出有什麼比洛陽不同的情形來，西大街和南大街完全似洛陽的一樣，東大街像敵人慘炸的情形也像洛陽國府前街，在小街巷的牆壁上，抗戰標語和禁煙的佈告，以及西南城門的壁報貼得非常熱鬧。院門前張貼着一種抗戰形勢地圖，給予行人以最深的印象，不時還有政工人員在講述抗戰形勢，每逢一個紀念日，院門前廣場裏的集會，民衆約的和在重慶中

山公園的一般多。

在這裏，我們可以按時讀到西北日報和民團日報，申報和大公報也很容易看到，因爲郵航運輸。比西安還要早幾天看報，此外新報日報也可以偶然見到，刊物中要算現代論壇比較出色，但是大風，西風，宇宙風，等雜誌都到的很早，和出版日期相差二十天，真是讀者之幸，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售價太高，西風要賣一元；叫一般貧苦讀者，只好望梅止渴，常在書店裏不惜時間地翻閱很久，才不十分滿意地歸去。他們像我八年前當窮學生的時候一樣。

「黃河」最近在蘭州的銷路很好，青年書店和新生書店都有代售，也許因爲它是西北的刊物，有所謂「人不親土親」的感想吧！

在這種環境之下，一般人雖然遠在後方，他們對於抗戰的情緒並不見得低於前方的民衆。在上東關人道上的小攤上，有時可以看到擺着的「獅牌牙粉」，並且還清清楚楚地標出「MADRIDIAN」，我心裏馬上起了一股恨氣，恨恨地向小販探問它的銷路，他說：「

這貨太不好銷，因爲現在已經不興了！」寄語蘭州的商人，這一類的仇貨是永遠不會再興的了，請不要夢想着賺同胞的血吧。

不可否認的，蘭州因爲遠在西北，而交通又非常困難，生活程度比西安還要高，所以到那兒去辦貨的人比較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尤其是科學教育。聽說在蘭州以外的某縣裏，曾有「最好三年級畢業生數三筆社學生」的笑話，當然不一定是事實，但也足以證明這裏是多需要能吃苦耐勞的「文化人」，來開拓西北的教育工作。

（四）後方生產

後方的生產事業，在西北應該特別發達的，自從左文襄公理頭苦幹起，接着有開發西北協會的廣大宣傳，後來又有政府當局和中國工業協會在具體地提倡和輔導，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大大小小幾百個工廠在蘭州林立着。歷史最悠久的要算是織呢廠和造幣廠了，建設廳主辦的製造廠也有相當大的規模，在中國工業協會輔導下的幾十個生產合作社也都是有聲有色的，就像今

年完成的口軍軍艦，不就是這千個男女工人努力的成績麼！但是因爲經濟的拮据，技術方面的欠缺，還不能充分發揮他們和他們的力量的。此外，私營的毛紡廠，棉織廠，製革廠，製藥廠等也都在拚命地加緊生產。久在蘭州倡導工商業的兩所長，除了個人的職務以外，還兼營了多少事業，成績很有可觀。甘肅棉業並不多，去年他曾運了大批的棉花和棉線，救濟了蘭州的「棉荒」！

在蘭州現在仍然可以看到成羣的駱駝，滿載着各種「時貨」從綏寧一帶運來，南關的行店裏也大批的存貯着力士皂，僧帽洋燭，粉包烟，和各式各樣的紡織品。這足以證明蘭州本身的供應還不能平衡，局部的入超！尤其是進口的洋貨特別驚人，更進一步來說，就是科學技術還沒有普遍在蘭州。

在這裏我希望從專於西北建設工作的人們，對於新技術的介紹和誠意的輔導，再作進一步的努力，因爲多少年以前梁啓超先生已經說過！

「西北內地，遠離海岸，外跡尙罕，地利未闢，而曠賦之盛，物產之饒……舉一省可以自立。」

那裏，開發西北的責任，無疑地是落在我們的肩上了。

(五) 消遣的「勝地」

南郊的三個電影院和四個劇場是蘭州人惟一的消遣勝地。在這裏，曾一度輪流着利用那廣大的場面，開過禁煙宣傳大會，除了名人講演以外，還可以看到很多「芙蓉結果」之類的戲，某部也利用影片休息十幾分鐘，來作對汪宣傳。

中山林下的茶座，在今年夏天特別「繁榮」，一共有七八處，優閒的人們可以在那兒喝茶，剎瓜子，來消磨他們的大好時光，還有一部份人還大下其象棋，說到棋，這是特別的一種，它的直徑是一寸多，高也近一寸，下起來特別起勁，棋手高高地把棋子拿起來，重重地放下去，那種硬硬的撞擊聲，會嚇你一大跳。

有時在例假的下午，爲了暫時避一下城市內的煩擾，也常到中山林旁邊假山上的茶亭裏來坐杯，同惜夢和老胡漫話蘭州，老胡的論調是：「蘭州太好了！但是這裏算最好」（完）

托爾斯泰的故居

波爾亞那別墅

在托爾斯泰死後不到一年，他的鄰居——雅斯那亞·波爾亞那別墅威着要部分出售。可憐的索姑莎非畢請沙皇尼古拉第二，請求把別墅全部賣給政府，以便保存這完整的產業，來紀念托爾斯泰。可是，這個請求被沙皇政府拒絕了，原因他們以爲「用國庫的財帑來紀念托爾斯泰，不管是在加強或推行他的教義，使更深刻的印入人們的腦海中去」；因此這個被迫出售的威脅，一直搖擺在波爾亞那別墅的頭上，直等到一九一七，世界大戰爆發，接着——一九一七，世界大戰爆發，蘇維埃政府獲得了政權後，波爾亞那便重復引入托爾斯泰的寡媳莎菲的私人財產中去。不過那個時候，這產業的命運，仍舊不能十分固定。當內戰發生時，波爾亞那別墅中住着許多托爾斯泰的孫子們，莎菲，和他姐姐！庫明斯卡婭！這便是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所描寫的娜泰夏的真人，以及托爾斯

宗玲譯

泰的醫生馬可夫斯基，和其他的僕人等。據說在十月革命後最初的一個月間，他們曾多方的調度蘇維埃政權，和索爾維克國關於托爾斯泰的紀念室和波爾亞那別墅的命運的處置的態度。

當時，莎菲曾記有詳細的日記。大革命時，她記的日記現在正由她的兒子小托爾斯泰。蘇聯準備付印，有三冊已經出版，最近便要出版的一冊是第四冊，也就於最後的一冊。）

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莎菲的日記上記着：

「像平常一樣，整齊的早上，我在忙着整理家務，突然有五個布爾塞維克黨人來，莫明其妙的帶給我們多少白麵粉，乾酪，咖啡和紅茶。這些人，我們真不容易了解他們。」

「四月二十五日，這裏紛紛論言着：庫爾察克將軍和他的軍隊已經被殲滅了，並且還捉住五百個俘虜。難道這消息是真的嗎？可憐的一般無知的老百姓，以前是多麼希

望他的啊。」

「七月四日 戰事驚人的消息，雅納被佔領了，奧勒爾，卡爾科夫，雅羅斯拉夫，庫爾斯克，還有其他的地方也正同樣的……啊！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七月十四日 謠言着鄂尼金將軍帶着他的軍隊到了圖拉了，將來怎麼辦？」

「七月十九日 謠言着鄂尼金將軍已率領軍隊攻擊布爾塞維克了，天曉得，這樣做是不好的！布爾塞維克並沒有傷害我們，却倒給了我們不少的東西呀！」

「八月十四日 這裏盛傳着布爾塞維克已倒了台，每個人都高興，可是我倒感激涕零，因為他們常常幫助我，和我做事。」

「九月二日 黑爾着反對鄂尼金將軍的赤衛軍，要駐紮在我們的波爾亞那村了。」

最後，托爾斯泰的孫婦在九月三十日的日記中記着。

「生活變得可怕了！一個騎兵中隊駐紮在我們的村子裏，隊長便住在我家裏，他們揚言着只要鄂尼金將軍一到，馬上便要開始一場

激戰。那末我們將遭到怎樣的危險？一般人說非彈會炸死我們，並且還要毀壞我們的房子呢？」

這些日記是在沙皇軍隊佔領奧勒爾，進攻圖拉的時候記的。波爾亞那正當沙皇軍隊通過的必經之地。各方面都猜測，最後的決戰將在波爾亞那村境內展開，因此鄂尼金害怕並不是沒有根據，在那個時候，波爾亞那別墅比之波爾亞那村出

更顯要着更大的危險和威脅，可是，不久便突然發生了一件事，那是鄂尼金所夢想不到快樂。

駐在波爾亞那村的騎兵團的參謀部，突然收到命令調開去，這樣托爾斯泰的別墅便避免了軍隊作戰的危險。誰想到，在內戰最緊張的關頭，鄂尼金將軍正大軍進逼着莫斯科的時候，會有這樣的事呢！

在波爾亞那別墅中的客廳裏，掛着一本記着「六十四號」的簿子，這是一九一九年十月，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開會時決議案的紀錄，在這文件裏，中委會命令着革命軍事委員會保管着波爾亞那別墅。

勝利當然容許帶着這樣的命令

來到。可是，它還有更進一步的意義，社會主義是要繼承整個歷史中人類所創造的偉大的寶藏的。托爾斯泰貢獻給歷史的遺產價值太偉大了，他的紀念太珍貴了，這些不容任何人任何物來使他的別墅受威脅或是危險。

這些念頭從沒有在白天的頭腦裏旋轉過，他們只是帶了他們的大砲和機關槍，直抵這別墅附近，威逼着托爾斯泰的房子，托爾斯泰的墳墓，和那些曾經著作「戰爭與和平」的偉大作家親手栽植的樹木。可是這一切的行動，並沒有破壞文化繼承者對於波爾亞那別墅裏產生的至善至美的文化價值的感謝和信心。

同年十月一日，莎菲記了如下的日記：

「一般待命撤退的士兵，正在計議着如何保全波爾亞那別墅和托爾斯泰的墳墓呢。」

十月十六日她記着：「二十一個騎兵隊的兵士，一齊都離開此地了。這些年輕的兵都是很好的少年，成年的也都很有禮。」

十月革命後，波爾亞那別墅

歸為莎菲所有，等她死後，這整個產業便公佈為國家的紀念堂。

托爾斯泰的家保持着這大作家人前在世時的模樣一般無二。一所舊房子，以前是莎菲的姐姐住着的，現在也經收回作紀念堂了。一個大學校和一所醫院，設備得非常完善，也在這村上建築起來了，這一切都是用以紀念托爾斯泰的。

一條公路也修起來了，從波爾亞那直達莫斯科。火車現在也在這小站上停車了，而從前却是毫無聲息地開過去的。遊客的招待所也靠近這別墅開張起來了，一般遊客們也都從蘇維埃聯邦的每一個角落，或是從歐洲，從美洲，從遠東，以及從其他的各國裏，都一齊到此觀光了。

波爾亞那別墅是一個很有名的紀念堂，每一樣東西，只要曾經伴過托爾斯泰的，都很好的保存着。這些東西都異常的完整和有價值，甚至於靠近托爾斯泰墓門前的花壇，也栽植得就和當日托爾斯泰在世時的樣子一般。

☆☆☆

托爾斯泰很喜歡樹木，他尤其

喜歡親手栽種，看着他們生長，他覺得無窮的愉快。這個嗜好明顯地

是繼承他外祖父，伏爾康斯基公爵的嗜好而來的，這個公爵是雅斯亞那采地的第一個主人，他一生便是沉緬在植樹栽花的生活裏。靠近這房子有條著名的林登路，便是在一七九九年建築的，離開托爾斯泰生時大概隔有三十年之久。這房子蓋得並不久，在那一勞雙立着一塊石頭，上面刻着碑文，說明這位大作家生在這屋子裏，有一次曾經站在這裏過。

在房子的這一邊是原先伏爾康斯基的房子，那裏仍舊聳立着一幢兩層樓的白房子，牠，托爾斯泰曾在裏面消磨了大部會的生活。在第一層屋子的穿堂中，有好多古老的書架塞滿了大部人的厚冊子，這些都是在托爾斯泰的祖父手裏便開始搜集，而且由托爾斯泰加以補充的。二層樓裏也放着許多書架，而最多的還是托爾斯泰書房裏的藏書，一排淺色橡木的書架上，放着一萬六千冊的書本，托爾斯泰在這些書上，用十三種語文網着標記，很奇怪的，有好多書，尤其是小說，都黏着托爾斯泰親手的標記

故。從○一直到五。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底下的一間客廳，原先也是圖書館的一部份，現在分成兩小間了。在比較小一點的屋子裏，住着這位作家的男僕西多科夫，他現在還活着，這位復長的，一頭銀髮，滿臉長鬚的老人，每天都要在林登路上散步，他把波爾亞那別墅當作自己的家一樣生活下去，並且他還和托爾斯泰的家庭發生了親戚的關係！他的孫女兒算起來是托爾斯泰的重孫女兒。

經過一些書架，穿過一條平明不顯的過道，便到托爾斯泰的醫生馬大夫的臥室。再過去便是有名的「圓頂房」，那裏托爾斯泰在裏面住了幾年，寫成他的一股律與和平。等到他寫完了這部書，他的女兒亞力山大便搬了進去，當一個秋天的雨夜，托爾斯泰曾經輕輕地敲着這房門，訣別他最寵愛的女兒，他要長離這屋子了。

就在這屋子裏，他靜悄悄的躺在棺木裏，門正對着花園開着，一般悲悼的吊客絡繹不絕，一個個都爲這位大作家的死而驚嘆着。各種職位不同的人，各種教育不同的人

，有的是可憐的窮困農民，有的是世界聞名的文豪，有的是打着赤腳從鄰近村莊裏來的孩提，有的是久負盛名的科學家，每一角落裏的人都爲這顆文壇巨星的陨落，而嘆致其深切的哀悼。

一道窄狹未經油漆的扶梯通到底下一層樓，全所住宅中，只有這一大間房子的地板和四圍牆壁得很講究，這裏是他們家庭的餐廳，也是接待客人的起坐間，至於別房間，則所有的地板，都塗着有油漆的光木板。

托爾斯泰喜歡赤着腳繞着房子走，體味赤腳走在粗糙的平面上的滋味。

客廳裏有兩架大銅穿緊靠門邊，好多家庭的照相和李賓爲莎菲妮的畫像都掛在壁上，長斧是放在櫃子中間，上面擺着碗筷，在這刀中間最顯著的，是托爾斯泰爲施行他的菜食主義自製的餡碗，和他的刀叉。他常坐着聽音樂的安樂椅也依然存在，旁邊還放了棋桌，那裏他常和幾個好友一塊下棋，到現在這些人都還有活着的。天然燈依然放在書架上，一切東西都像他坐在那裏談話議論，和啓發別人的時候

一樣。這裏每一樣東西你都感覺到活躍着，充滿着他的這個性的反映。假如你閉上眼睛，再靜聽來看看，你會聽到托爾斯泰本人，就只有他的聲音，不能聽見。可是現在，這這一點也能補救起來了。這房子的管理員會使你非常滿意，你可以聽見托爾斯泰的聲音，真的，在這間屋子裏，你可以聽見他老年時代的聲音，傳放在靜寂的空氣裏。這紀念室有一個研究科學的同事，曾經檢出一張舊唱片，放在一個很老很老的留聲機上——那機器是托爾斯泰當時所有的，便可以聽到托爾斯泰老年的，低緩的聲音，帶着堅強踏實的說教的口吻，在那裏講着：

托爾斯泰一能用法文講的記錄也都經過音保留存，還有他自己在他的著作中摘錄下來朗誦的文章，也都有灌音片。

連着大廳，有一間莎菲的臥室，有很多水彩的小畫片，照相，油畫，都掛在壁上，櫃子裏的陳設很簡單，一張小桌子放在角落裏，看上去一點都不能令人注意，後來才知道就在這張桌子上，莎菲曾經多次的把「戰爭與和平」的原稿完全

重新抄過的。

☆ ☆ ☆

寫完了「戰爭與和平」之後，托爾斯泰便把他的書房搬到上面一層樓去。住在想他開窗邊的十間屋子裏，有他的杜斯德羅夫斯基所著的「高氏兄弟」，便是托爾斯泰離開這個書室前所讀的最後的一本書，它放在一個小桌子上，離開燈，就像托爾斯泰將才放下來走出去似的。

書桌前放着的椅子，一看便使人們會想這這是一個人小孩坐的而並非是一個大人坐的椅子。原圖托爾斯泰並不很高，又接近視眼，可是他又不拒絕戴眼鏡，因此他就把椅子的腳都縮短了。

書房裏的一些書都是主要的參考書和字典，在特別的一層架子上，放着所有他同時代的書籍，上面擺着圖畫。在一張小桌子上，放着一本眼目（法國小說家）的論文。牆上掛滿着狄奧多，亨利，雷共的畫像，和些家庭宗族的照片。在椅子背後，放一張富有歷史意味的馬鞍皮的短脚長鑿沙發。一個很有趣的由當時藝術家把一塊整木頭刻成的木杯，用根木腿子裝在這沙

發上。這是從遙遠的巴士克一個不認識的崇拜者送來的禮物。上面刻着字：「贈給思想之王」。

爲了紀念他們對這偉大作家的尊敬，有好多人都是送給這屋子的主人。他的崇拜者來自各種社會英國度裏，有的是不知名的巴士克人，有的則是著名的愛迪生等。這裏種着張照片，上面釘着一塊金屬片，便是愛迪生送來的，寫着「贈給托爾斯泰，愛迪生」，還有一本很平常的黏着他家裏的照片，裏面藏有許多很有趣的照片。托爾斯泰的意思，願母姑姑們的相片不過是爲着隱藏真相起見，黏在上面，其實在這些相片之後有故意黏存的東西——而是可怕的相片。托爾斯泰故意把他們貼在家庭照片的後面，用以避免警察可能的或許有的搜查。這照片是攝取圖拉沙皇監獄裏處決犯人死刑的，我們這位偉大的作家非常重視這些照片，他們對於他的形體比任何的語言文字記有力量。平日他總是很注意的讀過半天，瞧着那苦惱的恐懼的死囚的臉，頭上昂着絞繩的樣子出神。他把這些照相常放在手邊。這樣他可

以隨時的取來看，取來思索。

托爾斯泰睡在書房的隔壁房裏，走進這間臥室便看得出他的主人是一個瘦弱的，常被疾病纏繞着的老年人。這裏藥瓶和打開的棉花紗布充滿了一架桌子，他的手中攢在洗臉架上，一隻很舊的拖鞋放在地上，睡衣掛在釘上，還有他帶着散步的手杖和可以折疊的外套椅，也都放在房內。

這間臥室有兩個門，一個通到書房；一個通到一間小貯藏室，這間屋子連着他的妻子的房間，並且直通到馬路上去的大門。在那個秋天的深夜，當托爾斯泰離開波爾亞那別說從此便沒有回來的晚上，他穿過這間房，悄悄的，怕驚醒了他的妻子；他溜過他書記工作的房門，下樓到一圓頂房去輕輕地和他的女兒訣別。

莎菲同孩子們的房間都住在這住宅中的另一半邊。他的妻子是一個信奉宗教虔敬虔誠的女人，她自己說是信奉正教的，一切都遵從正教會裏的儀式與規矩。這個女人她自己覺得充滿了「神聖的靈感」。在桌上放着她還沒有存印的日記，和

一些別的高作，都懸在她死去的小兒子凡亞的照片底下。牆上掛着不下百餘張各樣的家裏照片，像是一間一個個很有趣的展覽會一樣。一些賬簿，賬單，開支簿等都在日記本的旁邊。在她的日記裏，她描寫着她對於音樂，對於交遊的人，和對子她的丈夫，這位思想界的巨人等等的情感與觀念。

這個一直被入罵罵着不能和她丈夫並列的沒有一點他的思想的不平凡的女人，一生過着一個錯綜複雜的悲劇的生活。只有高爾基，在紀念她的作品中，比較明白了了解她一些，並且也揭示了這一點悲慘的生活。

就從這間房子裏，當她發見了她的丈夫悄悄的出走之後，她衝到花園去，投入一個很小但是很深的池裏裏，後來經人救起，她又被迫逃到這間房裏，一直生活到死。

住在這房子裏最後的一人是托爾斯泰的姪女兒，她現在住在莎菲的房間裏；底下兩間在夏季是托爾斯泰的兒子葉，利伏區住着的，他是一位莫斯科音樂講習所的教师。一條砂子小路從這所大房子直通到另外一所相似建築，就是所

謂羅明斯基的住宅，那裏便是紀念室，表面搜集的東西包括有插圖，家庭的紀念品，托爾斯泰戲劇上演時的攝影，他的畫稿出版的數字，還有俄國羅明斯基那，波爾亞那時的所坐的馬車，路上跌落的帽子，以及那晚上他上路點的火把，喪禮時人們所送的花圈，和從印度，新西蘭，南美，日本，非洲，及歐洲各國發出的小山似的一大堆電報，在頂上第一封電報，便是捷克斯拉夫的總理瓦薩立克的電報。

一個很有趣的托爾斯泰的統計數字，表明革命前後托爾斯泰作過出版總目比較：在革命前二十年托爾斯泰的作品出版數達八，九九一，〇〇〇冊；在革命後二十年蘇維埃政權中，他的作品出版數不下於一五，九二六，〇〇〇冊，差不多比革命前要多兩倍。

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經有了蘇維埃聯邦的，五十四種文字的版本，一些遙遠邊疆的民族，在大革命後才開始第一次用自己的文字去欣賞這位偉大作家的作品。

托爾斯泰的墳墓距離這房子約

黃 月 刊

第六期

一畝種米突進，位在一個小山脚邊的森林裏，靜悄悄地矗在大約菩提樹和橡樹的濃蔭之下。這個地方是他祖父遺下來的，他死後便葬在這裏。

長方形的大土墩，滿蓋着青苔的墓草，好像天然的生在這森林之中，象徵着托爾斯泰與自然的融合。

這個成長中的森林，和托爾斯泰與他夫人所手植的樹木，都永遠成爲不朽的紀念物。因此保管修理這些森林便成了波爾亞那當地工作人員的最重要的事情。

假若有一顆樹死了，馬上另外同類的一株樹便要栽上。在森林裏放着托爾斯泰自己手裏的一張樺木小凳，有一次李實曾爲他坐在這裏時畫過一張畫，這個地點有好多路道着，並且有指牌寫着：「通托爾斯泰休憩處」。

經過這樺木凳便到蘋果園，那裏有二千株蘋果樹，莎非便全力用在這果園上，今天那些大的一安頓「路卡」的蘋果，便是從這裏摘下來，裝在木箱子里，非但運送到莫斯科市上，並且運直離海外，特別是在美國最歡迎一從托爾斯泰果園裏

來的蘋果。

在這鄉村裏常常看見一大羣一大羣的旅行家在四處遊覽。這裏有專門的嚮導帶領遊覽，到森林裏去，到托爾斯泰會經過遊覽的地方，到托爾斯泰的住宅，到紀念堂，最後，還引着遊客們去參觀大革命後紀念他那新建的學校和醫院。

每逢春秋佳日，遊客們特別多，包括有農夫，工人，紅軍，海軍，教師，學生，作家，科學家，還有一些外國的遊客。

成千成萬從莫斯科，下爾科夫，圖拉，科寧格勒，以及從四方八面來的汽車都齊集在雅斯那亞，波爾亞那的門口來了，這地方托爾斯泰會在一戰中與和平中描寫過，成千的旅行者沿着鐵路站步行而來，或是坐着農人的小車子走過來。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便是常常有紅軍也會站在那裏留心聽那播導說上兩三個鐘頭關於托爾斯泰的故事。

在雅斯那亞那村的白柱子處，便是走進托爾斯泰王國的大門。有一次，俄國作家柴霍甫，還在年輕的時候，跑來拜訪托爾斯泰，可是當他走到柱子邊時，他害怕起來了，

他想到他立刻所要遇着的人是那麼偉大，他不敢走進柱子門，却吩咐那那騎馬了的馬車夫立刻回去，這輛柴霍甫與托爾斯泰的會晤一直延遲了好久。

波爾亞那別墅一點都沒有改變樣子，自從托爾斯泰出走以後。

新建的學校常使得人們驚奇，鄉村裏竟有如此的一個好學校；醫院也設備復完善，村裏並且還有一個大百貨商店，郵局，電報局都有，電話直連到莫斯科和烏克蘭等地。

村裏老年人都還記得托爾斯泰，他們常常喜歡談起他來。

他們覺得托爾斯泰的房子，花園，森林，一切都沒有改變，一切依然如故，就像當日那老公僕幫助我們——一些農人們，割麥播種時的樣子一樣……可是，除掉這些以外，古老的農村與以前是完全兩樣了，舊的都改變了，這裏，那裏他們生長了一世紀約四分之三的年代。

這就是最近圖拉的一塊名勝地方的歷史，距離莫斯科五里鐘的行程，也就是托爾斯泰居住的那塊可尊的土地的故事。（完）

二二五

北征之曲〔續完〕



鄭州視察河防，孫總司令桐萱談往歲花園口，三劉若，來同若，南月堤諸戰役。

（中呂紅繡鞋）：京水鑿擊蓬張，花園口圍壘場，去年此日渡河忙

。茶庵攔左背，後路斷盡莊，勇兒郎前進軍。

十響開封尤勇，三劉若與來同，當時一戰竟全功。堵修痼望絕，坐守反爲

攻，助河防兵氣猛！

王屋南來河近，月堤北出騎兵。衝敵突走夜無聲。探巢先於卵，背水自安

營，敢對河投陷奔。

伊川

（正宮白鶴子）和齊無左衽，徵禹歎共魚！宛洛道中人，寧免伊川

懼。

臨汝

（正宮白鶴子）斷橋平野闊，新築雪初晴，未聽汝州難，喬木多幽

韻。

汝墳嵩海外，雲石石門東，無地問莊光，白日懷高風。

葉縣懷古

（正宮白鶴子）葉公今有邑，獨上智謀台，四海聲風疾，世亦貴記

特。

同津塗祖祭，荷蓑逢尤涼。逃世此何時，俯首品編牆。

虛美野

暗鳴淮水上，曾擊霸王城。勝敗數歸天，馳豈爲王病！
中興十二世，紫氣鬱葱蔥。一戰鬼神驚，鼎以眞人重。

南陽住立妙觀

（中呂迎仙客）深院靜，小庭幽。容我虛堂閑負手。壁間書，尊中
酒。一任吟游，領略遺無中有。

遊臥龍岡諸葛躬耕處

（南雙調玉抱肚）山中松桂笑，岡頭騎人未歸。更無時飽膝長
吟，只紅泥換了柴扉。宛南千里暮雲垂，三顧堂阿草尚肥。

鄧

（雙調落梅風）舒榆柳，向白牛，醉春風樓南晴晝。願起冠軍呼
蕩寇，仍迴回孟家樓右。

老河口曙東野

（變調清江引）仲來鄧陽三四月，長是管書缺，聯床被已濕，對
酒胸先熱，又今宵弟兄歡聚也！

秦莊別李長官

（仙呂青哥兒）荒村端居端居清暇。長堤草樹草樹初花，晚過秦
莊野老家，後日揚帆出巴楚，辭光化。

道出襄樊舊日先君宦游之地

(越調天淨沙) 行行跡彼高岡，春花時過樊襄。覷首羊碑在望，二十年游浪，孤兒久慣流亡。

過工部墓下未及展拜子逸翁與余皆惘惘也

(雙調清江引) 成都草堂來去久，瞻望墳口又。公心夙我心，我手慚公手。車中有詩吾曼曼。

題快活舖

(南呂四塊玉) 渡漫河，張灘過，歷歷人間險艱多。左瞻右顧如何可？山有坡，江有波，誰快活！

荊門

(仙呂游四門) 青山城郭此荊門，憑軾向黃昏。河洛社鼓歌長恨，不弔畫中人。填，招汝國殤魂！

當陽

(雙調清江引) 天南虎牙浮翠爽，鴉雀參差起。泛泛長坂坡，冉冉瀟瀟氣，當陽縣城煙霧裏。

短簡之三

方途先生：
你的信和文章，收到將近一個月了，沒有回信的原因，是我正在創作一篇小說——這要用整個的生涯和我的血液培植出來的，他叫「力」與「路」，大約在第七期上發表，讀了他，使我懷念起故鄉來。秋天到了，麓山的紅葉該比往年更絢爛了吧？

黃河月刊 第六期

抵宜昌將入峽先寄妻妹白沙月亮井

(南南呂一封書) 西陵峽上船，照征人月半圓。黃陵廟口煙，飽風塵路八千。江河流轉勢軍使，仍共南天望北天。春又妍，花又嬌，書在人先到井邊。

巫山

(中呂快活三) 秭歸復秭歸，萬里泛舟回。杏桃幾樹傍柴扉，聽鹿山居味。

夔門兩堂

老人正寐室，神女自茗壺。兩峯帶來峽江腰，一縫容歸棹。暮天獨倚窗，燈影向巫山。十年此地幾來還，少壯多憂患。

萬縣

(雙調沈醉東風) 正變府好春氣象，望嶺唐細雨微茫，花隨峽路生，眼望流波漲。背扁舟久臥滄江，白帝城高壯老鄉，隱粉環簫聲更壯。

(雙調太平會) 萬縣相看無語，一時屏蔽巴籬。薄暮燈籠南浦，打棹衝波北去。宛如、冬湖、畫圖、四面被青山圍住。



西北的黎明

王亞平

黎明

悄悄的，

走進西北的曠野。

我站在

渭河的岸邊

聽她粗魯的歌唱：

我眺望

巍峨的峯嶺，

那靛藍色的峯尖

迎接黎明的霞光；

晴空下

家鴿的呼哨

扇過尖長的琴瑟。

☆

赭色的岸堤

吹過清新的風。

布穀鳥

親切的召喚農民——

割麥插禾！

農夫的鋤頭

嵌上赤裸的臂膀，

他們嘆着

土地的氣息

快樂地

走上綠色的田埂。

☆

蹣跚的女人

爬出了窟洞；

花格子布衫

灑着太陽的金星。

蹣跚地

從印着牛蹄的小路

奔向綠蔭掩覆的小河

河邊上的紗廠。

她們復習着

新學來的歌曲——

「打斷鎖鍊，向前衝鋒！

誰說女人不中用？」

☆

面對着金紅色的波浪，

淘金者

支起了搖床。

他們自由地唱着——

「黃金黃，黃金黃，

黃金出在嘉陵江！」

把紅色三角牌工合小旗

高插在砂堆上，

他們用鐵鎬

搗向無底的泥砂，

要開掘地下的寶藏！

☆

追求生活的商販

從古老而崎嶇的山路

驅來黝色的驢羣。

采薇

照着彎尖的紅纓，

晨風

吹動頸下的鈴鈴。

叮叮……叮叮……

像淡北的駝駝隊

要走穿西北的山林。

懸崖上的

紅色紙條——

塗抹着抗戰的對聯

上山運毛皮，

下山打日本！

早晨

我看到這些畫圖，

還看到——

矗立在山徑里的煙囪。

我從

綠色的原野

向東方

向着日出的地方

前進！

黎明召喚着西北

西北走進了黎明

我唱一隻新穎

而豪邁的歌，

新的歌

喚醒山村里的主人。

抗戰到底！

最後勝利！

遙遠，日本人的明年 敏求

明年！

遙遠啊！

明年！

太陽有三百六十次升降；

月朧有十二次盈虧，

明年，

遙遠啊！

明年！

北冰洋凝結了幾許冰冠；

有幾千百座冰山

飄浮過了白令海。

明年，

遙遠啊！

明年！

河流淌去幾許泥沙，

有幾千萬噸黃土

沉積在東海之邊？

明年，

遙遠啊！

明年！

想想我們過去的好夢，

金黃色的火燄，

像戈壁的心臟，

望不見綠茵，

沒有陽光，

像北極的冬天。

沉沉夜暮，

漫漫長途，

煩雜，

惶惑，

焦慮，

悲哀，

是帝國的臣民，

懷着不可抑制的饑渴，

激憤的火燄燃紅了蒼白的臉龐

了，

面對着一個死的賭局，

啊！

把近七十年的蓄積，

送到黑桃皇后（註）牌手中，

！他臉上顯了失望的抽搐，

想想我們過去的好夢，

金黃色的火燄，

燃起在富士山巔，

我們玩弄了東方破落戶，

夢退了北方之龍；

拾取浩蕩的天惠，

我們感謝歐洲的神風，

歐洲神風再想，

！二十年前它帶給我們愉快與

繁榮，

可是，今日呢？

它帶來了無邊的虛空，

！時代顛變了，

因為偉大的睡獅已覺醒，

從漏天的砲火中，

記得嗎？

東方一句諺語：

「得意切勿再往。」

可嘆哦！

浴血的戰士！

你們是：

父母底愛子，

女人底情人，

兒女底父親，

悲哀啊！

你英勇地挺着胸膛，

踏上漠漠的征途，

你以為

死去像一個偉烈的英雄嗎！

哦！可憐的朋友，

大和民族底冤魂，

「支那的土地是肥沃的土地」

真的嗎？

哦！我沉入一個夢也似的回憶

是那——船艙

鮮跳跳的血和肉，

變成紅的雨水，

灰色的骨灰，

用覆蓋

蓋肥了支那的土地，

大和曳着腫脹的軀體，

我們都有一個細小的腰肢，

海船一艘艘升火待發，

發電廠的煙囪在休息，

我們還能希望牛油嗎？

可憐呵！

我們的米，

我們的煤，

明年，

遙遠呵！

明年！

太陽有三百六十次昇降，

月亮有十二次盈虧，

◆

明年！

遙遠呵！

明年！

北冰洋凍結了幾許冰雹，

有幾千百座冰山，

飄浮過了白令海？

◆

明年！

遙遠呵！

河流攜去幾許泥沙，

有幾千萬噸黃土。

◆

明年！

憶 杭 州

如今雖已是初夏，我却期待着秋天，——秋天是一個懷思的季節，征雁，西風，落葉，黃昏，都易勾起人們無端的遙思。我思念起故鄉裏我底母親，那海濱駁落底漁村，我思念起杭州，我底情人，春花秋月終是美，湖上落霞相映，倩影如畫，流光如金。

秋天裏這座古雅的城市實堪令人徘徊低吟留連忘返，秋風一起，湖堤爽氣早沁透了嫩綠底春光，露出幾分淡淡的愁顏。這時湖上游客寥寥，晚風淒咽，猶如少女懊惱之美，但當黃昏落夕，天風更輕，湖水更靜，却又顯出一種清瘦高潔之感，已不似初春紅杏似含情脈脈，五月石榴花散納熱情奔放，這是一面清淡，一面情深——我的心境似乎也在隨着氣韻轉變。如今想來，我似乎已經無法適應那蕪語呢喃底春晨了。春天的狂熱，在我看來似乎祇是一種暫時的勃發，時間一逝，意境全消，倒不如湖上的清秋，淡淡的遠山，淡淡的風，寂寞的長堤，湖上零落的畫舫，戴着孤客，葉聲颯颯，湖光點點，看舟尾尖忽消失的浪花，渺如夢幻，要便再度涼起，空間時間早就不問……沈思愈久，舟行愈緩，情意愈覺稠糊。有時我更感一葉飛布，載滿秋思，放到湖心，也不打葉，祇是倚在船梢，候那西

遙遠呵！

明年！

像戈駿的心臟，

望不見綠茵，

沒有陽光，

像北極的冬天，

◆

明年！

遙遠呵！

誰知富士山頭，

噴出幾許火山灰？

誰知如火如荼的櫻花，

明年此日何處開？

註一：「黑桃皇后」指一離厄運，見普式庚著墨桃皇后。

註二：第一次歐戰，日本

人稱為歐洲的神風。

少 宓

天的落夕，照得斜陽滿樹，山麓的楓葉如痴如醉，秋日裏黃昏短促，漸漸地暮靄四合，夜色蒼茫，晚帆更緊。再過些時，東方一些冷清清清秋月，照在西湖，郊外的原野入秋早呈荒蕪之象，促織如訴，哀雁如泣，更過些時，滿湖的月色如水，寒波漸生，疏露微骨，日間的爽衣，早已不能耐寒了。

那秋夜湖畔唯一盛事，是滿覺隴的桂香襲人，十餘里的山野，隔雜地種下金桂與栗樹底長林。少年的遊人們，在林子裏圍觀探蹤地走，偶爾的飄到桂枝了，黃金的桂子輕輕飄下，像一陣風，這陣風可謂名貴已極，不是帶來一陣山雨，而是帶來一陣金雨，一陣花雨，花時花市都可貴，最可貴的還是當時如詩如畫的情意，少年的遊人們最愛惜他們（或她們）青春如苞的時光，他們（她們）便要從樹上探下嫩白的魁粟放上金糕，在鍋中煮吃，山林間爭奇鬪勝的主人都知趣，小童子燃起熊膽燭火，是山上秋天的新榮，胃出落木的芬芳，沙鷗淨潔，鍋中水沸，正宜煮煎……賣花的人進城了，斑駁古雅的雕窗，滿城滿街都飄着濃郁的桂子香味，這座城，不像在人間，中古時意大利的旅客還撞摩過（會引起歐洲人的驚奇）這座城中中古的宮殿，這個湖，湖上中古的歌女與畫舫，這些零微的山林，林中自

古就鳥語花香……

我最喜愛的還是那秋日九溪十八洞的幽徑，初秋時，看滿山青葱，楓葉先醉，我要去找那那萬綠叢中的一點點，深秋時滿山滿谷都是紫金透紅，鷓山風掠過林梢，發出索索絮絮，如夢囈。這裏不能多來感傷詩人與哲士，否則他們會感到生命的脆弱，生命的猶如夢幻，世界的文壇上將不知又要增添多少的淚與詩句。但是，在那碎石的山徑上，却竟給飽學的人獨立與幽靜，因為那裏人跡罕至，市聲早遠，道上的青茵自生，蜿蜒的溪流明滅，山上白雲深處，人影不見，但聞斧聲亮亮，定是樵者伐木從空谷傳來，令人心曠神怡，作出塵之想。

有一晚我猶自在九溪漫行，被月色迷惑，竟至信步忘返，時空山巒靜，月光如水，溪草含露，林色迷濛，我如夢如痴，祇是前進，夜露的山谷那裏有誘惑力量，但是我祇是向它投奔，夜露露重，鞋襪盡濕，竟不知覺，至一峯頂，時已午夜，涼月高掛，星稀風微，夜極靜美，我倚巖長臥，聲極淒涼，歌聲未住，木葉如泣，我不知今晚為何要悲恫如此，而竟悲恫如此。夜之宇宙又為何要如此勻調的配合着我的情緒，而竟如此勻調配合！於是是我便獸獸地跪下來，祈禱上蒼，感謝上蒼播布下的人類的生命和宇宙萬物一切的生命，接着我便深深地沉思起來，我回憶起我過去的生命，我回憶起花開花落，草長草枯，我似睡未睡，似醒非醒，眼前的景色漸漸模糊，月影西移，我覺未覺。

猛然醒來，已是午夜過半，突然想起我當努力度過前面幾個不高的山峯，攀登北高峯去觀東海的紅日，於是我心頭的暗雲全消，心中是一片水晶的起源，我脚下漸覺崎嶇，但因為熱烈的希望所敦促，步伐不繼加速，寒夜靜極，但覺我心曠神怡，跳躍連極，更不久已在他山頂上，躍在秋夜，額上已透出微汗，我感謝上蒼，因我感覺到生命力量的偉大，生命力量的蘊藏豐富！

愈前進，我愈覺體力蘊藏的豐富！在這漫漫的長夜，我像一個奇厄的夜行健者，早不辨脚下是泥是石，又翻過了幾段長嶺，更折向上——我在

平日對於這湖岸的山巒早已熟悉，知道如能登上眼前的巔嶺，便是北山最高峯，回首望來處，初夜經過的山頂最高峯，已在烟霧迷漫中，北山的路徑最為峻陡，我孤獨地一步一昇，但見寒空一碧，月已西沉，有晨風掠過湖山的竹林，聲聲如箭，再向上，祇覺山勢愈高，月輪愈低，微光暗紅，舉手可攀。

未達山巔，未敢放眼，既達山巔，東西放眼呵！絢麗偉大的景象在眼前出現了！曙光煥發着，西天的月光，中天的星光，東天將昇未昇海底朝日的光芒，都在微微的抖動，和着我心底波動，這一種生命力貫底波動呵！我像一個半道的耶教徒虔誠地穿過萬里沙漠，向萬沙漠中的聖城，耶路撒冷——沙漠中的聖城，在黃金色的曙光中遠遠地出現了，身畔相倚的駱駝早已倦了，不可揣摩的是虔誠者心底鼓舞呵！

漸漸地晨光漸強，月色漸弱，中天疏疏的晨星，匆匆地穿過亂雲，起初我祇是舉首仰天！讚賞着曙光初現時天體的奇觀，此時我更低下頭來，祇見山景湖景，景更奇絕，東方的山峯紫微，西方的山峯暗黛，湖水如碧波鏡面，凝住不動，蘇堤為界，堤東晨曦初降，滿湖金光，眩人耳目，堤西晨曦未至，斜月的殘輝猶在，則銀波如雪，靄靄如煙，遠遠望去，蘇堤上柳絲正晴，金波銀波混成一片，模糊不清，宛如夢幻。

突然經的一聲，是山寺鐘聲，打破湖光的靜寂，山谷裏起了回響，喧嘩相應，縹緲地浮過湖面，漸漸地在遠處消散。接着，又來了第二聲，也是如此消散，再下來還隱約地可以聽到梵鈴、木魚、懸磬的聲浪，想是寺僧已開始晨禱；此時我心中空無所留，昔日的雄心全消，憶念宇宙既如此寧靜，百物又還寂寂時，此時此地已數百年無刀光劍影，人馬鏖殺，征戰數載，真是何苦！誰料時隔三年，情現全非，征戰再起，此城竟淪！於是我人生的觀感又一大變，民族復仇的憂憤在我的心頭如荼如火，我早已消盡一切超越塵世之想，我不能見這世界蛇蠍橫行而不加掃除，我不信黑暗的光能永遠籠罩宇宙，我心中有宗教誠虔的執忱，對祖國有不可忘懷的熱愛，我要回杭州，是我生命的天職！

香港的戰文醜

陸丹林

中國的抗戰，已經三個整年，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居其百分之九十強是中國人，這百多萬的中國人，就劃分兩條陣線，一是擁護中央的國策，抗戰到底的，一是提倡「和平」，甘心做日寇奴隸。不過前者的人數多，後者的人數少之又少。然而賣國賊們却在這裏活動，只就定期出版的日報，直接間接的也有好幾家，因之言論方面，雙方就起了鬥爭，常常的筆槍砲雨交鋒了。

在最近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在他的周刊「文協」發表蕭奸賣國文藝特輯，執筆的，有陳嘯，黃魯，渥功義，秦福，陸丹林，馬蔭隱，龔繁存，戴望舒，喬木，徐遲，馮亦代等。還有祝秀俠，葉靈風，林煥平等都是向着蕭所謂「和平救國文藝運動」而斥責的。大風半月刊陸丹林的文化界清潔運動，自在的什麼，陸丹

林的作家生活，文化界余蘊清的斥所謂和平運動，文藝文巧的無恥與無恥，薩悍干的現階段新聞界應有的精神，文化通訊也徵集了許多作家對於討伐偽組織汪兆銘的作品，如陳斯輝，蔡介公，蘇麗之，楊素影等十餘人，都是對着漢奸文巧作討伐的目標，這些是齊一步驟，站在正義感方面來口誅筆伐的。

反轉來說，那些漢奸言論，就在南華日報（汪兆銘的機關報），天演日報，和日本人所辦的香港日報來春日開編輯等吹喇叭了。南華日報每逢星期六有「週文藝」，文字多用「驢馬」出名撰作，不用說，這是漢奸的文學，對於葉靈風，林煥平，陸丹林，龔繁存等曾經反攻，但葉等豈容有幾個良好地盤，如大公報，星島日報，珠江日報，立報，大風半月刊等。本著正義光明，舉高偉大的精神與人格，向他們進攻，俗語說

得好，邪不能勝正，惡不能勝善，何況我們這方面大家是用真姓名發表文字，他們呢却長頭長尾閃閃縮縮的蠢動，從這一點事實看來，便可以知道這些壞東西作偽心勞日拙的了。

中國文化協進會與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理事聯席會議，曾經通過「文化清源運動」議案，舉戴望舒，葉靈風，陸丹林，徐繼，袁錦濤，陳良猷等辦理，同時又議決「文化清源運動」，舉葉蕪潭，簡又文，陳炳權，林煥平，黃繩，馮亦代等辦理。據此實情，目下香港的文藝界，已經披上戎衣齊向漢奸賣國賊等開仗了。

香港是南中國出入口總樞紐，那些賣國賊藉着在外國人的烟幕掩護下的蠢動，但許多的真正愛國不甘做奴隸的人們，豈肯把這批壞東西放過，撫誑祖國抵抗侵略者，筆伐和平文藝醜類，是共同的目標，文醜落與自殺，不用說，就在不久的將來實現。

演員工作方法論

——新演藝講座之三——

一般人對於健全的演藝的無理解，可以從對於話劇演員工作的輕率態度上看出來。他們知道演藝必須經過科班的訓練，但演藝規則彷彿只要說得像話就可上台了。

但真正的話劇演藝，比組舊制的表演來，是遠為困難的。舊制是傳統

的定型的藝術，一般的伶人只是鍛鍊自己的肉體與聲音來模倣形式的表演，而話劇却是每齣的內容都新鮮的，這就要求演員有不斷地創作新的表演的能力。較之那些純生理的鍛鍊與唱做工的傳習來，創作的頭腦與技巧的訓練，實在是遠為複雜而艱苦的工作。

新的演藝，不止於要求演員模倣表演，而且更要求演員去創作表演，即要求演員不止是技匠，而且是藝術家。

經庭

因之，論及演員工作的時候，當不僅僅涉及肉體的鍛鍊與技巧問題，應該特別注意於一般創作過程的剖析。

在這種極其全般的探討之先，我們要把藝術的特殊困難提出來一談。

1. 演員創作上的特殊困難

一切藝術品的存在，都經過兩個基本的創作過程，即內在地表現藝術意念的（想像）過程，以及外在地將這意念形體化的（製作）過程，雖說實際上這兩種過程是互相交錯，時而合一的。

為了將意念向外部具體化，藝術家必須支配工具與材料，為了將意念內在地表現，即作藝術的想像，他必須體支配創造的意志，更必須喚起即充實意念想像的情緒的躍動來。

演員的創作上，也有着同樣的過程是不消說的。演員不僅須嫻熟於運用工具材料（他自己的筋肉關節，自己的肉體聲音），在這之前，他更須善於構想善於體驗，以創造並充實他的人物舞台形象。

不僅如此，演員藝術在這製作或構想的過程上，除了其他藝術所有的困難外，還需演員征服那只有在這藝術中才有的特殊困難：

第一個困難是，作者不能自由地選用工作材料。演員所使用的自身這肉體材料不僅形體上有限制，而且變化無常難於持久。

別的藝術工作者，能自由選擇最適於自己的意圖的材料。而這材料的持久性可使作品一成不變。以彫刻家為例，他想像時有選用大理石，象牙，花崗石或青銅的自由，這些材料形成的作品都可保存相當時間。但演員則被限於肉身的材料，他只能以形成從自身這材料而來的一切形態，而且任何種生理的變化，也可影響他這材料形成某種形態的可能性。

因之表演藝術家，為儘可能地使自己的肉體材料服從自己的創造意志，如自己想像那樣採取必要的形態，同時使這形態經過幾年也能保持着，他必須鍛鍊肉體材料，使之富於韌性與持久力。這材料如鍛鍊，便是演員征服這藝術的特殊困難之一。

第二個困難是：作者自身既成創作材料，就無從客觀審察它所形成

的作品。

其他藝術家在製作期或製作後，無論什麼時候都有可能採作品客觀地檢察，他可依照自己所想的那樣改變作品的視角，距離，光線，但演員就沒有像這樣的可能性。他是不能離開自己這肉體來察看自己的表演。

因之表演藝術家，為了保證自己的作品的形成，必須造出這客觀檢察者的代用物，即必須在自我之中發展「第二內面視鏡」，即如名演劇家哥格蘭所說，必須變成「二重自我」的感覺，「第一個我」是所創造的人物，是劇中人，「第二個我」則是創作者，檢察批評者。這二重自我的自覺，便是幫助演員克服表演藝術之又一特殊困難的特殊技巧之一。

第三個困難是：創作中如果想像不活躍，必要的情緒沉悶起來的時候，在其他藝術家是可以放下筆或鑿刀，等待那適合於創作的心境到來的，但演員並沒有這種可能性。

排演時為了使共同的創作過程不間斷，上演時為了預定的開臺時間不能更改，演員不管他心境如何壞，必須在指定的時地鼓舞起創作的意志想像，並喚起必要的情緒來。

因之表演藝術家不僅須能得心應平地運用自身這肉體材料，首先他必須能自由地召使創作的意志與想像，能隨時地喚起必要的情緒的背景來，即如史丹尼斯拉夫司基所說，必須熟諳那「造成創作心境的技术手段」，如此「可使靈感較平常更善於出現」。這種把握創作心境的技巧，便是征服這演劇藝術中又一特殊困難的特殊技巧之一。

此處提示這些特殊困難，為的是使讀者對這複雜的演員工作的特殊性先有個概念，所有克服這些困難的知識與技巧，將在此後演員創作的詳細檢討中再加闡述。

為剖析演員的創作過程，且先從體驗的問題說起。

2. 體驗與演員創作

一般的藝術創作論上，常常說到作者「體驗」的重要性。究竟體驗與

創作有着怎樣的關係，體驗在演劇上應該如何適用呢？

通常應用體驗有兩種意義，第一種是叫作者多體驗生活。這就是體會生活的感情，從無論是自己或別人的生活現象上，去把握其情緒的本質的意思。經過這樣體驗的生活，才是作家所真正認識的生活，才是作家可以適用於創作的素材。因之，體驗生活，歸根說就是蓄積創作素材的必要手段。

當然正像要求其他藝術作者一樣，我們自己也要求演員多體驗生活，因為這種體驗的豐富，也就是表演源泉的豐富，也就是演員的創作素材的蓄積的豐富。

為了獲得這種體驗，有意保留這種體驗的印象，文藝作者常常寫他的隨筆，畫家則常作他的速寫，因之我以為演員也應該有他的隨筆速寫的相等物，我的建議是演員應常作他的模倣遊戲。凡比較能表演的演員，十之八九都有好做效人的習慣，只須這種做效有情趣，則就等於是表演藝術家。應該列入演員的日常科目之中。

另一種意義的體驗，便是作者對所創作的人物的體驗。許多著名作家在創作的時候，常常陪着的人物一起哭泣一起喜歡，像這樣的設身處地體會人物的內心感情，在使人物形象成爲活的有機體這點是必要的。

這對人物的體驗，在話劇演員已經是常用的創作手段。例如我們常叫演員設想自己劇中人，叫他多用些感情，這才能使表演有生氣。但在此處，並不想介紹此種常識的體驗，重要的倒是指出這種常識的體驗所落犯的错误。

這錯誤是什麼呢？這錯誤是在不了解，設身處地體驗來的感情，是自身的實在的感情，固然又把它用來發展或充實藝術的形象，然而它本身是非藝術的自然的存在，除非它通過了藝術的想像。就以表演悲哀爲例吧，演員投身於自身的悲哀的感情裏面的哭泣，只能給觀衆以難忍受的純生理的衝動，藝術要是通過藝術的設計，僅僅暗示悲哀或傳達其律動的那樣的那種表演，却是使觀衆既感到那悲哀的震撼！又感到那超脫了現實悲傷的

壓迫的那種藝術的喜悅的。

作者單只體驗着人物，不但未必能成就藝術形象，且而因爲往往跟着所體驗的感情跑，就有根本破壞藝術製作的進行的危險。特別在演劇上，因爲演員是兼創作者與創作對象（劇中人物）於一身的緣故，跟着所體驗的人物的感情跑，而不知加以控制的毛病更易發生。

名演員哥格蘭，曾經說過一件有趣的經歷，說他有一回演戲，到了演「隱憂」的場面，他「對妻必須開始表演的睡覺，感到情緒很好，爲了非常疲勞，終於爲睡所誘惑，竟不注意地公開在舞台上睡熟了，雖是可恥的話，可是對聲却首先已經開始了。」

哥格蘭這睡眠的體驗，無疑是正確地寫實的實感，但當他一進入這種寫實的體驗的瞬間，劇幕已經停止了表演的工作，他給人看到真實的現象，但非藝術的表現。這例子雖誇張，但在說明活用體驗的結果這點是很恰當的。

要之體驗人物的感情誠有必要，但只在用以充實藝術形象以情緒的時候，因之只從人物的體驗出發創作是危險的，必須先從舞台形象的構想開始。

3. 構想舞台形象

在創作者首要的條件是想像的豐富。王爾德說過，壁上不掛「幻想之國」的地圖的人不值得叫作人，這話雖極過分，但要是說什麼幻想也沒有的人，便沒有稱作藝術家和演員的資格，這倒是確實的。

演員必須從「幻想之國」中，創造他所表演的舞台形象，他誠然常以劇本中的文學形象爲據，但必須在自己的想像中，喚起那些與文學形象關聯的自身體驗的印象，意識地加以選擇安排，以構成所表演的舞台形象的預想。這必須是既具備明確的形式，又飽和着必要的情緒的形象預想，因爲舞台形象必須是從演員的幻想中創造出來的情緒與形式的綜合體。

舞台形象，雖說常以附合劇中人物的本質傾向爲條件，但其形成，時而由一幅畫，一篇小說的啓發，時而則由自身體驗的某種情緒的演繹，某些印象的歸納。要之，用以探求舞台形象的最初的要素，是每個演員各不

相同的。又，或是同一演員，在許多舞合形象的探求上，常會走上對立的道路，例如發現了這探求的東西，覺得作戲劇便利，有時覺得作配角的劇便利，又有時覺得表演激動的內心昂奮的角色便利。

爲了確定或豐富舞合形象的構想，最好效法此唐果夫劇院所採用的那種集體方式。這劇院在分配角色後，並不直接給演員以所演角色的典型或其他的指示，演員拿回劇本審閱提議後，就在圓桌會議席上，指述。對於所演人物的舞合形象的構想，他或許已經選定了探求得來的某種典型，而就藝術的諸特徵加以描述分析。對這，導演可加否定或提供更進一步的指示，而和他合演的同伴也會提供有益的勸戒。總之，可從人物的本質傾向開始，討論到發現這本質傾向的語調姿態動作衣裳等一切細節。

演員只在他神頭腦裏把握舞合形象的時候，這才能開始演習所任角色的工作，而這所任角色的演變，是演員創造的第二個重要階段，要是在內心里的形象產生以後，是比較可以安全進行的。爲什麼呢？因爲這裏有一個重要的創造角色的法則：即通過人物形象的確定的外形動作，來體驗把握形象的內部感情，並不像目前許多演員，一開始工作就先用感情，結果形象模糊歪曲，所演的多半是他自己。

所謂把握了舞合形象，詳盡地說即是把握了體現劇中人的本質傾向的，那些特徵的姿態語調動作，因此此後演習所任角色的工作也就比較容易，因爲只要去發現這角色在劇的進行的感情變化，在和其他角色交接的過程中心理反應，就可發生正確無誤的，富於表現力的演技了。

怎樣訓練演員的創作意志與想像力，怎樣培養舞合形象的構想能力呢？泰洛夫以爲是即興表演的練習，即一有感興，稍事準備隨即表演的練習。作這種練習應該注意的是：勿使自然主義演劇家那樣，只教演員關心舞合範圍內的對象物，教演員意識地忘掉舞臺，將觀眾席作爲「外的存在」而不放在意，也勿使假形式主義演劇家那樣，教舞員頭頭腦腦地注意觀眾席，無視與舞合內的對象物關係，將演員作爲舞台之「外的存在」。

新的演員必須同時支配這兩種東西：舞台與觀眾席，即演員一面須與

他舞台上的對象結合，一面還得在觀眾之前表演，感到不是在自然主義佈景的第四壁之前。演員作即興表演練習，必須意識地注意對這兩重物的關係。

在這種練習中，關於情緒應該怎麼處理呢？即情緒應該並不直接從自身之中產生，必須與那預想的舞合形象關聯着產生。只有這樣，情緒才能脫出自然主義的體殼，才能加強對於舞合形象的把握。

4. 化身爲角色的工作

上述演員創造角色，用的是靜觀的方法，像作雕刻圖畫那樣，把人物創造成爲具體的意象。但演員不僅須作藝術的意象，並且須使那意象完成爲活的有機體，因之現在是更動力的方法，像歌唱音樂那樣，使意象從心坎里迸發出來。以前爲了把握舞合形象，由人物外部探察其內部感情，現在爲了充實舞合形象以動力，必須向人物內部的感情產生外部的表演。

這就是演員化身爲角色的工作。最有系統地開發此項上作者，莫過於史丹尼斯拉夫司基氏，茲就史氏表演體制中的化身工作要義，擇要述之於后：

一、演員能設想自己爲劇中人之之前，他必須先克服煩亂，感到全身鬆散而肌肉自由。然後爲了要不分心，須置身於一想像的「圈子」中，在演作時不能越此一步。如使自己的心境靜下來，有的演員注視着袖口，又有有的演員閉眼一分鐘，方法雖各不同，但無非是集中注意於某一點，養成習慣之後，每造作這樣的注視，就可進入幻想的境地。

二、演員化身爲角色的符咒是「假若」。演員必須想「假若」我處於這劇中的境地將怎麼辦呢？於是進一步說：這一切已經臨到我頭上，所以是不可避免地要這樣做了。從這「假若」出現以後，演員這才從實際的世界，過渡到自已創作與想像的另一種生活的世界中去。

三、演員必須認真，必須真正地相信那想像的世界和生活，一如兒童之不懷疑他的玩偶生命的真實性，相信這玩偶會有一切生活，遭遇。演員必須天天這樣，相信他所做的與所說的，如兒童信他在遊戲中所創造的一

樣。

四、演員自己設想為劇中人後，須常問這劇中的我：「我要做什麼？爲甚麼？這就是選擇行動之目的，把這記在心頭來行動，才能表演動作。作於此非也。這也就史氏表演制不問於一般人所輕視的自然主義的分界點。」「自然主義」者往往專務於反映外表的真實，而歪曲了內部的深奧的動機與感情。選擇並保存一個目標，最有助於原定動作與感情的。

五、於是選一聯動作，來幫助闡明這目標。例如你要到首都去看戲，你先裝行李，乘車至車站，購車票，至月台，登車，找一個位置坐；到後下車來，找一個舒適的旅館，然後到戲院去定位，準時到院，進場，坐下，看戲，這看戲是俾前此一切行動的目標。假若是個自然主義的表演者，則孤立地模仿這些動作已經够了，也許他會表演先購車票，然後到車站上，把行動的次序混亂，但史氏劇院的演員為演人物的目標，而且在模仿這些人物所引動時牢記著這目標，因之不會將事件顛倒而破壞事件進行之合理的過程程序。

這簡單的程序理論叫做 *Chain*，意思是項圈。史丹尼司拉夫斯基把事件行動的表演譬喻為珠項圈，因為像珠子本身（孤立的行動的本身）不成爲項圈，只在與別個的珠子在一起，串在一條線上的時候才得成功，而這項圈（事件行動的表演）也只有這一切珠子都串的時候才完全。

六、選擇目標來把握行動之心理後，須禮之以把握高於這些行動之根底的慾望，即所表演的人的生活中的決定的企圖，這是角色之最高課題。演員必須完成「角色的透視」，他必須能隨時表出那實於表面行動下的暗流。他還必須知道表演這暗潮時在什麼地方用力，例如奧賽洛 (*Othello*) 劇，奧賽洛的嫉惡也許就是這角色的最高課題。這嫉情必不可浪費在前幾個場面的表演中，必須節省之，用以造成高潮。

七、演員已發見角色的心理，角色之情緒的性質與起源後，剩下的工作便是將這種情緒來形體化。最能表徵這角色及其情緒的形態，我們在構想舞台形象的時候已經確定了，故演員在這時候，就只須開動「第一個

我」去感觸劇中人那樣地過心理感情生活，於是就能使舞台形象所需那樣地動作，他的角色的表演就告完成。

通常演員能消失其自身的個性於創造的人物的個性之前，須要數月之久。這通常是在排演的進程中完成的。工作的要點是將心理表現在行動中，演員從台詞出發，體會劇中人的心理，隨後感覺到需要走動來附添於他的角色的體驗上了，到這時候，才是到了普通所常見的。按照劇本到舞台上實際排演的適當時間。

5 肉體材料的支配問題

僅僅能稱思並化身爲舞台形象，並不能保證這形式以明確的形式呈現於觀眾之前。演員若不能支配運用自己的肉體，呼吸，聲音以及全生理機構，那麼即便是最精美的想像，最有生氣的姿態，演員也不能賦以明確的形式來抓住觀眾，即使幸而抓住了觀眾，那形象也恰像反映在凹面鏡裏似的歪曲而不恰當。

例如演員在舞台上說着戀愛的道白，他胸中燃燒着火一樣的熱情，但他因爲不能支配那用以來表現的材料，他身體裏就起了種種雜亂的感覺，於是浪漫的動作，變成了強烈的腳的顫抖，結果便引起了觀眾的哄笑。爲什麼呢？因爲這場合作用於觀眾的僅是演員自身的情緒，以及腳的顫抖那種錯誤的形式，他因爲沒有支配肉體的技巧。就必然歪曲了舞台形象，給了形象以並不需要的姿態。

肉體究竟可能支配到怎樣的程度呢？哥登格雷曾經否定表演爲藝術，以爲創造藝術品必須有服從作者的意圖的材料，但「人這肉體却不具這樣的材料」。泰洛夫指斥這錯誤的見解道：

「藝術師的肉體材料，不是正確地限於他的意圖的嗎？他在馬戲班裏非常高的地方表演他的技術，只要他有一點意外，由於無力支配肉體而使動作與自己的意圖有少許不同，那他就有喪身的危險。死威奇著藝術師。

藝術師的心的顫抖，比舞台上演員的感動更難於統御，因爲藝術師的這種感應的性質，乃比演員更近於生理的體驗的原故。但藝術師絕不能被

這種心的顛狂征服，他必不可玩忽他的意識，必須使心的顛狂，依從意志。使肉體材料實行意識的動作。由此看來，演員使他的情緒與材料輕便地服從於創作的意志，是並非做不到的事，我們還能說，人肉肉體作為演劇的材料是不適當的嗎？

前面也已說過，對肉體材料的鍛鍊是必要的，這是為了克服它之難於適應各種表現的鈍重性，以及生理上難於持久的性質。因之僅僅使肉體發達堅實的鍛鍊是不夠的，必須採用那種自由自在的運動的訓練。課目是體操，舞蹈，擊劍，拳鬥，以及其他武術。

於是進一步，演員必須能支配肉體材料，深知它，愛護它，使它自由自在較靈敏那樣地使用。這肉體須像神妙的提琴似的，對於最細的壓力也會反應，就是最微妙的內心的震動也能表現出來。做到這一步，除肉體的鍛鍊外，就是不斷的習演與排演工作。

又，我們必須像支配肉體那樣，以同樣的老練來支配聲音與台詞的運用。正如肉體將彫塑的形式賦與舞台形象，而聲音與台詞的運用，則必須將音調的形式賦與舞台形象。

聲音是將演員的「心像」傳達給觀眾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由弱聲強聲，由對白到歌詠，由急調至緩調，演員必須能這樣自由地移行以應創作之需。鍛鍊聲音的課目是聲樂。

平常的語言，時而寓有音樂表現的要素，斯賓塞說音樂是「光彩化的語言」。哥格爾說：「要有美好的發音，律動的語言，對最平凡的散文也可賦與一種詩的表現」，都是指明着語言之與音樂的關係，故支配說白的技巧，最重要的是把握語言的音調節奏。

哥格爾曾寫下另一件表演時的趣事，說有一回就台詞的時候，忘了最後的兩段詩句，一說白遲緩下來等待助手是不可能的，於是我立刻毫不遲疑，決心以莊重的熱情，僅口說出英國語來拉扯開了。這些話搜索當然不懂，但却報以鼓掌和喝采來歡迎我。原來，觀眾是被這「頗興的說白」的音調與節奏所完全迷惑了。

彫塑形態的表現，主要是寓有力學的原理，舞台語言的表現，則主要是寓有律動的原理，當然嚴格地說來，形態變化中亦有律動，而說白語言上亦須按置力學的重點。

要之，為各種舞台形象，選擇必要的音的高度，發現與之相適合的音階，並把這些音樂的設計化成角色內心的流露！這是新演藝的課題。

6 表演原理的總結

演員創作舞台形象的材料，是他自身的心理與機體。哥格爾說，演員表演的材料是其生活，這話在某程度上是準確的，因為演員確是用自己的創作的想像力，來喚起並選用那些自己的生活上經驗，那些深刻地留在記憶里的感情的。可是應注意的是：不可把表現手段或描寫對象，與演員藝術的材料混同，演員藝術的材料是他的身體與心理。這藝術的表現手段是音樂（語詞）動作（姿態）以及模倣。這藝術所再現的對象，不僅僅是交響的形象，即劇本創作上所反映的現實，而是與文學的形象關聯的，那演員直接觀察選擇來的客觀現實。

許多演員抱怨着，為了創作過程上的演員意識的二元性，他的注意的分裂性，創作之內心的矛盾。薩爾維尼說：「演員在舞台上經驗着二元的生活，即一面在笑，在哭泣，另一面則從事分析自己的笑與淚。演員一面注入形象以直接的感情，經驗的真實性，強大的主觀力量，同時努力於保持理智，計算着自己的一舉一動，知悉自己的藝術之一切表現手段，完全獲得那種意識着技術上的深妙的沉着。一方面委身於經驗的力量，另一方面必須分析這些經驗，正確估計給觀衆客觀效果。」

這矛盾是由演員兼創作主體與對象，兼作者與材料於一身的，這演藝的特殊性而產生的。演員的創作過程，就是這些矛盾的統一本身。演員創作的時候，情的契機與知的契機相互制約着。演員在舞台上的感情與體驗，並不是日常的自然的情緒，是由創作的想像力與演員的意識所改變了的情緒。他在自己的想像中，喚起一定的感情經驗，意識地選擇之，由之而作出舞台形象。因之，演員所作出的舞台形象是經驗與表現的統一體。所

以曾經情緒與藝術表現對立者，是由於不能理解情緒與表現間的相互浸透與相互關係的緣故。

註：本稿採取史丹尼斯拉夫斯基，泰洛夫，以及諸維基諸君戲劇家之說外，餘均根據筆者自身從事實際工作之所得。史氏之從內心着手之表演

悲哀的鎮靜

路丁

每天值星班長的手裏，可以帶來幸運人的歡躍，也會給予失望人的悲哀。幸運的人儘可悠悠自在地坐在石階上低語，慢讀，而失望者也只好像被棄似的哀嘆着，另作一次明日的歌頌。

離家流亡的孩子，對於信，尤其是千里外的家信，真好像荒塚的沙漠中一點滋潤心田的甘露！從來不聽家裏消息的我，每天都眼巴巴的在失望中換過，同學們固常作真誠的勸慰，而自己的心，始終沉於不幸與恐懼中。

七月十六日！終於舉到了這最可紀念的一天，我會把牠永遠的牢牢的緊緊在心頭，除非牠自身的酵母會把牠腐蝕變滅了。

一個無淚的悲哀與憤怒！啊！……淚流化了。

記得，那是在一棵槐樹的蔭下，我正臥伏在地下作着臥射瞄準姿勢的時候，忽然被背後一陣喊我名字的叫聲而驚奮的爬起來了。於是，在同學們的歡呼聲中，我喜悅的心在狂跳着，以興奮過度的顫顫的手，撕開這對久欲夢想的手裏追迫的家信，「當然請客：請客……」不意意志支配的慌亂，快活的忘記了一切。

漲紅着臉，睜着親切熱情的雙眼，十分靈活的意念在追逐着紙上的每一字句，興奮的心，只想趕緊找到我終日所思念的，一年來流離失所的父母的消息，也好洞澤一下我當時被病魔蹂躪了四十餘日的一顆已苦痛的心，給我一點溫存的安慰。可是苦痛的心，終於被血與淚所滋潤了，振奮了

方法，與泰洛夫等的從外形着手的表演方法，原來極不相容，在理論上各樹一幟，但筆者以為兩者各有短處，故企圖兼取其長來完成一種健全的表演方法，這一點的創意也是本講的特色。

☆ ☆ ☆ ☆ ☆

！從那時起，牠告訴我，我已做了世界上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這裏，就是牠帶給我這件悲痛的死的信息：

「……我告訴你這件可悲的消息，你切不可過分憂傷，因為命運的青年，應該收去心頭的慘痛，擦乾悲痛的淚水，我深信姐姐是一股理智堅強的女性，所以才敢真實的向你報告，因為我不忍心對你欺騙，我只希望你為這次的仇恨更堅定你的決心與勇氣。

從許多家鄉逃出來的路人說：大伯不幸在家鄉慘死了，大媽與弟妹遍

……」

啊！談到這裏，我的手顫抖下來了，一個個的數字，像在白紙上浮游，白紙變成了溪流，環環的池水波紋。在太陽的輝照下，映出閃閃的金光。沒有字，也沒有了知覺，心感到異樣的空虛，無望的平靜，我好像在看一個無底的深淵。

兩顆太的淚珠，在不能容忍的最後，毅然掉落在被烈日已燃盡的地上，等我低頭想擦我淚的痕跡時，已早被熱氣吸吮得無影無蹤了。

眼睜得發酸，為的是不願讓熱淚流出。

一聲無力絕望的長嘯，像垂危的人，在呼出永逝的最後的哀息。手，於紅日與落火的交疊下，反變成冰涼，竟似乎麻痺。

淚是沒有了，可是心跳動得很利害，兩隻哀傷失神的眼睛，釘視在牆角被蛛網巡邏的黑洞上，手裏的信紙，也不知什麼時候丟落在被我遺忘的

一根捷克式的閃爍着亮光的槍機上，這個時候的心靈，似乎已沉到空谷幽境，激起了冷冽的階梯，燃起了倦的愁火，我搖着頭又點着頭，像着了魔似的，忘記了悲哀，也根本沒有了悲哀！

「的！的！」的！爲我慶幸的人，誰也沒有想到給我帶來的共死的不幸，弟兄們，被雷聲的催促，肩負着槍，都往集合場狂奔去了。只留下我這偏僻時失去知覺的人在佇立着。

這斗然開奔流，在靜入冥想的人，恰似夜半的高山瀑布，古華的萬馬飛騰，抓獲着恐懼的心，擊碎了遐思的夢境。灼灼紅日，歸還了我的理性，但是啊，這只有使人感到更深一層的難忍與沉痛。

槍機臥在地下，黯黯的對我注視，他啓發了我，使我沒有半點猶豫的背了槍，跳着羞慚的心，奔向那嚴肅的行列面前，用顫抖的聲音喊聲：「報告！遲到！」慌亂得差點忘記了敬禮，同學們驚奇的向我微笑，我痛苦的低下頭去。

一個廣大的操場上，行列着無數的兵排，在黑紅色健壯的每個孔上，流淌着不息的汗水，烈日與大風，屈服不了這些英雄兒女，他們一排排的站着，跪着，臥着，端準了槍，在對假想的目標瞄準。廣場上，除去口令，步伐，槍機聲而外，聽不到別的；面對我，站着四十幾位荷槍實彈的同學，他們靜如泰山般的站在那裏守候，我，被指爲演習排長的口令。啊！我遠遠的站在那裏不動，無名的心頭怒火，刺激着我不能安靜，也好，用我總喉嚨，喊出積鬱的憤怒吧！

是不是瘋狂，我不記得了。我只知道，我沒有一刻的休息，在拚命的喊着，被我捉弄的同學，是流着大汗的喘不過氣來，那個時候的神經，在我似本很清醒，又似乎很昏迷，好像黃河的缺口，不能制止的瘋狂奔流的奔流，我的喉嚨喊痛了，聲音嘶啞了，一種死仇的悲憤，禁止了思想，掩沒了理智，忘記了疲倦，悲痛啊！你使我失去了知覺，你灌了我的血管！

「報告！讓我們休息一會，」同學們這一切的猛然提醒，我呆住了！

失望的難受，悲哀的沉痛，「立定！」一聲沒有力氣嘶啞的口令，勉強鎮定了自己。

在回營的道上，雄壯的鼓聲合着着我一點差擺狂跳的心！

休息了！沉臥了！咬緊着牙關，做寧靜的回溯。

一盞氣油燈下，團圍的圍着一百多位同學，激盪的亮光，深澗的酒杯到每一位安閒的身影上，那極度緊張的心弦，使得遲鈍的小格外遲鈍了！筆頭點在紙上，始終不知如何以圓練的筆風刻劃出這一顆堅毅的決心，戰顫的手，眼，沉於深遠的進索。

一封給弟弟的信，開始在紙上沙沙的有力的揮動了。

誰都要奇怪，連我自己已都不相信，這一具仇恨的慘的血管，所給予我的，只是些內在的容忍，沉鬱的激奮！流淚與痛哭，在我這刺激後的新認識裏，反認爲那光幼稚的單純的悲哀，可是！那無淚的奔騰啊，只有像我這親親的深心裏，才真正感覺到，那是最沉痛悲泣的心的擊撞！

擔憂的心情，迷惘的悲哀，在興奮的觸發下，奔放出高泉的急流！於色灰白着，抑制的壓着這悲哀的秘密。

(完)

短篇之四

林炎先生：

你從南陽寄來的三次詩和明信片都收到了，你每次的稿上都寫着一個不同的發信地點，自然我回你的信收不着了，近來接到許多在重慶工作的朋友來函，他們要求我在黃河上獨個，因爲行蹤不定，信件難以收到，而黃河是比較容易見到的，因此這信我就在這裏寄覆了。

你發表在南陽七七紀念特刊上的那首長詩寫得很好，你的生活豐富，祇是在修辭和技巧上，還得下點功夫。對詩我是門外漢，只能欣賞，談不上批評。如果有適當的機會，我自然會把你收集那些比你自已滿案的詩出版的。

因了這後身體還未復原，所以不能多寫，請你原諒。

讀者

總裁言行

行的道理……………一角五分
 政治的道理……………一角五分
 三民主義及其實行程序……………一角六分
 西安半月記……………三角五分

出版了

樂典 黃震遐主編

新中國軍事雜誌

第三期

張佛千 主編
 國士 創刊號

洪軌 主編
 思潮 創刊號

(排印中)

新中國文化叢書

知難行易學說研究(再版) 葛武學著 六角
 非希德告德意志國民書 歐陽敏譯 六角
 新歌劇插曲 李冠編 四角五分
 李冠著 七角
 民族教育之理論與實際 冷波著 九角
 死守中條山(四幕國防劇) 鄭學稼著 六角
 十年來的歐洲 高天著 一元
 我們的綏蒙

新書預告

1. 蔣委員長的思想體系……………殷作楨著
 2. 三民主義哲學之基本研究……………鄭元瑞著
 3. 美國獨立戰爭與南北統一……………李建芳著
 4.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梁啓超著

新中國文化叢刊

中庸大學與革命 葛武學著 三角五分
 民生史觀與社會進化 謝如林著 三角
 從國史上所得的民族寶訓 謝國驥著 三角
 革命的人生觀 歐陽敏著 四角五分
 各國青年訓練目標之研究 歐陽敏著 三角
 中國民族之文化 謝如林著 三角
 遊絲集 謝如林著 三角
 蒙古歌曲集 謝如林著 三角
 共產理論批判 謝如林著 三角
 汪精衛賣國密約 謝如林著 三角五分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南京路
 電話：二一八五
 郵政掛號：五九二

本刊已呈請中宣部及內政部登記